婉约词赏读

赵亚丽　苏占兵◎编著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中国華僑出版社


凝恨对残辉，忆君君不知。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ISBN 978-7-80222-539-8
9 787802 225398 >
定价：22.00元

婉约词赏读

赵亚丽 苏占兵◎编著

中国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婉约词赏读／赵亚丽，苏占兵编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222-539-8

Ⅰ.婉... Ⅱ.①赵...②苏... Ⅲ.婉约派－词（文学）－文学欣赏－中国 Ⅳ.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117号

婉约词赏读

编　　著／赵亚丽　苏占兵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齐敬霞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150千字
印　　刷／北京聚源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539-8/I·52
定　　价／2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前言

词又名曲子词，是一种和乐歌唱的文体。词的流行，与音乐的流行和都市民众休闲需要相关。唐代以后，经济快速发展，娱乐场所普遍出现，赏曲听歌已渐渐成为都市居民的一种休闲方式。于是为乐曲配的歌词便成了应时之需。有宋一代，由于雅俗共赏，长于抒情，又极具音乐魅力，词很快就传遍南北，风行天下。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足见其流传之广。

婉约词的正式提出，始于明朝张綖，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何为婉约？婉，即委婉柔丽之意。约，即精炼清简之意。张惠言评温庭筠词"深美闳约"，此四字可视为婉约词文艺学上的定诂。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其主要特点。"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书堂词话》）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以美取

胜”是婉约词的又一特点。它在语言的创造、音韵的推敲、技法的讲究、形式的安排、情致的把握等方面，无不殚精竭虑、穷极工巧。词的艺术表现力总体上说是优于诗歌的。比如从词调的结构与组成上，它有起调、过拍、换头、领字等，句式参差，体现了多样统一的错综美。词的语言自然而近情，不尚典故，易于接受。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真是称心而发的至情文字。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一连用十四个叠字写悲郁惝恍之情，可谓古今无二的创格名篇。

婉约词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是传统文化中的无尽宝藏。宋翔凤在《香草词》序中说：“凡情与事委折抑塞，于五、七字诗不能尽见者，词能长短以陈之，抑扬以究之……期敛散越之意，约以婉转之言。出之靡尽而留其有余。庶几掉臂忧患之中，游鞅尘埃之外。”指出词不仅有优于诗的表现力，还能怡悦心志，涵养天和。

古人玩词，今人赏词，最终离不了审美品鉴。历代佳作，备受前人关注，品鉴文字实多，今人面对诸多名篇，欲求其精髓，借以指点迷津，便为捷径。

本书收录自唐以来近60位词人的婉约词150余首，可说是从万首词中精心挑选，从古至今，千年一脉，婉约词派之发展脉络，略见于此。为便于阅读，每首词均作了较系统的赏析。限于水平，讹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目录

韩翃

韩翃，生卒年不详，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年（754）进士，建中初，以诗受知德宗，以驾部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韩翃与钱起、卢纶等人号“大历十才子”。为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野珍之。明人辑有《韩君平集》。

章台柳

章台柳[1]，章台柳。往日依依[2]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注释】

1 章台：是汉代长安一条热闹的街道，道旁遍植柳树，因后世多以柳喻倡，章台遂用以指倡家聚居之地。章台柳喻指词人爱姬柳氏。

2 依依：茂盛的样子。

【赏析】

柳氏本是长安倡女，为韩翃友李生的爱姬，艳绝一时，善讴咏，慕翃之才。李生在饮酒时将柳氏赠之。后翃登第，归家省亲，留柳氏于长安。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长安陷落，柳氏惧辱，削发毁形，寄居尼庵。长安收复后，韩翃遣人寻访柳氏，携去一囊金，

并题词《章台柳》。柳氏读此词后，捧金呜咽，回报以《杨柳枝》词。

此词最大特点是以物喻人，语义双关。从语气来看，当是作者在安史乱定之后回京，重见章台柳，睹物生情时引发的感慨。开头用两个叠句“章台柳，章台柳”韵味深长，表达他日思夜想的怀恋之情。接着以“往”、“今”二字领起下文。“往日依依”既状柳条随风飘动之态，化用《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句意，同时又暗指与柳氏初见及分手时恋恋不舍的情状。“今在否”三字明知故问，语含关切。既表现了社会动荡的现实，又表达了无限的惦念和担忧。以下二句即由此想象久别后的处境。以柳的被人攀折暗指柳氏已属他人。整首词亦物亦人，若即若离，其感情是曲折复杂的。

柳氏

柳氏，生卒年不详，名字不详，据许尧佐《柳氏传》、孟棨《本事诗》记述，原为李生爱姬，后归韩翃。

杨柳枝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赏析】

据许尧佐《柳氏传》，柳氏在安史之乱中陷于长安，韩翃于长安收复后，遣人寻访柳氏下落，携去一袋碎金及所写《章台柳》词，柳氏捧金呜咽，并以此词作答。韩作以柳为喻，故此词也以柳自况，均巧合姓氏。

首二句写柳枝轻盈，正逢花草繁盛的好时节。词句虽未着色，却已令人有青翠可爱之感。这里蕴涵着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恋。但春风中的柳条却年年被人用来赠别，其不断被人攀折之苦，自不堪言。“所恨”两字倾注了作者的全部感情，其中包含自己在安史之乱中遭受到的种种痛苦及难言的磨难。因此这种“恨”又远非一般的离恨别怨可比。

“一叶”句，在风刀霜剑的相逼下，秋柳凋零。而世事动荡亦似忽报秋，如今自己憔悴难当。“纵使”、“岂堪”语后百转柔肠之

痛，呜咽哽咽之悲应是情溢纸外了。这首词写尽了相隔天涯情侣之喜怒哀乐、恨怨情愁。所以钟惺《名媛诗归》说此词“直激痛楚，绝不宛曲，可想其胸怀郁愤”。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一说彭城）人，中唐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永贞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十年后被召还，因诗获罪，再度遭贬，先后出任连州、夔州、和州刺史等职。晚年任太子宾客。长期的外放生活，使他得以深入民间，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丰富营养，创造过不少"新词"，对后代诗词创作有较大影响。有《刘梦得文集》存世。

忆江南

春去也！多谢洛城[1]人。弱柳从风疑举袂[2]，丛兰裛[3]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4]。

【注释】

1 洛城：即洛阳城，今洛阳市。

2 袂：衣袖。

3 裛：通"浥"，沾湿。

4 嚬：同"颦"，皱眉。

【赏析】

刘禹锡是一位在诗、文、词诸方面均别开生面的大家。此词题

下原有作者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词作于开成三年（838），时作者正在病中。

此词的前两句写春去时对洛城人的含情惜别。"去也"两字感情色彩极浓，包含着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弱柳"、"丛兰"两句将柳、兰拟人化：弱柳依依，兰花洒泪，似也在为春之将去而惆怅；末句以"独坐亦含嚬"作结，抒情效果因之大大增强。"独"字写出了抒情主人公非常寂寞惆怅的心情，从"亦"字可以想象到主人公坐卧不安的情态，主人公在百无聊赖之中，唯有借"独坐"以自持性情，但"独坐"既久，仍不免蹙眉，为愁绪所包围，由此可见愁绪缠绵深长。

从艺术上说，全词以"独坐"运思，凭虚构象，赋予无情的春天以丰富的感情，把抒情主人公的主观与客观、心声与天籁，融成一片，境界妍丽而又浑成，构思新巧而又合乎自然。俞陛云先生《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对此评价甚高："作伤春词者，多从送春人着想。此独言春将去而恋人：柳飘离袂，兰裛啼痕。写春之多情，别饶风趣，春犹如此，人何以堪！"清人况周颐推为"风流高格调"，并谓其"流丽之笔，下开宋人张子野、秦少游一派"（《蕙风词话》）。

潇湘神[1]

斑竹[2]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3]欲听瑶瑟怨[4]，潇湘[5]深夜月明时。

【注释】

1 潇湘神：相传舜帝之妃溺死于湘水，成为湘水之神，称

湘灵或湘妃。《潇湘神》原为湖南一带祭祀湘妃的神曲。刘禹锡借以填词，因而成为词牌名。单调，二十七字，平韵，第一句例用叠句。

2 斑竹：又名湘妃竹、泪竹。《烈女传》、《博物志》等书记载：帝舜南巡，死于苍梧。其二妃娥皇、女英赶至湘江边，哭泣甚哀，泪洒竹干，遂成斑纹。

3 楚客：《楚辞·远游》有"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之句，汉王逸以为屈原所作，因而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有"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之句。"楚客"一词本指屈原，进而泛指被放逐或贬谪江湘一带的文人。此处，词人以楚客自指。

4 瑶瑟怨：指湘灵鼓瑟抒发的哀怨心情。

5 潇湘：是潇水和湘水的合称。

【赏析】

《潇湘神》调始创于刘禹锡，词咏湘妃故事，正是调名本意。

此词作于刘禹锡被贬官江湘之间的朗州期间，开头两句，用重叠句开门见山地写斑竹枝，以加强全词哀怨气氛，写出了心中无限低回曲折的叹息。由于作者深深地被斑竹的特征和传说所感动，所以他感到每一个斑痕都包含着深意，"点点"两字极写泪痕多与深。惟其多，才知湘妃之情多；惟其深，才见湘妃之怨深。情多，故相思绵绵不绝；怨深，故悲韵世世相传。至此，作者笔下的株株斑竹，已不是单纯的景物，而俨然成了一种永生不死的多情精灵的象喻了。"楚客"二句颇富蕴涵，因作者政治失意，谪居楚地，故以"楚客"自称。并借潇湘的琴音来抒发哀怨之情。"瑶瑟怨"是

说湘妃演奏的瑟曲韵悲调苦，特别动人。在这静谧的湘江月夜，作者那种因忠信而见弃的怨愤和在极度苦闷中所产生的无穷惆怅，同传说中湘妃的瑟声梦幻般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

这首词写景比较细致，而且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比如“泪痕点点寄相思”，不说斑竹枝上长有斑纹，而是说这些斑纹都是“泪痕”，而且每个斑纹都寄托着相思之情，实际是融情于景。再比如“楚客”二句，写潇湘月夜的凄凉景色，也寄托了作者的哀怨之情，使人读之，倍增凄怨之感。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累官至刑部尚书。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重。著有《白氏长庆集》，词存二十余首。

花非花

花非花[1]，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注释】

1 花非花：后人根据此词句法为词牌。用首句“花非花”为调名。

【赏析】

《花非花》之成为词牌始于此词。前四句都是三言，由七言绝句的前两句折腰而成。后两句仍为七言，有明显痕迹，表明是从七言绝句演变而来。这首词通篇都是隐语，主题当是咏官妓。

首句“花非花”是说官妓的容颜如花，但又并非真花。次句

"雾非雾"中"雾"字是双关，借"雾"为"婺"。"婺女"即女宿星。因官妓女性，上应女宿，但又并非云雾之雾。"夜半来，天明去"既是咏星，也是说人。语义双关，而主要是说人。官妓不同于一般的妓女，更不同于正式的妻子，她们与官僚之间互为依存，但关系又不便十分密切，只能以夜来昼去为限，可谓会短别长。故末二句发出"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感叹。"来如"句言会短，"去似"句言别长。其中"梦"、"朝云"的描写是借用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关于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典故以喻男女之幽会。因为语言文字运用得巧妙，把男女欢爱之事抒写得含蓄而富于诗意。

语义双关，富有朦胧美是这首小词的最大特点。雾、春梦、朝云，这几个意象都是朦胧、缥缈的，意象之间又故意省略了衔接，显出较大的跳跃性，文字空灵、精练，使人咀嚼不尽，显示了词人不凡的艺术功力。

忆江南 二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1]。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3]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4]，郡亭[5]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注释】

1 谙：熟知。

2 绿如蓝：蓝，本为一种可以提炼青绿颜料的植物，引申为各种颜料，这里指绿色。如，胜过，超过。绿如蓝，指江水之绿胜过绿色颜料。

3 最忆：最值得回忆。

4 桂子：桂花。

5 郡亭：指杭州郡守官署内的虚白亭。

【赏析】

江南地区素以山川灵秀著称，自古以来不知引发多少骚人墨客礼赞讴歌，白居易的《忆江南》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永恒的喜爱。

白居易年轻时曾漫游江南一带，并于长庆二年（822）和宝历元年（825）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史，江南的风光，繁华市井，在他的脑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他晚年退居洛阳时，江南的景物依然令他魂牵梦绕。开成三年（838），作者时年六十七岁，仍以满怀激情挥毫写下了这组以“忆”为内容的小令，原作三首，这里选录两首。

第一首泛写江南的春景。为在极有限的文字里写出江南春色之美，词人敏锐地捕捉住“江”景为描写重心。起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好似平铺直叙。但细细品味，作者用无可置疑的口吻赞美江南景物，口气是那样斩钉截铁，一个“好”字，将江南之美概括殆尽。而“旧曾谙”则紧扣题旨，切“忆”字，表明词中所写景物为作者往日所亲眼目睹，至今犹刻印脑际，熟悉无比。接着由情入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作者用浓淡相宜的彩墨，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江南春景图。词中以火喻红花，以蓝

喻碧水，使景物显得生机勃勃，而一个“胜”字，更把鲜花鲜艳夺目、栩栩生辉的风姿写活了。这首词意境之阔大，笔墨之简洁，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江南的景色令人心醉，如今想起来犹历历在目，然而它毕竟成为过去，现在自己闲居北国，却不能割断对江南的思念之情。于是，结尾“能不忆江南”就显得顺理成章。刘熙载说：“收句非绕回即宕开，其妙在言虽止而意无穷。”（《艺概》）此词结尾即取“绕回”之法，用“忆”字贯穿全词，做到首尾呼应，具有“言虽止而意无穷”的效果。

第二首专写杭州。“最忆是杭州”，表明杭州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接着，作者选择两个深萦脑际且富有审美意义的场面加以描绘：“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作者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往昔的日子：金秋时节，桂花飘香，在朦胧的月色底下，夜游山寺，满怀希望能够拾到月华下掉落的桂子。《西湖游览志》记载一段神话传说：“唐天宝中，秋月甚朗，降灵实于兹山（指月桂峰），状若珠玑，璀璨夺目，有异人识之，因曰：‘此月中桂子也。’”唐代诗人宋之问《灵隐寺》诗就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之句，可知这一传说流传已久。由于作者将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糅杂在一起，不但创造了优美的诗境，且令读者产生神奇的遐想。

“郡亭”句则描写自然界的另一奇观——钱塘江潮。农历八月仲秋前后，钱塘江潮水汹涌澎湃，犹如山重峰叠倾涌而来，那蔚为壮观的场面惊心动魄。作者对当年观潮情景记忆犹新。然而作者却不去正面刻画，而是将镜头对准观潮之人——作者自己。当时作者

独自一人躺在郡亭里，悠然自得地欣赏着大自然的奇观。据记载，当时杭州官衙内筑有虚白、因岩、碧波诸亭，作者《郡亭》诗有“潮来一凭槛，宾至一开筵”之句，可见郡亭观潮确是作者的生活写照。

长相思

汴水[1]流，泗水[2]流，流到瓜洲[3]古渡头，吴山[4]点点愁。

思悠悠[5]，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注释】

1 汴水：古河名，发源于河南，流经开封，东至徐州转入泗水。

2 泗水：古河名，发源于山东，南流至江苏淮阴，注入淮河。

3 瓜洲：地名，今扬州市南面。

4 吴山：泛指江南一带的群山。

5 悠悠：深长，无穷无尽。

【赏析】

这首词是写汴梁一位妇女对良人的思念的。词的上片写景，即写山和水。汴水经过汴梁，所以说“汴水流”，汴水至徐州与泗水相汇，所以又说“泗水流”，泗水南流汇入淮河再与运河相通，至瓜洲汇入长江，所以说“流到瓜洲古渡头”。这三句表面上是写水流之长，实际上隐喻汴梁这位妇女的离愁无限，真是“流水无

尽似侬愁”，以水之长喻愁之长，想象具体。“吴山点点愁”一句写山，“吴山”，泛指长江下游江南之群山，因其在瓜洲之南，远隔千里，即使登高望远，也是徒然，但她还是常常登高远望，仿佛一直望到了江南点点青山，目光为其所阻。吴山本来是不会愁的，思妇盼归心切，而良人又在众水尽头、吴山之外，她因“望断”吴山不见良人而惆怅满怀，所以用“吴山点点愁”，形容自己的愁思无穷无尽，诉说不清。

下片抒情，抒写自己的相思之愁。“思悠悠”三句是说，自己对爱人的相思是悠悠不断的，同时离愁别恨也是无穷无尽的。水流千里终归大海；良人远行必然回乡。人无归期，恨无尽时，因此说“恨到归时方始休”，只有等到远方的亲人归来，自己的离愁别恨才能消除！在这悠久的恨中又涵蕴着多么深沉的爱呀！“月明人倚楼”是说这位思妇从日出东南隅一直等到月上柳梢头，写出了时间的变化，表明等候时间之长，同时也使人看到这位思妇在江楼之上，凄清的月色之中，还在那儿倚楼远望而不忍离去，她对亲人的盼望该是多么强烈，她对远行在外的亲人爱得是多么执著就可想而知了。

全词格调低回缠绵，语言自然天成，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俞陛云对此有精彩的分析：“此词若晴空冰柱，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远，直到天末吴山，仍是愁恨点点。凌虚着想，音调复动宕入古。”在言情词中，白居易此作，确实别具一格，以构思精妙、语出天然、意境悠渺而论，宋人黄昇盛称其为“非后世作者所能及”（《花庵词选》）是不为过的。

皇甫松

皇甫松，生卒年不详。一名嵩，字子奇，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人。中唐著名古文家皇甫湜之子。光化三年（900）经韦庄表奏，追赐进士及第。他的词多是绮艳之作，词句清丽秀美，尤以《采莲子》、《梦江南》两首著称。

采莲子 二首

菡萏[1]香连十顷陂[2]。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

船动湖光滟滟[3]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4]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注释】

1 菡萏：即荷花。

2 陂：池沼，即荷塘。

3 滟滟（yàn）：水光摇曳晃动。

4 无端：无故。

【赏析】

《采莲子》为唐代教坊曲名。

这两首词在江南水乡风光的背景下，摄取一位天真少女采莲生活的两个片段，以反映其欢快的劳动情态及爱情生活。二词相互映照，塑造出女主人公鲜明突出的艺术形象。

第一首写其劳动生活。随着一女起唱，画面展开。但见十顷荷塘，莲荷清香远播，采莲女娃荡桨清波，与婷婷的莲荷相映生辉。和声四起，平添了欢快热烈的情趣。江南的风物民情是多么可爱呀！开篇是景语，却是景中寓情。以下三句一意连贯，对女主人公作特写。小姑采莲，流连光景。“迟”字为意脉所在，暗示其随意嬉戏，无拘无束。直到晚来，她仍流连忘返，弄水船头，溅湿红裙。栩庄评结句云：“写女儿憨态可掬。”（《栩庄漫记》）

第二首写少女对纯洁爱情大胆热烈的追求。开篇写景，仍是景中寓情。“滟滟秋”，指湖光荡漾中映出的一派秋色。水波映出秋色，一湖清澈透明的秋水可以想见。“秋”字，不仅写出湖水之色，更点明了采莲季节。直到第二句，原来有一位英俊少年把采莲女吸引住了，她出神地凝视着意中人，以致船儿随水飘流而动。这种大胆无邪的目光和“信船流”的痴情憨态把采莲女纯真热情的鲜明个性和对爱情的灼烈渴求表现得神形毕肖。突然，姑娘抓起一把莲子向那岸上的小伙子抛掷过去，这个充满戏谑、挑逗和爱慕的一掷进一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江南水乡姑娘大胆热情的性格。没想到抛莲子的逗情举动被人远远看见了，多难为情啊！姑娘红着脸，低着头，羞惭了大半天，心里埋怨自己太冒失了，为什么不等没人时再抛呢？这“无端”两字透露出姑娘复杂而细腻的心理状态。“半日羞”的窘态，则展现了一个初恋少女特有的羞怯，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因而更丰满可爱。词至此通过人物的几个外在动作，刻画了主人

公精神风貌的内质。尤其是“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两句，既是对人物矛盾举措的描写，又是人物的内心独白，情景浑成，臻于形神兼备的境界。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此二词曰：“盖唐时礼教不如宋以后之严，妇女尚较自由活泼也。”刘氏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论其审美价值，很有见地。词中采莲少女的形象无疑受到六朝以来《采莲曲》、《长干曲》等乐府诗歌的影响。其中唐人乐府小诗最堪玩味。崔颢《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崔国辅《采莲曲》：“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相逢畏相失，并著木兰舟。”像这类清新爽健的小诗实为晚唐《采莲子》词的先导。将皇甫松笔下的少女与二崔笔下的船女、莲娃相比，天真、聪慧，各擅一时之秀。因其摹写工致体贴，竟或在二崔之上。

温庭筠

温庭筠（812？～866），本名岐，字飞卿，唐代太原人。少负才名，然屡试不第。又好讥讽权贵，多犯忌讳，只做过襄阳巡官、国子助教等几任小官，郁郁不得志以终。他精通音律，熟悉词调，在词的格律形式上起了规范化的作用。他的词题材较狭窄，多反映青楼女子们的生活和她们的相思离别之情，开"花间词"派香艳之风。有《温庭筠诗集》、《金荃集》，存词七十六首。

菩萨蛮

小山[1]重叠金明灭[2]，鬓云[3]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4]，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5]绣罗襦[6]，双双金鹧鸪。

【注释】

1 小山：指屏风上雕画的小山。

2 金明灭：金光闪耀的样子。

3 鬓云：秀发乌黑像云朵。

4 蛾眉：又细又长的眉毛。

5 新帖：丝绸短袄上又绣上了新的图案。

6 襦：短袄。

【赏析】

温庭筠的《菩萨蛮》收在《花间集》中的共有十四首。这是第一首。这些词上承宫体诗的绮丽，下启花间词派的婉约，很有代表性。

开头两句，写美人娇卧未起之状。“小山”是指屏风上雕画的小山，古时帷屏与床榻相连。然而，不说“小屏”而说“小山”，因为“屏”字浅直，“山”字较有意味，颇能唤起人们对雕画着小山的屏风高低曲折的想象。“鬓云”写乱发，俞平伯以为“呼起全篇弄妆之文”。“欲度”乃欲掩之意，然“掩”字平板，“度”字生动。两字从行云流动设喻，生动地传写出鬓发轻拢拂扬之状。在这里作者写她脸孔雪白、芳香，头发像浓云一般乌黑柔软，再衬上金黄色的眉毛，显得多么光艳！它不仅让读者看到色彩和闻到香味，而且试图触动读者的全部感官。整句活画出一幅女子将醒未醒的娇慵神态。三、四两句写起身梳妆，曰“懒”、曰“迟”，颇见人物的心情。“弄妆”之“弄”亦由此而来，表示反复不厌其烦，甚至是因无聊而故意拖延，与“懒”、“迟”二字相应。

下片即具体铺写“弄妆”诸事。“照花”二句，写主人公对镜簪花，前后映照，于客观描写中暗寓自赏自怜之意。唐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有“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句，似为“花面交相映”所本。最后两句，说她穿上短袄，看着一双双用金线绣成的鹧鸪出神。鹧鸪尚懂得成双成对，而人呢？鹧鸪似乎在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而她的哥哥却早已出门远去，这怎不教人难挨难耐呢？词人撷取女主人公几个小小内心活动的片断，用景物环境的渲染将一个多情且善感的女子完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全词就人物的神态、动作、衣饰及器物作客观描写，无一言及情而人物的心情自然呈现，足见温庭筠运笔的高超和神妙。

菩萨蛮

水精[1]帘里颇黎[2]枕，暖香惹梦[3]鸳鸯锦。江上柳如烟[4]，雁飞残月天[5]。

藕丝秋色浅[6]，人胜[7]参差剪。双鬓隔香红[8]，玉钗头上风[9]。

【注释】

1 水精：即水晶。

2 颇黎：即玻璃。帘：帐。

3 惹梦：引人入梦，指女主人公做着绮丽、温柔的梦。

4 柳如烟：柳树为烟雾所笼罩。

5 残月天：指拂晓天欲亮。

6 藕丝秋色浅：藕成熟于秋季，故将淡紫近白的藕荷色称做秋色，用这种色彩代指藕荷色丝绸做成的衣裳。

7 人胜：又叫花胜、春胜，是用彩纸或金箔剪刻而成的一种饰品，可以贴在屏风上，也可以戴在发髻上。

8 香红：指鲜花。

9 风：形容女子头饰在微微颤动，犹如风吹。

【赏析】

此词是温庭筠十四首《菩萨蛮》中的第二首，抒写闺妇春梦，情思绵绵，虚虚实实，清丽空濛，凄迷缠绵，令人揣摩不尽。

词的第一句虽只举出水晶帘和玻璃枕这两件器物，但女子房中其他陈设的精致讲究由此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在此暗示了房主人情操的高雅美洁。在如此幽雅的环境里女主人公正酣然入睡在鸳鸯香被中做着一个美丽的梦。开篇两句仅十四个字，并列地写了水晶帘、玻璃枕、鸳鸯锦三件器物，却并不给人平板呆滞之感，因为其中着意点染了轻轻浮动于室内的香气和主人公幽远缥缈的梦思，这就使本来静止的画面变得有了生气，甚至充满了幻想的意味。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紧承接"暖香惹梦"而来，因此清人张惠言认为这两句写的就是女主人公的梦境。女主人公的梦境里，江岸边的柳树迷蒙似烟，晕成朦胧的一片。拂晓时分，月亮残了。在晨曦中，大雁已经开始一天的旅程，正结伴北还。寂静的天空里，也许还偶尔传来它们的长唳。这是一幅多么凄清迷离而又有声有色的画面。通过这一幅画面我们不难明白女主人公通过梦境向我们透露出了盼夫速还的念想。再则锦被上绣鸳鸯也是词人的有意安排。成双成对的鸳鸯恰恰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单寂寞。也表现出了词人对女主人公的同情。

词的下片正面刻画这位女主人公。"藕丝秋色浅"写衣着。"人胜参差剪"从这句看，女主人公参参差差地剪出花胜准备佩戴。"双鬓隔香红"以描写气味和颜色的"香红"代指姣好的面容，正如以"藕丝秋色浅"代指衣裳，手法相同。"隔"字鲜明地表现出脸庞两边的双鬓。"玉钗头上风"承上双鬓连写女主人公的头饰，她头上插着的玉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这四句刻画人物用的也是借物衬托之法。写女子的衣着、头饰，写她剪制春胜的活动，并没有一

句写她的形貌，却使人可以想见她的外形和心灵之美好。更奇妙的是，整个下片根本不提她的满腹心事，只是一味渲染她的美丽和活动，而使她的孤单处境和幽幽梦思更加令人觉得可叹。词人对她的同情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更漏子

玉炉香[1]，红蜡泪[2]，偏照画堂秋思[3]。眉翠薄[4]，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5]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注释】

1 玉炉香：香炉中熏香散发出的香气。

2 红蜡泪：燃着的红蜡烛在流着蜡油。

3 画堂：华美居室。秋思：秋天所触发的思绪。

4 眉翠薄：眉上画的翠色暗淡了。翠，古代妇女画眉所用的黛色。

5 三更：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三更为夜晚十一时至次日一时。

【赏析】

此词以秋雨长夜为背景写闺中人因离情凄苦而彻夜难眠。

上片写女子室内华美及装扮凌乱，重点写景，烘托女子相思。开头三字写景。次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

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就隐隐流露。"画堂"写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句承接上句，说红蜡所映照的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作为一种情愫，红蜡如何能照到？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这样一来就把室内的华美摆设和人的感情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香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它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在她看来，确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抑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第二句景中含情，第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

"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见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境况就完全不同了。"薄"形容眉黛退色，"残"描绘鬓发不整。这两字反映出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写出了主人公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衾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既写出了时间，也写出了人的感觉。

下片情景交融，描写视角移到室外，写人的所闻。笔调由清丽变为清新。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又有谁可以理解呢？它与"画堂秋思"呼应，可见"秋思"即是离情。下面接着是具体描写：潇潇秋雨不理会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只管让雨滴洒在一张张梧桐叶上，滴落在窗外的石阶上，一直滴到天明还没有休止。秋雨连绵，正如她的离情连绵不尽。其中"空阶滴到明"与上片"夜长衾枕寒"前后呼应，又起着点题的作用。

梦江南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赏析】

旧称温词香软，以绮靡胜。《花间词》中所载，亦确多秾丽之作。这首《梦江南》在风格上却是迥然不同。非但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而且不假堆砌，纯用白描。一开口便作恨极之语。“恨”而有“千万”，足见恨之多和无穷，而且显得反复凌乱，大有不胜枚举之概。但第二句却紧接着说“恨极在天涯”，则是恨虽多而所恨之事却只有一桩，即远在天涯的人久不归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二句，侧写主人公的“恨”。词中抒情主人公有“千万恨”，但更使她难过的，却在于“有恨无人省”，她一天到晚形影相吊，无任何人理解她的心事，只有山月不时照临闺中而已。不说“人不知”而说“山月不知”，则孤寂无聊之情可以想见。另外，山月既然频来相照，似乎有情，其实却是根本无情。心里有恨事，当然想对人倾诉一下，但平时并没有倾诉的对象。好容易盼来月亮，似乎可以对它倾诉，而向月亮倾诉等于没有倾诉，甚至比根本不倾诉时心情更坏。于是“山月不知心里事”也成为主人公“恨”的内容之一。而看花原为了遣闷，看了反倒给自己添了烦恼，亦成了恨事。夜对山月，昼惜落花，在昼夜交替的黄昏又是怎样呢？词人写道：“摇曳碧云斜。”看似单纯写景，但写出了凝望碧云的人百无聊赖，说明一天的光阴又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不着“恨”字而“恨

极"之意已和盘托出。把一个等待离人归来的女子心中难以忍耐的惆怅、寂寞及恨意刻画得栩栩如生。

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1]脉脉[2]水悠悠。肠断白蘋洲[3]。

【注释】

1 斜晖：夕阳的斜光。

2 脉脉：相视含情的样子。后多用于寄托情思。

3 白蘋洲：开满白色蘋花的小洲。

【赏析】

这是一首闺怨词。写一个女子在江楼上终日盼望离人归来而终于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

首句以"梳洗罢"点明开始盼望的时间。"女为悦己者容"，也许这一天，她的情人就要回来，她比往日打扮得更加漂亮了。久别重逢，该有多少相思之情要倾诉。一个"罢"字，活脱脱地写出了她的那份希望是多么急切。刚一梳洗完毕，就迫不及待地去倚楼翘望，似乎是生怕错过了时间，失去了机会。因为心怀隐衷，所以她没有邀请女伴，只是一人登上江楼。首句只三个字就概括了她倚楼翘望之前用心梳妆修饰的经过和期盼重逢的心情。"独"字写出了她的寂寞孤独。"过尽千帆"是眼前实景，形容江上船只之多，"皆不是"陡然一转，句意亦变，笔墨不多就使人领会到思妇的心情。

“过尽”、“千帆”极言失望之深，表现了女子对离人的痴情。以下写夕阳余晖似在脉脉含情；江水悠悠而去，又像含恨无穷；倚楼久望不见离人归来，只有水边一片开满白色蘋花的小洲，其上芳草离离，蘋花摇曳，令人愁思满怀。“斜晖脉脉水悠悠”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脉脉”与“悠悠”既写余晖、流水又形容倚楼人缠绵悱恻的感情。末句“肠断白蘋洲”点题，将人物的感受全盘托出，直截有力。像词中描写的情况也许不止一次，无数次的盼望最终都成绝望，故以“肠断”言之。至此，思妇情怀已力透纸背。

全词围绕“望”字展开，委婉含蓄地道出从盼望到失望，最后绝望的心理过程，风格疏淡，在许多施浓彩的温词中别具一格。

韦庄

韦庄（836～910），字端已，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韦应物四世孙。早年寓居长安、洛阳等地。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不拘小节。四十五岁时在长安应进士试，适逢黄巢入京，流寓乱中，曾作《秦妇吟》以记其事，时人称“秦妇吟秀才”。后长期流落江南，生活贫困，直到乾宁元年（894）进士及第，拜为校书郎。后入蜀被节度使王建任为掌书记，佐王建称帝有功，被任为丞相。韦庄诗词兼善，其诗多怀古伤时，缘事而发，内容较为充实。词与温庭筠齐名，世称“温韦”。词风清疏秀润，人称“初日芙蓉春日柳”。有《浣花词》辑本，存词五十五首。

浣溪沙

夜夜相思更漏残[1]，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2]寒。

咫尺[3]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注释】

1 更漏残：指夜已很深。漏，古代计时的工具。

2 衾：被子。锦衾，丝绸被子。

3 咫尺：比喻距离很近。

【赏析】

相思之苦是最为刻骨铭心、回肠荡气的一种情感。词中的主人公正受着相思之苦的煎熬，辗转难眠。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唯有更漏的声音敲打着他的心灵，多么漫长难熬的相思之夜啊！而且这种情景竟然是夜夜如此。写相思而曰“夜夜”，可见相思之深，感情之浓。他想起了过去曾经在花前月下，与她并肩携手，共诉衷情；如今，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他想起这轮明月，曾经照见他们在无可奈何之时做忍泪割爱之别；如今，夜是一样的深沉，月是一样的凄清，而人却音尘久绝，踪迹全杳。但抒情主人公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惆怅、愁苦当中，而是设身处地，想到对方正在惦念自己，“想君思我锦衾寒”是更进一层的爱的表现。《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都从揣想对方落笔，最为警策。韦词此句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不但在短短七字之间思绪飞扬，而且有极为丰富的言外之意：一是两人都是深夜不眠，你思我想；二是女子最善体贴情人，尤能关切对方的寒暖；三是“我”对情人深为理解，知道她定会在此时想到我的“锦衾寒”。真可谓余音袅袅，绕梁三日。

下片继续把自己的“伤心”情怀加以深化。“咫尺画堂深似海”，正是“夜夜相思”的内容，对月凭栏的原因。言双方虽近在咫尺，却如同相隔万里。此句使人联想到唐人崔郊的诗句“侯门一入深如海”，韦庄此词中可能也蕴藏着一个哀艳的爱情悲剧。所以主人公只能反复阅读旧信，聊慰情思。这首怀人的词作叙相思之情含欲言不尽之意。缠绵凄恻，幽怨感人。

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1]只合[2]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3]似月，皓腕[4]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5]断肠[6]。

【注释】

1 游人：这里指漂泊江南的人，即词人自指。

2 合：应该。

3 垆边人：这里指当垆卖酒的女子。

4 皓腕：洁白的手腕。

5 须：必定。

6 断肠：形容非常伤心。

【赏析】

韦庄的《菩萨蛮》共五首，是前后相呼应的组词。本词为第二首，当是他早年流寓江南时写成的。

这首词以传统的白描手法写春水、画船及垆边卖酒女，刻画出江南水乡的风光美和人物美，表现了作者对江南水乡的依恋之情，同时也抒发了作者漂泊难归的愁苦之感。

词的上片主要是写景。对于江南春色，历史上有不少文人吟咏过。比如邱迟在《与陈伯之书》里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他虽没有用"江南好"的字样，而"江南好"

的意思已包含其中了。又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好风景”五字，不仅点出了“江南好”，还说明了“好”的具体内容。再如白居易在《忆江南》词里指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令人神往。作者以“人人尽说江南好”开篇，既强调了他对江南的美好印象，又概括了他人对江南的赞美，说明从古到今，从自己到他人，没有一个不说江南好的。这样开头，看似平常，其实气象恢宏，统摄全篇，字字有千钧之力。既然江南春色如此动人，人们自然不愿离开，所以接下去写“游人只合江南老”，用衬托手法对“江南好”作了进一步渲染。但是，这一切都是抒情的，给人的感觉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要想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要想打动人的感情，还必须对江南风物作具体描绘，故接下去说“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春水碧于天”是说每逢春时和暖、阳光普照的时候，春水清澈见底，江面一派碧绿，比那蔚蓝的天空还要明净，美丽极了；“画船听雨眠”，是说这时候卧在华美的游船之内，出没于万顷碧波之中，听着船外沙沙的雨声，吟赏着烟雨迷蒙的水光山色，真叫人心旷神怡！行文至此，把“江南好”三字初步具体化、形象化了。

下片主要是抒情，抒写留恋江南之情。“垆边人似月”二句运用卓文君的典故。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在他不遇的时候，文君曾当垆卖酒。《西京杂记》卷二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这里用文君比喻酒家少女，是说这位少女脸庞像明净的月亮那样圆润，手腕的皮肤像霜雪一样洁白，漂亮极了。行文至此，从人、物两个方面写足了“江南好”之意。江南风景秀丽，人也长得漂亮，当然使人留恋了，所以结尾两句说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前一句回应上片，进一步申述"游人只合江南老"之意，说明自己愿意久居江南；后一句用衬托手法从侧面说明老于江南的乐趣，补足了"江南好"之意，回应开头，结束全词。值得一提的是词人以避乱入蜀，饱尝乱离之苦，时值中原鼎革，欲归不能，"还乡须断肠"一句，巧妙地刻画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词人思乡怀人的心态，可谓语尽而意不尽。

这首词中间四句写景叙事，前后四句说理抒情。写景叙事是说理抒情的依据，而说理抒情又是写景叙事的升华和提高。前后四句是虚写，中间四句是实写，虚实相生，各尽其妙。

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1]光好，洛阳才子[2]他乡老。柳暗魏王堤[3]，此时心转迷。

桃花春水渌[4]，水上鸳鸯浴。凝恨[5]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注释】

1 春：一作"风"。

2 洛阳才子：韦庄自拟也。韦庄本来是杜陵人，而自言洛阳才子，一方面因为在洛阳住得较久；另一方面，西汉贾谊，洛阳人，才华卓异，人称洛阳才子，词人以此自拟也有"借物言志"之意。

3 魏王堤：古代洛水在洛阳溢成一个池，成为洛阳名胜。唐代李世民将池赐给魏王李泰，故称魏王池。池上有堤与洛水相隔，称魏王堤，以多柳著称。白居易有《魏王堤》诗，其云：

"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

4 渌（lù）：水清的样子。渌，一作"绿"。

5 凝恨：愁恨凝聚。

【赏析】

这是韦庄忆洛阳之作。此词前二句，两提"洛阳"，而且都在句首，不但充满了一片眷恋的情思，而且也流露出了一片呼唤的心声，则"洛阳"之足以使人怀想可知。同时暗示了当年的才子在那里曾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春光好"和"他乡老"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风物依旧，人却老去，怎么能不感慨？"柳暗魏王堤"是针对"洛阳城里春光好"的具体描写。"柳暗"二字可使人想见堤上杨柳的浓荫茂密，此正所谓洛阳的"春光好"。"此时心转迷"则是写此日在他乡老去的"洛阳才子"，在回忆当年的洛阳春色时，满心的凄迷怅惘。

词人在下片把心神从回忆中收回到眼前。"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是实写浣花溪畔的春光，词人摄入词中的这些景物又无一不染上追忆洛阳的感情色彩。在韦庄眼前，桃花依旧，春水依旧，鸳鸯也一如从前，岁月的流逝在自然景物上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经不起时光消磨的只是人的生命。"凝恨对残晖"，在落日的余晖中词人的幽怨凄迷之感更加强烈。残晖意象给整首词罩上了韦庄所特有的带着末代情调的感伤色彩，使"恨"的内涵更加深广而沉重。最后一句"忆君君不知"，则是历经漂泊相思终至心灰望绝以后所余留的一点最后申诉的心声。纵有相忆之深情，谁更知之，谁更信之？表现出词人极深沉的怨苦。"鸳鸯"在下片是点睛之笔，它

既是洛阳春光的灵魂，又是凝恨、忆君的契机，含而不露，却又宛然在目，耐人寻味。

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1]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2]。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3]。

【注释】

1 谢娘：古人用来作为妓女或宠妾的别称。此处是指所恋爱的人。

2 相期：指互相期许爱慕之意。

3 因：一作“音”。

【赏析】

关于此词有一段传说，《历代诗余》卷一一三引杨湜《古今词话》：“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夺去。庄追念悒怏，作《荷叶杯》、《小重山》词，情意凄怨。”此说流传很广，今人著述中尚有信以为真者。其实韦庄入蜀时已年近七旬，他与王建的关系也较融洽，不大可能有此类事发生。《古今词话》云云，当出后人附会。看来，此词所咏内容多半是以作者自身的爱情经历为基础，但其事已不可详考。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此词上片追忆前欢，在一个深夜的花下

与“谢娘”初识，水堂西面，画帘低垂，彼此倾诉衷怀，相期永好，环境优美，情致缠绵。词中虽然没有对“谢娘”本人作任何描绘，但是在叙写相聚的环境与相处的情谊中，已经衬托出“谢娘”是一位明丽多情的女子。唐人常称妓女为谢娘，如唐彦谦《离鸾》诗云：“庭前佳树高栀子，试结同心寄谢娘。”此词中的谢娘则泛指美貌女子。由于这是与恋人的初次相识、一见钟情的记忆，所以当时的一切细节都铭记心间，时光流逝也洗不去这美好温馨的记忆。开头一句郑重拈出“记得”二字，看似平常，其实大有深意。

下片写别后想念。在一个“晓莺残月”的清晨彼此相别。离别是人生之常，本来可以希望重会的，哪知道从此天各一方，而当初相聚的欢情在心中更留有深刻的印象，使人追念，更增加惆怅。末尾二句粗看似蛇足，其实不然，“如今俱是异乡人”句暗示：两人当初是在故乡相恋的，后来劳燕分飞，各自往异乡漂泊。联系韦庄所处的时代来看，那多半是由于战乱频仍、中原板荡的缘故。双方都漂泊他乡，萍踪无定，又往何方去寻觅对方呢？这正是“从此隔音尘”的根本原因，所以再次叹息说“相见更无因”！语似平直浅显，其内蕴却极为深刻。此词所咏的是唐末天下大乱那种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男女相思，其哀怨之情也就格外深沉。

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1]。纵被无情[2]弃，不能羞[3]。

【注释】

1 一生休：这一辈子就这样算了。休，罢。

2 无情：作名词用，指无情的人。

3 不能羞：不以为羞。

【赏析】

《思帝乡》词是正面书写女子在婚姻生活上要求自由选择对象的强烈愿望的情歌。它充分体现了女子追求爱情的狂热而大胆的精神。这首词的主人公，却是干脆地说要嫁与风流的少年，这在古代文人的词作里很少出现。

作者用极短的篇幅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和心理刻画。前三句写在主人公眼里活动着的“风流年少”，人物从陌上春游的镜头中出现。“杏花吹满头”一句在中间，“杏花”勾住了上句的春，“吹满头”逗起了下句的人，同时透出了游春者的风流。少女看到了“风流年少”后深深地爱上了他。爱情的力量是神奇的，初恋往往像灵感一样突然降临。对于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藏于深闺的姑娘来说，这种邂逅相逢、一见钟情尤其值得珍视，难怪她迅速作出了“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的决定！如果此词写到这里就结束，那么它虽然是一首美丽的情歌，但尚不能称为出类拔萃之作。因为其他词人也常常是这样描写初恋的，例如温庭筠《南歌子》：“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然而韦庄的最后两句却是这样的誓词：“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初恋之时竟然想到日后即使被遗弃也绝不后悔，可见其爱情是何等地专注、执著。贺裳《皱水轩词筌》云：“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即以此词为例。的确，正是“作决绝语”的结尾使此词的境界实现了

升华：姑娘的爱情绝不是肤浅的一时冲动，而是投入了整个生命的永恒追求。字句浅直而蕴涵深刻，是此词的卓绝之处。

女冠子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1]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2]。觉来[3]知是梦，不胜[4]悲。

【注释】

1 分明：历历在目。

2 依依：情恋不舍貌。

3 觉来：醒来。

4 不胜：不堪忍受。

【赏析】

韦庄《女冠子》词共有两首。此词前七句写梦中之欢，梦见相思女子。用“频低”、“半羞”、“半喜”、“欲去”、“依依”表现了女子又惊又喜、含羞带怯、想去又欲留、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情。词的后两句写梦后之悲。

词中的梦境是清晰实在、温馨甜蜜的。头一句点明入梦的时间是“昨夜夜半”。梦境一般虚无缥缈，此梦却很“分明”。“分明”虽贯穿于梦中，其源却使人想到来自实境。正由于主人公日思夜想，意中人才会音容常新，活在脑海里，出现在梦中。这是一个美丽的梦。从绵绵情话开始，到依依欲别为止，恩爱缠绵，充满柔情

蜜意。梦中的少女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语多时"明写千言万语相思话，暗含两人已经阔别许久，可见相思之苦。"桃花面"、"柳叶眉"是古代对美女容貌的形容，取喻浅显生动，同时又暗用唐代崔护"题诗都城南庄"之典，自然无痕。诗人崔护于清明日独游都城南，渴而过一村居求饮，有少女倚盛放桃树伫立，属意良厚。来岁清明护又思之而往寻，但见门扃无人，因题诗于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下片"半羞还半喜"，承"桃花面"和"频低"而来，把情人相会乍见之下的形态和心情传示得恰到好处。这是少女微妙心态和词人特殊感受的综合体现，而"欲去又依依"，也写出了离别双方欲别不能，欲去又止的矛盾状况。前者由女方的神态着笔，这里则从双方的行止、感觉入手，写来真切自然，楚楚动人。可以说整个梦境写得一往情深。"觉来知是梦，不胜悲"，梦醒了，当回到现实中，自已依旧是形单影只，孤栖独宿。一个"知"字品出万般凄凉况味。所以不免悲从中来，感慨万千。"不胜悲"三字抒发尽致，看似意尽，而实际凝重沉痛，非如此不能兜住满腔哀思和一片深情。后两句与前面的美好梦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韦庄词写离别情深，语淡而悲，尤见沉挚。以后词人对此多有追攀而少有能比肩者。

李珣

李珣（855？～930？），字德润，梓州（今四川三台）人。先世是波斯人，人称蜀中土生波斯。他是花间派重要词人之一，但词风不甚浮艳，抒情较为深挚。著有《琼瑶集》，不传。作品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等选本。

河传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1]，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2]前，猿声到客船。

愁肠岂异丁香结[3]？因离别，故国[4]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注释】

1 迢迢巴楚："巴楚"指的是四川、湖北一带。古代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到那里去只能乘船或骑马，故感到很遥远。

2 十二峰：指巫山十二峰。

3 "愁肠"句：丁香花未开之前，花瓣纠结在一起，古人想象自己发愁时，肠子也像丁香花瓣一样纠结着。

4 故国：故乡。

【赏析】

李珣有巫峡行役之词数首。此词与《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互有联系而在抒情方面又各有侧重。此词抒写痛别佳人之恨，彼则吊古伤心，宣泄兴亡盛衰之感。知人论世，此词不能仅以儿女私情视之。

起首“去去！何处”四字领起，声调凄恻，辞约意丰。斯人彷徨无依之状不只宛然若见；而其不忍离去，又不得不离去，离去以后不知何往的复杂心理也由此透出。劈首四字妙用叠字仄韵，声调迫促，读来有一种凄恻沉重的情味。以下五句，作者托物寄意，将一己之情绪投射到带有巫峡特征的景物上。“迢迢巴楚，山水相连”两句，用大笔浓墨挥洒，写成一幅山水长卷，空间异常高远广漠，突出了三峡的壮伟。“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两句，既是峡谷气象与景色的典型描绘，又是神女行踪的形象写照（宋玉《高唐赋》云：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在这里，神女传说与云雨巫山十二峰的真实刻画相结合，是神话，仿佛又是现实，虚实结合，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和深刻的美感。上片结句“猿声到客船”是巫峡景物的一个特写镜头。因猿啼触动客愁，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通过对猿声的实写，渲染出一种哀伤的气氛，流露出一股悠悠的情思。

下片由托物寄意转入心灵的抒写。换头一句“愁肠岂异丁香结”化用李商隐《代赠二首》“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意象，细腻熨帖。“丁香结”象征绮思春愁郁结不解。接着“因离别，故国音书绝”两句点出亡国为离别之由。这样就不同于李商隐的艳诗，又有别于闲情闺怨的花间词。结尾三句“想佳人花下，

对明月春风，恨应同”，不写游子对心上人的拳拳思慕，却虚写佳人在明月、春风、花下的美好氛围中，也因离别之故，而与自己同愁同恨。从己方不堪之情拟想对方也应如是。“恨应同”三字，把全篇的意思尽消纳其中，通过它把双方心心相印的深情表现得异常清晰、明朗、具体。此处纯以虚笔实写，空间运思，映照出两地相思苦恨，而两心坚如金石，堪称情兼雅怨，词品甚高。

欧阳炯

欧阳炯（896～971），五代词人。字号不详。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前蜀王衍时，曾任中书舍人。前蜀亡，归后唐，为秦州从事。孟知祥镇成都，欧阳炯返蜀。后蜀时官至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从孟昶降宋，曾任翰林学士。曾为《花间集》作序，其词多写艳情，风格秾丽，有的流于淫靡。词存四十八首。

南乡子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1]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2]，认得行人惊不起。

【注释】

1 归路：回家路上。

2 “孔雀”二句：写孔雀走近水边，欣赏自己在水中的美丽倒影。

【赏析】

欧阳炯咏南国风光的《南乡子》共八首，全载于《花间集》。这是第三首，咏南国原野的暮色。

词一开始虽无一字直接写河，而河已凸现于画面。从远岸、沙

滩，人们不难意识到附近有一条与“归路”曲折并行的河流。“岸”之远，“沙”之平，都是人的感觉，所以旅人也凸现在画面上了。然后词人着一“归”字，使他的活动内容更为具体，并引起人的丰富联想。“日斜”、“晚霞明”，既点明了归途的时间，又渲染了景物的色彩。下面三句是画面的中心，是近景，是特写，它使暮景带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珍奇而美丽的孔雀产于我国云南西南部和南部，多栖于山脚溪河沿岸。

词的后三句虽专写孔雀，却不从正面落笔，不作工笔刻画，而是描摹它临水照影时自怜自矜的神态，赋予它孤傲不群的品性。当行人走过身边，对它频频回顾、啧啧赞美时，它竟不屑一顾，始而惊，继而安，似乎早已习惯了匆匆过客的赞美和好奇。宁栖幽僻的山溪，不慕喧嚣的尘世，这种品性比之它美丽的外表，更令人叹羡。

冯延巳

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李璟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冯延巳学问渊博，善辩说；又工书法，能诗歌，尤喜为词。他的词以写离情别恨为多，但词风不像花间派那样香艳，而是以清俊深婉为特色。他在词中创造了一种"深美闳约"的艺术境界，对北宋前期词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有《阳春集》，存词一百余首。

鹊踏枝

谁道闲情[1]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2]，不辞[3]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4]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5]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注释】

1 闲情：无法排遣的惆怅情绪。

2 病酒：饮酒过量而难受。

3 不辞：不惜。

4 青芜：丛生的青草。

5 何事：为何。

【赏析】

词写春愁，这是一种逢春必至、莫可名状的惆怅情绪。此词开端，虽然只有七个字，却写得千回百转，表现了在感情方面一种欲抛不得、盘旋郁结的挣扎之苦。对这种感情的由来，却并没有明白说明。昔曹丕《善哉行》曾有句云："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知之。"这种莫知其所来的"闲情"才是最苦的。这种无端的"闲情"对于某些多愁善感的人而言，简直无法摆脱，所以词人才说"谁道闲情抛弃久"，"抛弃"正是对"闲情"有意寻求摆脱所作的挣扎，而"久"字更加强了这种挣扎努力的感觉。"谁道"二字放在词的开端，原以为可以做到竟没有做到，于是"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每"、"还"二字加上"依旧"二字，已足可见此"惆怅"常存。于是下面词人说出了"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两句决心一意承担负荷的话来。"花前"之所以常"病酒"者，杜甫在《曲江》二首之一中曾经说过"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的话，对于如此易落的花，何能忍而不更饮伤多之酒。前面着"日日"二字，更可见出一份惆怅之情对花难遣，故唯有"日日"饮酒，也说明除饮酒外无以度日。既然"日日病酒"，则必然"镜里朱颜瘦"。曰"镜里"，自有一份反省惊心之意。而前面用"不辞"二字，昔《离骚》有"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不辞"二字所表现的正是一种虽殉身而无悔的情意。

下片以"河畔青芜堤上柳"一句为开端，在这首词里只有这七字是完全写景的句子。但在这里又不是单单写景，还用来为感情作衬托。所以虽写春来的景色，并不写繁枝嫩蕊的万紫千红，而只说"青芜"，只说"柳"。"青芜"是遍接天涯的，"柳"的缕缕柔条，更

是万丝飘拂，这种绿遍天涯的无穷的草色，这种随风飘拂的无尽的柔条，该是一种何等绵远纤柔的情意。而这种草色又不自今日方始，年年河畔草青，年年堤边柳绿，则此绵远纤柔的情意岂不年年与之无尽无穷？所以下面有“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正是从年年的芜青柳绿写到“年年有”的“新愁”。既然“愁”年年有，为何又谓之“新”？一来开端说过“闲情抛弃久”，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而又重新复苏起来的“愁”；二来，此愁虽旧，而其令人惆怅的感受，则敏锐深切，岁岁常新，故曰“新”。至于前面用了“为问”两字，后面用了“何事”两字，则说明虽然努力挣扎，但依然不能自解。这正是冯延巳一贯写情的笔法。仔细玩味“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这两句身外的景物情事，则使人感觉原来惆怅是如此之深。“独立”二字，已是寂寞可想，再看“风满袖”三字，更是凄寒可知，又用了“小桥”二字，则其立身之地的孤零无所荫蔽亦复如在眼前。“风满袖”的“满”字，写风寒袭人，写得极饱满有力。曰“平林新月”，则林梢月上，夜色渐起，又曰“人归后”，则路断行人，已是寂寥人定之后了。从前面“河畔青芜”的鲜明颜色来看，应该是白日的景象，而结句却直写到月升人定，则词人承受着满袖风寒在小桥上独立的时间之长久 也可想而知了。清代黄仲则有诗云：“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留一悬念于结尾。这首词同样也未言明“闲情”具体为甚，又因何而起。然而对于多情敏感的文人来说，这种“闲情”是可以心领神会的。他们只是纯粹地抒写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具有普便的美感和联想之力，为后世“雅词”之源。

鹊踏枝

几日行云[1]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2]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3]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注释】

1 行云：在这里指外出不归的男子。

2 不道：这里含有“不想一想”的意思。

3 香车：指冶游的男子所乘的华美的车。

【赏析】

这是一首闺情词，写一位痴情的女子对冶游不归的男子既怨恨又难以割舍的缠绵感情。

一开头用问语提起。“行云”原出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通常用于喻指女性，这里却借指男子——那位像行云一样在外寻欢觅爱的薄情人。几日不见他的踪迹，不知道又漂浮到什么地方去了。问语中有疑惑，更有叹息和怨嗟。“春将暮”既指春天的消逝，又暗喻青春年华的消逝。对方是乐而忘返、浪游不归，自己却是忧愁春暮、年华暗销，“不道”二字，正将女主人公的无限感伤怨怅之情曲曲传出。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两句分承“春将暮”、“何处去”，进一步想象对方的行踪。古代在寒食、清明节期间外出扫

墓或游春。这两句好像是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在这百草千花精美斗艳的游春路上，冶游郎的香车究竟系在哪一家的树上？“百草千花”既关合“春将暮”，又比喻花街柳巷的妓女。《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筹。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作这两句所写事实的最好注脚。词中女子的这两句独白中含有怨嗟不满，但同时又含有对所思男子的挂念关切和企盼归来等多种感情。

过片是一个独立的单句。空闺独守的孤孑苦闷，青春将逝的忧伤惆怅，以及对冶游不归男子爱恨交并的感情，都凝聚为一双盈盈的泪眼，这泪眼盈盈的女子正倚楼而望，等待对方的归来。“频独语”三字，更将她倚楼而望的过程中那种神思恍惚、若有所思、自言自语的情景写得逼真生动。“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是女子“独语”的内容。双燕相亲相伴，软语呢喃，即目生情，更加深了独居孑处的凄清况味。到这里，女子对冶游男子的怨意已经逐渐被系念之情所代替了。结拍触景生情，即景取譬：暮春时节漫天飞舞的柳絮，更加触动身世飘零和青春易逝之慨，本就郁积于心的春愁变得更加缭乱，恍惚中感到这缭乱的柳絮就像是自己缭乱的春愁。怀着无边的春愁想去寻找对方的踪迹，但只恐在悠悠长梦中也难寻到对方的踪影。

采桑子

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

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

【赏析】

此词上片写失去情侣以后的心情。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所，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愁绪满怀，眼前的大好春光也就黯然失色了。“纵有”句，是说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侣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主人公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燕儿对对，出入帘幕。“忍更”句是说彩蝶、燕儿都成对成双，使主人公难耐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此词是冯词中具有民歌情调词的代表之作，孤独凄凉与笙歌阵阵、蝶燕双双的热闹场面形成对比，哽咽之间，令人肠断。

谒金门

风乍[1]起，吹皱[2]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3]里，手挼[4]红杏蕊。

斗鸭阑干[5]独倚，碧玉搔头[6]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7]。

【注释】

1 乍：忽然。

2 吹皱：吹起水波如皱纹。

3 香径：即采香径，溪水名，此处代指池水。

4 挼(ruó)：揉搓。

5 斗鸭阑干：拼接精细的栏杆。鸭，同"押"，拼合连接之意。

6 搔头：即簪，插于发髻上的饰物。

7 鹊喜：喜鹊报喜。

【赏析】

这首词以闺怨为题材，是人们所普遍喜欢、传诵而历久不衰的作品。马令《南唐书·党与传下》有一段涉及此词的记载："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在这段诙谐的对话中，可看出李璟对此词的赞叹。

词一开头，作者就以生花妙笔把特定环境中的春天景色用特写的镜头推到读者的面前，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但他的妙处不仅仅在写景，更把女主人公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巧妙地揭示出来。从写景的角度来看，小小的"一池春水"，作者用了一个"皱"字来形容水的波纹，把景写活了，静景化成了动景。从抒情角度看，一位身居深闺中的上层妇女，长期受"温柔敦厚"之类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一般说来，在涉及男女爱情这类的内心活动时，其感情的起伏，不大可能是汹涌澎湃式的，应该说词中所描写的那种微波细浪，更符合她贵妇人的身份。

开头的由景入情，给人们引出一个思春的少妇来，接着一个

“闲”字，把她眼下过着的那种无所事事、闲得发愁的生活揭示无遗。她无精打采地逗着鸳鸯玩，漫不经心地将杏花放在手心上揉着，这些似是无意却有情的举动都反映出她内心的惆怅和空虚。那成双成对的鸳鸯，那迎着春风开放的红杏，此时此景，怎不引起这位思妇对自己孤独生活的深刻感触呢？

结句可谓传神之笔。旧时迷信，以为喜鹊叫是报喜来的，《西京杂记》卷三即有“喜鹊叫而行人至”的说法。正当她思念心切之时，忽听到一阵喜鹊的叫声，她的神经顿时兴奋起来，猜想一定是丈夫快要回家了，心中充满了希望，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一个“喜”字便把这位少妇顷刻之间情绪的微妙变化非常生动地刻画出来了。词的结尾，感情突然来了个转折，颇耐人寻味。

南乡子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1]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2]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注释】

1 凤楼：用的是萧史、弄玉的典故。《列仙传》：“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穆公有女号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十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凤台亦通作凤楼，江总《萧史曲》：“来时兔月照，去后凤楼空。”后泛指妇女居所。

2 薄幸：此处用做薄幸人的省称，即薄情郎之意。

【赏析】

这首思妇词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女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思深辞丽。陈世修《阳春集序》评冯延巳词云："观其思深辞丽，均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

词以芳草起兴，正关合离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都是例子。此词突破处在于对芳草作了"能摄春草之魂"（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描绘：丝丝细雨润湿了芳草，草叶上闪动着白光，好似在流动一般。难怪宋人周文璞给予极高评价："《花间集》只有五字绝佳：'细雨湿流光。'景意俱微妙。"（见张端义《贵耳集》）这五字是思妇的眼中景与心中意，是"恨"的物化。

接着三句写思妇的回忆。"烟"、"茫茫"，即是烟雨蒙蒙、茫茫一片"细雨"的实景，同时也含有往事如烟、前尘茫茫之意。"凤楼无限事"，可以想见他们曾有过萧史、弄玉般的长期亲昵关系，只是结局迥异，所以话语中浸透了怅惘与叹息。那曾双双照影的"鸾镜"，同眠共寝的"鸳衾"，睹物伤情，怎能不令人"断肠"？"无限事"的抽象，"镜"、"衾"的具体，把思绪表现得虚实相间，意蕴精深。词到此处，女子凤楼独居的愁绪可算是形容尽致。

过片两句，转写梦境。"任悠扬"，看似无拘无束，实则漫无目标，根本难觅意中人的行踪。洒脱中包含着悲凉，更显出那人音讯杳然的薄情。睡起只有杨花满床，这蒙蒙杨花，正与"悠扬"的梦境相合。后来苏轼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与此意境相似的描写："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杨花点明时

令，是暮春之物，同时又与末句照应。

后三句是望穿秋水的期盼、失望的怨嗟和悲伤。当女子从梦境回到现实中，痛苦又在缠绕着她的心灵。“门半掩”这一细节曲曲传出思妇既羞怯又期盼的心态，极为生动。“斜阳”与“残春”常用来比喻人的美好年华的消逝。独守空闺，辜负青春，难怪思妇要泪下成行了。末句语带哽咽，是对这一爱情悲剧的泣诉。所以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叹道：“结句何幽怨乃尔！”

李璟

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人，南唐烈祖李昪的长子，公元943年嗣位称帝，年号保大，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庙号元宗。好读书，多才艺，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筵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对南唐词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存词四首。

摊破浣溪沙

手卷真珠[1]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2]，丁香空结[3]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

【注释】

1 真珠：指珠帘。

2 青鸟不传云外信：相传西王母有三青鸟，一为信使，二为侍从。

3 丁香空结：丁香的花蕾称丁香结，诗词多用以喻愁思固结不解。李商隐《代赠》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

愁。”空结，言愁思空自郁结。

【赏析】

此词写春暮倚楼望中愁思，自然流转，委婉蕴藉。

上片入手便是一个卷帘的特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珠”和“玉”，两者都是富贵华丽的标志，暗示出词人不同凡俗的身份。“依前”句说明词人当时的心境和感受，这种心境和感受已非一日，且已积重难返。一个“锁”字，使人感到春恨在词人心中的沉重分量，它为全词定下了阴暗、抑郁的基调。以下以景语“风里落花”设问，在眼前景中融入无限情思。春季多风，容易吹落鲜嫩的花朵，这本是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可是词人却偏要就此发问，提出这究竟是谁在做主？看似无理，然已透出痴情。“思悠悠”三字，既表明词人心绪的烦乱难释，同时也见出词人久伫凝睇的神态。

下片揭出春恨的真正原因是“青鸟不传云外信”。相传汉武帝在宫中，一日忽有一青鸟飞来，传书告知西王母将至。后不久，西王母果然驾临，身边另有二青鸟相伴。既然现在青鸟没来传信，那就说明词人与心上人失去了联络，故下句以“丁香空结”为喻，再次点明充溢于雨中和心上的“愁”字。丁香结在唐宋词中多被用来喻指因思念恋人而郁思难解。如牛峤《感恩多》云：“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末两句以景语收结，春水绿波，流向天际，暮色中尤见婉转凄迷。它既是词人“回首”所见之景，同时也是词人心中流淌不尽的愁思的物化形象。“三峡暮”使人想起《水经注·江水》所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使气氛更觉凄凉。以春水长流喻心中的愁思，后来李煜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的名句。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谓："其结句加'思悠悠'、'接天流'三字句，申足上句之意，以荡漾出之，较七字结句(如《浣溪沙》)，别有神味。"

摊破浣溪沙

菡萏[1]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2]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3]鸡塞[4]远，小楼吹彻[5]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注释】

1 菡萏：荷花的别名。

2 韶光：美好的时光。

3 梦回：梦醒。

4 鸡塞：即鸡鹿塞，汉时边塞名，故址在今内蒙古。这里泛指边塞。

5 吹彻：吹到最后一曲。彻，大曲中的最后一曲。

【赏析】

这首词也题作"秋恨"，是写一位思妇怀念远出在外的亲人的。词的上片对景抒情，主要通过思妇所见、所感来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前句是果，后句是因，一阵秋风带着愁意在绿波中兴起，莲花枯萎，莲香销尽，荷叶凋残。"香销"二字用来表现莲花的枯萎，既把莲花曾有过盛开时的清香四溢的情景

描绘出来，又把而今凋残殆尽的惨状写出。“愁”字融情于景，有词中人怨西风将“菡萏香销翠叶残”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论这两句词时曾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王国维用的是屈原《离骚》中“哀众芳之芜秽”，“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来评论这两句词的，因此词中的“愁”应含有“哀”和“恐”之意。残荷败叶、西风萧瑟，怎能不使人感伤万分呢！接下来“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写妇女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已经失去的美好时光，就像香荷翠叶一样香销叶残憔悴了。“不堪看”三字把目不忍睹这凄凉的秋景以免引起触景而伤感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了。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在评论这两句词时说：“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后主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意也。”所言极是。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中认为“不堪看”三字“较之李易安‘人比黄花瘦’句，诚觉有仙凡之别”。

词的下片写词中人思念丈夫之情。换头后以事写情。“细雨梦回鸡塞远”，写梦境。在睡梦中到了极远的边塞去寻找戍边的丈夫，醒来时只见细雨蒙蒙，却不见梦中的人儿，极写思念丈夫之情深，失望之甚，然则何以自遣之？吹笙以消忧。“小楼吹彻玉笙寒”写醒来时情景，思妇惆怅难遣，手捧着玉笙尽情倾诉。如此怅恨可解否？套曲吹彻玉笙寒凉更增凄苦酸涩之感。郁结难平，遂起身走到楼头，独倚阑干，但见夜色朦胧，秋雨蒙蒙，想起戍边远在塞外的丈夫，无限离愁别恨顿时涌上心头，不禁珠泪滚滚不绝。“细雨”两句从塞外到小楼，从梦境到梦醒，虽写闺怨之情，但意境开阔，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而王安石认为这两句词在后主“一江春水向东流”句之上。结句“倚阑干”，语意含蓄，留有余韵。

这首词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词中“菡萏”两句、“细雨”两句皆是名句，写情细腻，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吴梅《词学通论》称：“此词之佳，在于沉郁。”此论颇是。

李煜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徐州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961）在金陵即位，世称南唐后主。宋开宝八年（975），宋军攻破金陵。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后主工词，为五代大家，抒情寄意，径便婉转，纯任性灵，在婉约词史上有相当地位。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1]，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2]，只是朱颜改[3]。问君[4]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注释】

1 了：了结，完结。

2 雕阑玉砌：指远在金陵的南唐故宫。砌，台阶。

3 朱颜改：指人已衰老，寓物是人非之慨。

4 问君：作者自问。

【赏析】

相传李煜被俘北上后，痛楚伤怀，思念故国，“日夕只以泪洗面”。所作《虞美人》词，愁苦无限，宋太宗闻之大怒，遂命人将李煜毒死。由此可以推想词的潜在力量，同时也多少可以揣测出这首词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的缘由。

这首词写故国之思，当然摆脱不了对往日富贵荣华和宫闱秘事的追忆。但它在写法上相当精巧别致。词中写的，实际上是被俘后无数次绵绵不断的痛苦追忆中的一次。但由于借助了想象和感受，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追忆和痛苦的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春花秋月何时了”，本身就是带着内心的感触而发出的哀怨。“春花秋月”既是写眼前景状，又是写内心境况。春花自然美好，而秋月则未必与欢娱相连。中国古代一向写秋愁秋悲，以月色凄清写内心忧怨，所以“春花秋月”作为一种复杂情感的外观，正是把美好与忧愁相交揉，欢中有悲，愁中有悲。而且这悲是无时无刻不存在，这才会埋怨“何时了”。接下来的“往事知多少”，是对这种感情的具体充实和说明。本来，词人就难以忍受春花秋月，但它却偏偏与人意相违，又一次毫不顾惜地来到。“东风”即春风，“小楼又东风”就是在传报春天的信息。本来，词人已深深埋怨“何时了”，偏偏春天又来了，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因此，只能引起对故国往事的不堪回首。这是一种极为真实而又深切的感受。因为往事给人带来痛苦，所以告诫自己不要过于思念，但又不得不在明月之下凝眸远举，想象着月色之中迷离嵯峨的旧时宫阙，以及流落在那宫阙之中的风流残梦。

下片顺承而转，“雕栏玉砌”是写旧日宫殿的华美辉煌，自然

含有当时帝王生活的沉醉豪奢。这中间不无荒淫成分，但作为一种感情，它却包含着江山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意味，更可以引申出客观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变化无端。这或许也是这首词容易超出作者所咏、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的一个因素。"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千古流传的名句。不但写了愁思的静观之长，而且还暗含有愁思难御、浩浩长流的意思，有点像李白"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意蕴。这不可不说是其过人之处。

一般评论李煜词，喜欢讲其质朴无华，语言清新，自然神秀。这固然不错。但李煜词最为突出的特征大概还是其间的感情。王国维讲李后主词"不失其赤子之心"，"阅世愈浅，性情愈真"，"真所谓血书者也"(《人间词话》)。这正是抓住了李后主词感人至深的魅力所在。

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1]。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2]。别是一般[3]滋味在心头。

【注释】

1 锁清秋：深深被秋色所笼罩。

2 离愁：指去国之愁。

3 别是一般：亦做"别是一番"，另有一种之意。

【赏析】

词牌名《相见欢》，咏的却是离别愁。此词作于归宋入汴以后，

以景带情，语浅而工，绵邈悲咽，一片寂静当中，饱含动荡难平之凄苦、离乡去国之怆痛。

首句将人物引入画面。“无言”二字活画出词人的愁苦神态，“独上”二字勾勒出词人孤身登楼的身影，孤独的词人默默无语，独自登上西楼。神态与动作的描写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郁积的多少不能倾诉的孤寂与凄婉啊！“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寥寥十二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词人登楼所见之景。仰视天空，缺月如钩。“如钩”不仅写出月形，表明时令，而且意味深长：那如钩的残月经历了无数次的阴晴圆缺，见证了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今夜又怎能不勾起人的离愁别恨呢？俯视庭院，茂密的梧桐叶已被无情的秋风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几片残叶在秋风中瑟缩，怎能不“寂寞”情生。然而“寂寞”的又何止是梧桐？即使是凄惨秋色，也要被“锁”于这高墙深院之中。然而“锁”住的又何止是这满院秋色？落魄的人、孤寂的心、思乡的情、亡国的恨，都被这高墙深院禁锢起来，此景此情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煜用“丝”来比喻“离愁”，别有一番新意。然而丝长可以剪断，丝乱可以整理，而那千丝万缕的“离愁”却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么，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心中涌动着怎样的离愁别绪呢？是追忆“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的荣华富贵，是思恋“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破阵子》）的故国家园，还是悔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帝王江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李煜已是亡国奴、阶下囚，荣华富贵已成过眼烟云，故国家园亦是不

堪回首，帝王江山毁于一旦。阅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这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

末句紧承上句写出了词人对愁的体验与感受。以滋味喻愁，而味在酸甜之外，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别是”二字极佳，昔日唯我独尊的天子，如今成了阶下囚徒，备受屈辱，遍历愁苦，心头郁结的是思、是苦、是悔，还是恨……恐怕词人自己也难以说清，又岂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呢？若是常人，倒可以号啕倾诉，而李煜不能。他是亡国之君，即使有满腹愁苦，也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眼望残月如钩、梧桐清秋，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

这首词纯用白描的手法、通俗的语言写眼前景、身边事、心中情，毫不费力地把别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1]，车如流水马如龙[2]，花月正春风。

【注释】

1 上苑：即上林苑，汉武帝时皇家园林。此处泛指皇家的花园。

2 车如流水马如龙：极言车马众多。

【赏析】

这首《望江南》通过对梦境中游上苑的描写，表现了词人囚居汴京时的哀痛心情。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总领全词，点明主旨，句意是：一切的悲愤，都来自昨夜梦中之事。前句表示结果，后句表示原因。而昨夜梦中之事，又来自日有所思，寥寥八字将日夜思念、悲愤交加、郁悒难解的心情概括地描述出来。然而昨夜在梦中所见究竟是何事?也就是词人白日所思念的是何事?“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在梦境中又重现了昔日南唐春季去游上苑时的欢乐情景。那种豪华景象仍是帝王家的气派，乘载国主国后、王公大臣、嫔妾宫女的华辇像流水一样，骏马连成一条龙，是何等的煊赫；当时又值春风微拂、花好月圆之时，又是何等的惬意！短短三句不仅具体而形象地将梦中之事描写出来，并抒写出留恋旧时之情。这种以乐写悲的对比手法，不仅表现了词人重温旧时帝王之梦的悲恨，同时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这种悲愤的情感被词人概括为一个“恨”字，表现了词人抱恨终生的强烈情感。

这首记梦小词，是李煜降宋被囚后的作品。抒写了梦中重温旧时游娱生活的欢乐和梦醒之后的悲恨。以梦中的乐景抒写现实生活中的哀情。“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游乐时环境的优美，景色的绮丽，倾注了词人对往昔生活的无限深情。这首小词，“深哀浅貌，短语长情”，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峰。“以梦写醒”、“以乐写愁”、“以少胜多”的高妙手法，使这首小词获得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生命。

清平乐

别来春半[1]，触目柔肠[2]断。砌[3]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4]，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5]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注释】

1 春半：春天的一半。

2 柔肠：一作“愁肠”。

3 砌：台阶。

4 无凭：没有凭据。此处指没有书信传递。

5 恰如：又作“却如”、“怯如”。

【赏析】

这是一首怀人词。是后主思念其入宋的弟弟从善而作，为中期作品。

上片写离别。李煜采用了错落有致的笔法，于情景交融中抒发深切的离情。起笔即一个“别”字，直点主题。春天本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应该是处处阳光明媚，生机盎然，可是皆因一个“别”字，使人触目皆伤，柔肠寸断。“别来春半”，可以解释为自从离别春已过半，也可以解释为相别已经有半个春天，两种理解可并存。总之，是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大半，触目所及的，是如雪般纷纷落下的梅花。而梅乱如雪，乱如作者此时的心情。梅花落在身上，

刚拂去又落满身。实则作者想拂去的不是落梅而是那满怀的思念。可它却如落梅般纷纷扬扬，想克制，却挥之不去，散了又来。更添无奈。

下片写思人。“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别后经春，而惦念的人却没有任何消息。不但雁书不传，连梦见也不可得。因为相隔太遥远了。其实，梦不成并非因为路途遥远思念无法到达，怨路途遥远而梦不成似乎无理。但正是这种无理，反映了作者万般无奈、不知如何排遣的心情。最后以一个精典的譬喻做结——“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离恨如同连绵不绝的春草一般，更行更远，没有止境。

这首词多采用白描手法，语言清新淡雅，不假雕琢，恰如清水芙蓉，天然成姿。字字写物，句句写景，可是我们却能感受到字字句句都是在写人心。用清新淡雅的语言表达迂回曲折的复杂心情，故能取得清而不淡的动人魅力。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沉埋[1]，壮气蒿莱[2]。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注释】

1 “金锁”句：指宫殿楼宇久无人住，已变得荒凉破败，为尘土所掩蔽。金锁，即雕镂于宫门上的金色连锁花纹，此代指

南唐宫阙。

2 壮气蒿莱：王气尽失，唯野草丛生。壮气，即王气，古时迷信说法，一种表明帝王气数的神秘征候。

【赏析】

这首词作于李煜被囚汴京期间，抒发了由天子降为臣虏后难以排遣的失落感，以及对故国的深切眷念。

上片写难遣的哀愁和寂寞的生活。“往事只堪哀”，是说想起往事就悲哀，而不是说想起悲哀的往事。后主被俘入宋后，总是难忘故国的“往事”。《虞美人》词说“往事知多少”，《菩萨蛮》词说“往事已成空”，他的“往事”是指过去欢乐的“往事”。如今触目皆悲，所以想起欢乐的往事，倍增伤感。下句写现在，面对此景，愁绪难排。这两句以往事、此景为线索，写出了哀愁的由来，并点出哀愁之浓。作者一开头就直抒悲怀，以悲哀的气氛笼罩全篇。“秋风”句写院中小景，也是写生活的凄寞。“秋风”点明当时时令，增加了萧瑟之感。“庭院”点明现在住所已非宫殿，而是小院。“藓侵阶”则取院中台阶长满青苔这一小景，形象地写出了院子的荒凉，衬托出作者长期被冷落、行动不自由的处境。“一桁”两句写当时实况，也是写自己心情。据宋人王铚《默记》记载，后主在汴京的住处，每天都有“一老卒守门”，并“有旨不得与外人接”。李煜在汴京，实际是被软禁的囚徒。他明明知道没有人愿意来看望他，也没有人敢来看望他，却偏偏说“终日”有“谁来”。他是在失望中期盼，在期盼中绝望，这就是李后主的心态。上句接开头，有层次地由小院、台阶写到屋里。“不卷”前面再冠之以“闲”，表明亦无人进屋，突出了生活的惨淡凄冷。下句直抒感慨，为上面写景作结，

悲愤难平。

下片写对往事的哀叹和回顾。"金锁已沉埋"指想象中殿宇已荒凉，已为尘封土掩。"壮气蒿莱"，"壮气"即"王气"，当年偏安一隅的那点帝王气数已尽，旧时宫苑恐怕早已是荒草没径，狐兔出没，不堪回首了。"晚凉"句绘出一幅晚秋的夜空图。"晚"点明时间，"凉"与上片的"秋"呼应，亦写出作者心中的悲凉。"天净"写夜空如洗，万里无云。"月华开"写月光如银，洒满天际。"想得"两句遥想故国，不胜感慨。上句"玉楼瑶殿"指作者曾寻欢作乐的南唐故宫，"影"与"月华"呼应；下句"秦淮"用河名指代金陵故国，"空照"写出了作者的哀叹和感慨。皓月如常，玉楼瑶殿、千古秦淮亦无变化，由于江山易主，人事全非，徒"空照"而已。

作者在词中直泻胸臆，各有侧重。有哀愁："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有哀怨："终日谁来？"有哀叹："金锁已深埋，壮气蒿莱。"全词感情深沉，哀绪不断。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1]，春意阑珊[2]。罗衾不耐五更寒[3]。梦里不知身是客[4]，一晌贪欢[5]。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注释】

1 潺潺：形容雨声。

2 阑珊：衰残。一作"将阑"。

3 罗衾（qīn）：绸被子。不耐：受不了。一作“不暖”。

4 身是客：指被拘汴京，形同囚徒。

5 一晌：一会儿，片刻。贪欢：指贪恋梦境中的欢乐。

【赏析】

此词上片用倒叙手法，帘外雨，五更寒，是梦后事；忘却身份，一晌贪欢，是梦中事。潺潺春雨和阵阵春寒，惊醒残梦，使抒情主人公回到了真实人生的凄凉景况中来。梦中梦后，实际上是今昔之比。写梦中之“欢”，谁知梦中越欢，梦醒越苦，不着悲、愁等字眼，但悲苦之情可以想见。李清照在《声声慢》中这样写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愁情毕现。“帘外雨潺潺”，这雨似乎更是词人心间下起的泪雨；“春意阑珊”，春光无限好，可是已经衰残了，就像美好的“往事”一去难返；“罗衾不耐五更寒”，禁不住的寒意不仅来自自然界，更来自凄凉孤冷的内心世界。

下片首句“独自莫凭栏”的“莫”字，有入声与去声（暮）两种读法。作“莫凭栏”，是因凭栏而见故国江山，将引起无限伤感；作“暮凭栏”，是晚眺江山遥远，深感“别时容易见时难”。两说都可通。李商隐曾在《无题》诗中写下“相见时难别亦难”，表达了人们普遍的情感。降宋后被掳到汴京，告别旧都金陵是多么难舍难离，《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中“最是仓皇辞庙日”一句表达的正是这种情感。这里却说“别时容易”，可见“容易”是为了突出一别之后再见之难；“见时难”似也包含着好景难再的感慨。

“流水落花春去也”，与上片“春意阑珊”相呼应，同时也暗喻来日无多，不久于人世。“天上人间”句，颇感迷离恍惚，众说纷

纭。其实语出白居易《长恨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天上人间”，本是一个专属名词，并非天上与人间并列。李煜用在这里，似指自己的最后归宿。

这首词表达惨痛欲绝的国破家亡的情感，真可谓“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千古哀音”。这种真挚的情感源于后主的一片“赤子之心”(《人间词话》手稿之一〇五),“真所谓血书者也”(《人间词话》手稿之一〇七)。词的格调悲壮，意境深远，突破了花间词派的风格，所以王国维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手稿之一〇四)

顾夐

顾夐，生卒年不详。前蜀时，给事内廷，擢茂州刺史。后蜀时累官至太尉。善填各种结构上迥然不同的词，词风绮丽却不浮靡，意象十分清新生动，情致极其悱恻缠绵。有些词作还化用口语，朗朗上口，增加了诙趣和可读性。顾夐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词工巧匠，其填词之用语和手法都很值得研究借鉴。《花间集》收录其词五十五首，尽是佳作。

诉衷情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1]，月将沉。争忍[2]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注释】

1 眉敛：即皱眉。

2 争忍：怎忍。

【赏析】

这首词通过女主人公口语式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作为一个闺中弱女子被负心人所折磨而带来的心灵创伤，表现了旧社会的情爱悲剧。主人公怨中有爱，爱怨兼发，心情复杂。作品在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上别具匠心，深得后代词评家的赞赏。

这是一首单调小令。开头五句，奏的是感情音响的主旋律——怨。“永夜”两句，就悬想负心人行踪着笔。“长夜漫漫，负心人啊，你抛下我到哪里去了？”自问还复自答：“音信已绝，奈何！”着一“绝”字，点出薄幸者之寡信绝情。“香阁掩”三句，就闺中人己方情况着笔，从环境描写（闺门紧闭）、表情描写（眉头紧皱）、时间推移（斜月将落、长夜将尽）这三个方面，写出了终宵坐候之难耐。以上可归结到一点——对薄幸者之怨。

“争忍”句以下写心池又起新澜。“争忍”两句是第一个浪头，特点是思之不已，爱怨兼发。“争忍不相寻”这一句心灵独白，表明她怨中有爱，情丝难解。但稍加推究，闺门紧闭，室内一目了然，有何可寻？“寻”这一动作，正好显示她已陷于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等到她头脑稍为清醒，又得面对令人心碎的现实——孤衾独处，因而“怨”字又重上心头。“换我心”三句是第二个浪头，特点是情之所钟，忽发痴语。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曾指出：“顾太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袭此。”徐山民句中之“移”字，倒也深得顾词“换”字之真谛。换心者，移心之谓也。主人公是多么希望把自己的一颗心移置在对方的心腔里，以取得对方对自己思念之深的理解啊！就事论事，移心之说似属无理，而主人公发此痴想，却正好显示其爱之深、其情之真，此即所谓“无理而有情”。当然尽管如此，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明汤显祖在《花间集》评本中曾一语道破：“若到换心田地，换与他也未必好。”但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却十分明朗，同情完全放在被折磨被损害的弱女子这一边，这也就从侧面鞭挞了薄幸之徒。

顾夐此词以善作情语著称。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将此词作为“有专作情语而绝妙者”的显例之一，并且说“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足见评价之高。

张泌

张泌，生卒年不详。字子澄，淮南人。初官句容县尉，上书陈治道，南唐后主征为监察御史，累官至内史舍人。随后主归宋，初入史馆，迁虞部郎中。后归居毗陵（今江苏常州）。现存词二十七首。其作大多为艳情词，风格介乎温庭筠、韦庄之间。用字工炼，章法巧妙，描绘细腻，用语流便。

浣溪沙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赏析】

这首词写一个少年对一个陌生女子的追求，描写生动别致。

首句直接交代时间、地点和事件，虽然只写了少年追逐香车，蕴含却极丰富。下面由东风揭帘，引出女子对少年的盈盈一笑。这笑是含情的表示，表明女子在郊外遇到少年时，心里也有好感，而且她已察觉出少年对她的追求，因而已在暗中注意他的行动，少年追逐香车的情形，她在帘后已看得清清楚楚。东风不过是偶然的因素，之前从郊野到入城的过程中，也会有风揭绣帘的时候，女子之所以未作表示，是要看看少年能追多远，亦即他对自己的感情究竟是浅是深。入城之后，女子已见少年之深情，而此时已是傍晚，夜

幕降临，自己即将到家，再不作出表示，以后就没机会了。明乎此，则知即令此时风不揭帘，女子也将以手褰帘，回眸一笑，以目传情。“慢”既写女子之矜持，亦暗示其胸有成竹，仿佛是在对少年说：你的种种表现，我早就看在眼里了。此句既写其美丽，又写其狡黠聪慧。无怪少年迷恋之甚。

女子的表示使少年欣喜，也使他着急：两人未交一言，一切情况都不清楚，就这样分手，今后咋办？女子的一笑使他胆子更壮，以前是在后面追逐，这时干脆佯装酒醉，凑上去依傍香车而行，想同女子搭腔。女子觉得这样未免太鲁莽了，于是轻声埋怨他太轻狂。实际仍然是含情的一种表示。

这首词通过动作和言语，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少年大胆直率，女子比较含蓄，切合通常男女的不同特征。尤其是少年追求女子这种特别方式，词中确实少见。

敦煌曲子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批唐人写卷，其中有不少曲子歌词，世称敦煌曲子词。其写作时间，大抵起自盛唐，迄于五代。大多为无名氏所作。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抒情坦率自然，风格清新爽朗。用方言押韵，多衬字，不为格律所束缚，保持着早期民间词的特色。今人辑有《敦煌曲子词集》。

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1]现，北斗[2]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注释】

1 参（shēn）辰：两星宿名。参，即参宿，在西方；辰，即心宿，在东，彼此互不相见，更不可能在白天同时出现。

2 北斗：由七星组成。呈斗形，位于北极附近，故名。

【赏析】

这首词的特色在于热烈奔放，不假掩饰，其直率大胆和汉乐

府《上邪》极为相似，其诗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此词的抒情主人公是在两情最为浓烈与炽热的欢娱之际向对方陈词的。发愿于"枕前"，表明他们是已结连理的伉俪。而所发誓愿多达"千般"，则见出主人公发愿时为激情所驱滔滔不能自已，作者再现于笔端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片言只语罢了：他时而指譬日月星辰（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三更见日头），时而引喻河流山川（青山烂、黄河枯），时而又从生活中信手拈来实例（水面上秤锤浮），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绝无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借以比况拳拳爱心的坚贞不渝，是极为确切而又富于联想的。作者省略了比喻之词，而直接托出喻体，一气排开，直贯到底，不稍停顿，使人于目不暇接之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复以"且待"、"直待"、"且待"等词语联缀其间，层层加重，强化语气。起誓者以迅捷的旋律、激切的口吻博取对方的信任。至于结局如何，未及一字，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唯其如此，探究其意境之所在，歧义遂生。俞平伯《唐宋诗词选释》说："这篇选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有的事作为比喻，和汉乐府《上邪》相似。但那山盟海誓是直说，这里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歌词的底蕴。"信誓旦旦"，徒托空言，乃是"二三其德"的伪君子所惯用的伎俩。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对这一类型的负心汉作过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这首词对儇薄寡信者始乱终弃的卑劣行径提出指控，隐喻"悔不当初"的感喟。其表达方式却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诡

喻奇譬，开元曲修辞之异彩。为表情达意，多用衬字，如上片第三句中的“上”和第四句中的“直待”和下片第四句中的“且待”。这些都保留了民间词质朴的特色和早期歌词尚未定型的原始形态。

杨柳枝

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

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微尘。

【赏析】

《杨柳枝》即隋曲《柳枝》。盛唐以前，贺知章等已早有作，即用《杨柳枝》调名。德宗贞元年间，白居易翻为新声，有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我新翻《杨柳枝》。”演为健舞，并未添声加衬，仍然是七言四句声诗。歌舞《杨柳枝》风靡朝野，远及边陲。上至帝王，下至儿童，影响广远。仄起、平起皆有，亦有拗体。迄于晚唐、五代，其风未替。带有和声者，为别体。晚唐温庭筠有《新添声杨柳枝》，但歌词还是作七言四句。于和声之外又加衬字而成长短句者，始见于此词，所加衬字四五言不等。直到五代张泌、顾夐仿作，于每句之下各加三字句各一，乃著为定格。可见这首词是由和声衬字衍为长短句歌词的雏形，为研究《杨柳枝》词调的嬗变提供了原始的文字记录。

此词格体与敦煌写卷中《十无常》近似。《十无常》谓大千世界生灭都是刹那间事，迁留不住，变幻无常，劝导善男信女看破红尘。此词内容也与之大致相同。词中慨叹人生之须臾，而羡慕

月亮的长存，表达了在古代社会中常会浮现于一些人心头的带有消极色彩的一种人生观。在遣词造句上，此词一句之中同一字用上两、三、四次，以强化词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比较别致，别具一格。

寇准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授大理寺评事，知巴东县。真宗时官至宰相，封莱国公。后贬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卒于贬所，谥忠愍。著有《寇莱公集》。存词五首。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1]满汀洲人未归。

【注释】

1 蘋：一种生在水中的蕨类植物。

【赏析】

寇准的《江南春》词共有两首，是寇准的名作，当作于知巴东时。后一首又题作《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遗妍，因书一绝》。宋人诗话中常把这两首同时称引。文莹《湘山野录》说，寇准"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二绝云云"。确如文莹所说，寇准诗中多描摹迷离凄艳的景色，表现惆怅感伤的情思，一派优柔凄婉的笔调。这与寇准宰相的身份、刚毅果敢的性气颇为不合，对此宋人多表不解。南宋胡仔说："忠愍诗思凄惋，盖富于情

者。如《江南春》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言谈中不无惋惜遗憾。范雍序文中谈道：“人曰，少贵无不足者，其摅辞，绮靡可也，气焰可也，惟不当含凄尔。”当时人认为，寇准之所以暮年被贬流落不归，其命运早已在早年诗歌的情调感伤中有所预兆，希望引以为戒。僧人文莹则说：“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殊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

此词起首四句勾勒出一幅江南暮春图景：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柔条飘飘。那绵绵不尽的萋萋芳草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在夕阳映照下，孤零零的村落阒寂无人，只见纷纷凋谢的杏花飘飞满地。以上四句含有丰富的意蕴和情思。“波渺渺”，水悠悠，含有佳人望穿秋水的深情。“柳依依”，使人触目伤怀，想起当年长亭惜别之时。“孤村”句说明主人公心情之孤寂，“斜阳”句则包含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和感伤。

结拍两句承前面写景的层层渲染铺垫，直抒胸臆，情深意挚，将女主人公的离愁抒写得淋漓尽致，使人感觉到她的青春年华正在孤寂落寞的漫长等待中流逝。

清人刘熙载说：“词有点有染……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艺概》）此词前四句写了绿波、杨柳、孤村、芳草、斜日、杏花六种事物，描绘出一幅江南暮春图，为女主人公抒发离情别绪安排了一种孤寂落寞的氛围，是染；后二句点明立场，说明肠断的原因是因为春色已暮而游子未归，是点。但

不论是染还是点，都贯穿着一条暮春怀人的线索，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他语相隔”，因此诗情画意，水乳交融，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钱惟演

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归宋，累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善诗词，是“西昆体”主要诗人之一，风格清新、婉转，诗词在宋初均有一定影响，存词两首。

木兰花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1]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2]惟恐浅。

【注释】

1 鸾镜：据刘敬叔《异苑》记载：罽宾王有鸾，三年不语；夫人曰：“闻鸾见影则鸣。”乃悬镜照之，中宵一奋而绝。故后世诗文往往称镜为鸾镜，含离愁别恨之意。

2 芳尊：精致的酒器。此处代指美酒。

【赏析】

《木兰花》即《玉楼春》之异名。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极力廓清刘氏势力。钱惟

演为刘氏姻亲，在劫难逃。同年九月，钱被罢平章事要职，贬崇信军节度使，谪居汉东，词即作于此时。

上片起首两句，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声形兼备，富于动感地描绘春景，勾勒出一幅城头上莺语阵阵、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渺、春水拍岸的图画，使读者隐然感觉到主人公的伤春愁绪，从而为下文的遣怀抒情作好了铺垫。上片结末两句转而抒情，言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词人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情致极为凄婉。此二句由景入情，词意陡转，波澜突起。

过片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感叹老之已至，抒写了词人无可奈何的伤感情怀。从中可以窥见，一贬汉东，默默无闻，大势已去，这对于曾经"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的作者来说，打击是多么巨大。

结拍两句将借酒浇愁这一司空见惯的题材赋予新意，敏锐而恰切地扣住词人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这一细节，形成强烈反差，由景入情，画龙点睛，传神地抒发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

词中以极其凄婉的笔触抒写了作者的垂暮之感和政治失意的感伤。作品中的"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意象无不充满绝望后的浓重感伤色彩，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的艺术特色。

林 逋

林逋（967～1029），字君复，卒谥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孤贫力学，漫游于江淮一带。后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终身不仕，也不婚娶，时人称其“梅妻鹤子”。其词风格淡远，内容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有《和靖集》，存词四首。

长相思

吴山[1]青，越山[2]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3]，妾泪盈。罗带同心结[4]未成，江头潮已平[5]。

【注释】

1 吴山：泛指钱塘江北岸群山。

2 越山：泛指钱塘江南岸群山。

3 泪盈：含泪欲滴。

4 同心结：将罗带系成连环回文样式的结子，象征定情。

5 潮已平：指江水已涨到与岸相齐。

【赏析】

此词采用民歌中常见的复沓形式，以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节奏和清新优美的语言，托为一个女子声口，抒写了她因爱情生活

受到破坏，被迫与心上人在江边诀别的悲怀。

上片起首两句，用民歌传统的起兴手法，叠下两个“青”字，色彩鲜明地描画出钱塘江两岸山明水秀的江南胜景。接下来两句，以拟人化手法移情寄怨，借青山无情反衬离人有恨，深切道出了有情人诀别时的痛苦。

过片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写行者与送者。临别之际，泪眼相对，哽咽无语。结拍两句含蓄地点出了他们悲苦难言的底蕴，并以分别后的一江恨水抒写有情人的离情别绪。古代男女定情时，往往用丝绸带打成一个心形的结，叫做“同心结”。“结未成”，喻示他们爱情生活横遭不幸。不知是什么强暴的力量，使他们心心相印而难成眷属，只能各自带着心头的累累创伤来此洒泪而别。这两句以景语作结，创造出一个隽永空茫、余味无穷的意境。

这首小令把男女的恋情、别情写得缠绵悱恻，堪称为语浅情深、节短韵长的佳作。清人彭孙遹在《金粟词话》中指出：“林处士妻梅子鹤可称千古高风。乃其《长相思》惜别词云云，何等风致。闲情一赋，讵必玉瑕珠颣耶。”王方俊《唐宋词赏析》云：“这首短词，寓情于景，将送行妇女的离愁别恨融于对山水无情的怨意之中，别具一格。”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任陕西四路宣抚使等职。范仲淹曾在西北戍边多年，对抵御西夏入侵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庆历新政”的主要倡导者。有《范文正公集》，存词六首，或写边塞风光，或抒羁旅情怀，对后世均有影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1]，追旅思[2]，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注释】

1 黯乡魂：因怀念家乡而心神悲伤。黯，形容心神悲伤，江淹《别赋》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句。

2 追旅思：抛不掉羁旅之愁思。追，追随，可引申为纠缠。

【赏析】

此词以低回婉转、沉雄刚健的笔触抒写了羁旅相思的情怀。上

片起首两句点明节令，“碧云天，黄叶地”一起，“大笔振迅”（《谭评词辨》），从高低两个角度描绘出寥廓苍茫、衰飒零落的秋景。“碧云”、“黄叶”最能体现秋景的特征。词人大处着眼，只用六个字就高度概括地勾勒出一幅高远澄明、衰飒寥落的天地秋色图，意境阔大。三、四两句，从碧天广野写到遥接天地的秋水。秋色，承上指碧云天、黄叶地。这湛碧的高天、金黄的大地一直向远方伸展，连接着天地尽头的淼淼秋江。江波之上，笼罩着一层翠色的寒烟。烟霭本呈白色，但由于上连碧天，下接绿波，远望即与碧天同色而莫辨，如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所以说“寒烟翠”。“寒”字突出了这翠色的烟霭给予人的秋意感受。这两句境界悠远，与前两句高广的境界互相配合，构成一幅极为寥廓而多彩的秋色图。

上片结尾三句进一步将天、地、山、水通过斜阳、芳草组接在一起，景物自目之所及延伸到想象中的天涯。这三句在写景中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芳草”在古代诗词中是别情的诱发物，“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皆是。着一“情”字，更为上片的写景转为下片的抒情作了有力的渲染和铺垫。

过片紧承芳草天涯，直接点出“乡魂”、“旅思”。乡魂，即思乡的情思，与“旅思”意近。两句是说自己思乡的情怀黯然凄怆，羁旅的愁绪重叠相续。下片三、四两句，表面上看去，好像是说乡思旅愁也有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们无时无刻不横梗心头。如此写来，使词的造语奇特，表情达意更为深切婉曲。“明月”句写夜间因乡思旅愁而不能入睡，尽管月光皎洁，高楼上夜景很美，也不能去观赏，因为独自一人倚栏眺望，更会增添怅惘之情。不“倚

楼”最多只能不增愁，却不能销愁，词人便只好借酒消愁了。但酒一入愁肠，却都化作了相思之泪，欲遣相思反而更增相思之苦了。这两句和李白诗“举杯销愁愁更愁”意思相同，但在表现上更为形象、新颖、深细。由“酒入愁肠”再深一层转为“相思泪”，意蕴曲折深厚。在另一首《御街行》中，作者就“酒”与“泪”再构佳句：“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则比这两句设想更加新奇，言情也更加凄切。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本是词中常见的结构和情景结合方式。这首词的特殊性在于丽景与柔情的统一，即阔远之境、秾丽之景与深挚之情的统一。写乡思离愁的词，往往借萧瑟的秋景来表达，这首词却反其道而行之，景色写得阔远而秾丽。它一方面显示了词人胸襟的广阔和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反过来衬托了离情的可伤；另一方面又使下片所抒之情显得柔而有骨，深挚而不流于颓靡。

御街行

纷纷坠叶飘香砌[1]。夜寂静，寒声碎[2]。真珠[3]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花如练[4]，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5]，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注释】

1 香砌：花坛。

2 寒声：寒风吹动落叶的声音。寒声碎，指带寒意的秋声凄凄切切、时断时续。

3 真珠：即珍珠。

4 练：白色的丝绸。

5 攲：倾斜。形容斜靠枕头。

【赏析】

这首词，一本题作《秋日怀旧》，点明时间是秋天，主旨是怀旧。从"真珠帘卷玉楼空"、"谙尽孤眠滋味"看，所怀之"旧"，显然是人，而且是一个多情的女子。范仲淹曾任三军统帅、执政宰相，是一个壮怀激烈的伟丈夫，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同时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词人。此词情致哀婉，正如许昂霄《词综偶评》所云："铁石心肠之人亦作此销魂语。"

词的上片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一叶落而知秋"，词人先从落叶写起，枯黄的落叶轻盈地落在地上，轻而细碎，然而词人仅凭耳朵就能将这些轻细的声音听出来，说明词人的内心极度孤寂，也反衬了夜的寂静。声音本是无知无觉的，可词人再在其前冠以"寒"，意在告诉读者这细碎的声响不仅带着寒冷的秋意，更传达着词人落寞的心境。因此，词的开头词人通过对秋声秋色的描绘，渲染出秋夜寒寂的景象，为全词奠定了悲凉的基调。卷起珠帘，观看夜色，只见天色清淡如洗，星河如瀑，飞泻远方。词人本是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刚毅男子，然而，在这空寂的天宇下，皎皎的明月中，又怎能不触发他内心世界的幽邈情思呢？因此，接下来就抒写了词人的落寞之情：年年到了今夜，月光皎洁如练，可惜意中人远在千里之外，不能陪伴自己共赏美景，实在令人惆怅不已。此时感情的激流汹涌澎湃，以景寓情的手法已不能淋漓尽致地抒发内心的情感，于是词人在下片中采用了直接抒情的手法倾

吐愁思。

下片抒写词人长夜不寐，无法排遣幽愁别恨的情景和心态。因思念的人儿不见，词人只好借酒浇愁，可愁到深处，已是肠断，酒也无法来麻醉，酒尚未饮下，已先化作了眼泪。比起入肠化泪，更进一层，足见词人愁思之厚重，情意之凄切。浓浓的愁苦，本已侵扰着离人，可一盏如豆的青灯忽明忽暗，与室外月明如昼两相映衬，自然更添凄凉，倍加酸楚，使人无法入睡。因而只能斜靠枕头，寂然凝思，黯然神伤。“谙尽”与上片的“年年”遥相呼应，再次说明愁绪由来已久，因此这怀旧之事，是无法回避的，不是在心头萦绕，就是在眉头攒聚。“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两句，别出新意，可见其艺术匠心。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即深受其启迪。总之，词的下片由景入情，情景交融，层层递进，反复咏叹，语直情真，悲凉凄切。

柳永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屡举不第，流连坊间，为乐工妓女撰写歌词，自谓"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考取进士，曾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又因排行第七，称柳七。他是北宋专力写词的第一人，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与革新，"掩众制而尽其妙"（胡寅《题酒边词》）。他在扩大词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表现手法上都有杰出贡献，奠定了宋词昌盛的基础。柳词今传二百一十二首，工于羁旅行役，也多描绘歌伎生活与城市风光之作。时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之称。有《乐章集》。

雨霖铃

寒蝉凄切[1]，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2]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3]。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4]，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5]，更与何人说？

【注释】

1 凄切：凄凉急促。

2 都门：指汴京。帐饮：设帐置酒宴送行。

3 凝噎：喉咙哽塞、欲语不出的样子。

4 经年：年复一年，或经过若干年。

5 风情：风流情意。

【赏析】

此词为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也是柳词和宋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

起首三句写别时之景，点明了地点和节序。《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寒蝉鸣。"可见时间大约在农历七月。然而词人并没有纯客观地铺叙自然景物，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融情入景，暗寓别意。秋季、暮色、骤雨、寒蝉，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凉。"对长亭晚"一句，中间插刀，极顿挫吞吐之致，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凄凉况味。这三句景色的铺写，也为后两句的"无绪"和"催发"设下伏笔。"都门帐饮"，语本江淹《别赋》："帐饮东都，送客金谷。"恋人在都门外长亭摆下酒宴给他送别，然而面对美酒佳肴，词人毫无兴致。接下去说"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完全是写实，然却以精练之笔刻画了典型环境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舟催发，这样的矛盾冲突何其尖锐！这里的"兰舟催发"，以直笔写离别之紧迫，虽没有含蕴缠绵韵致，却直而能纡，更能促使感情的深化。于是后面便迸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二句。寥寥十一字，语言通俗而感情深挚，

形象逼真，如在目前。真是力敌千钧！词人凝噎在喉的是“念去去”二句的内心独白。“千里”以下，声调和谐，景色如绘。既曰“烟波”，又曰“暮霭”，更曰“沉沉”，着色一层浓似一层；既曰“千里”，又曰“阔”，一程远似一程。道尽了恋人分手时难舍的别情。

上片正面话别，下片则宕开一笔，先作泛论，从个别说到一般。“多情自古伤离别”意谓伤离惜别自古皆然。接着以“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一句，则极言时当冷落凄凉的秋季，离情更甚于常时。“清秋节”，映射起首三句，前后照应，针线极为绵密；而冠以“更那堪”三个虚字，则加强了感情色彩，比起首三句的以景寓情更为明显、深刻。“今宵”两句蝉联上句而来，是全篇之警策。成为柳永光耀词史的名句。这两句本是想象今宵旅途中的况味，遥想不久之后一舟临岸，词人酒醒梦回，却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柳，一弯残月高挂杨柳梢头。整个画面充满了凄清的气氛，客情之冷落，风景之清幽，离愁之绵邈，完全凝聚在这画面之中。这句景语似工笔小帧，无比清丽。“此去经年”四句，改用情语。他们相聚之日，每逢良辰好景，总感到欢娱；可是别后非止一日，年复一年，纵有良辰好景，也引不起欣赏的兴致，只能徒增惆怅而已。“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以问句归纳全词，犹如奔马收缰，有住而不住之势；又如众流归海，有尽而未尽之致。

此词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在艺术上颇具特色，成就甚高。早在宋代，就有记载说，以此词的缠绵悱恻、深沉婉约，“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格调的形成，有赖于意境的营造。词人善于把传统的情景交融的手法运用到慢词中，把离情别绪的感受通过具有画面性的境界表现出来，意

与境合，构成一种诗意美的境界，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蝶恋花[1]

伫倚危楼[2]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3]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4]图一醉，对酒当歌[5]，强乐[6]还无味。衣带渐宽[7]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注释】

1 此词原为唐教坊曲，调名取自简文帝“翻阶蛱蝶恋花情”句。又名《鹊踏枝》、《凤栖梧》等。双调，六十字，仄韵。

2 危楼：高楼。

3 黯黯：迷蒙不明。

4 拟把：打算。疏狂：粗疏狂放，不合时宜。

5 对酒当歌：语出曹操《短歌行》。当，与“对”意同。

6 强：勉强。强乐，强颜欢笑。

7 衣带渐宽：指人逐渐消瘦。语本《古诗》：“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赏析】

这是一首怀人词。上片写景，又带写情。登高望远，春风微吹，春草无边使人黯然愁生，一抹残照更触动凄凉孤寂之感。王夫之《姜斋诗话》说“一切景语皆是情语”，这首词正是通过景，以特定的环境，表现伤愁、惆怅与无法排遣的别情。

开篇写登高望远，离愁油然而生。“伫倚危楼风细细”，“危楼”，暗示抒情主人公立足既高，游目必远。“伫倚”，则见出主人公凭栏之久与怀想之深。但始料未及，“伫倚”的结果却是“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春愁”，即怀远盼归之离愁。不说“春愁”潜滋暗长于心田，反说它从遥远的天际生出，一方面是力避庸常，试图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增加画面的视觉性与流动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春愁”是由天际景物所触发。接着，“草色烟光”句便展示主人公望断天涯时所见之景。而“无言谁会”句既是徒自凭栏、希望成空的感喟，也是不见伊人、心曲难诉的慨叹。“无言”二字，若有万千思绪。

下片写主人公为消释离愁，决意痛饮狂歌，“拟把疏狂图一醉”。但强颜为欢，终觉“无味”。从“拟把”到“无味”，笔势开阖动荡，颇具波澜。歇拍“衣带渐宽”二句以健笔写柔情，自誓甘愿为思念伊人而日渐消瘦与憔悴。“终不悔”，即“之死无靡它”之意，表现了主人公的坚毅性格与执著的态度，词境也因此得以升华。

贺裳《皱水轩词筌》认为韦庄《思帝乡》中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诸句，是“作决绝语而妙者”；而此词的末二句乃本乎韦词，不过“气加婉矣”。其实，冯延巳《鹊踏枝》中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虽然语较颓唐，亦属其类。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语》中谈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被他借用来形容“第二境界”的便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概正是柳永的这两句词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著态度。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1]。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2]，腻云亸[3]，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4]，拘束教吟课。镇[5]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注释】

1 是事可可：凡事不在意，一切事全含糊过去。

2 暖酥消：脸上搽的油脂消散了。

3 腻云亸：头发散乱。亸，下垂貌。

4 蛮笺象管：纸和笔。蛮笺，古代四川产的彩色笺纸；象管，象牙做的笔管，代指毛笔。

5 镇：镇日，整天。

【赏析】

这首词以代言体的形式，为不幸的歌伎低诉内心的痛苦，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歌伎的深怜痛惜，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是不为正统文人所认同的。相传柳永曾去拜访晏殊，晏殊就以这首词中“针线闲拈伴伊坐”相戏，足见两者艺术趣味之迥异。

这首《定风波》表现的是被情人抛弃者的一腔闺怨。词从春来

写起：自从春天回来之后，他却一直杳无音讯。因此，桃红柳绿，尽变为伤心触目之色，即“惨绿愁红”。一颗芳心，整日价竟无处可以安放。“是事可可”意思是事事都平淡乏味。尽管窗外已是红日高照、韶景如画，可她却只管懒压绣被，不思起床。“日上花梢，莺穿柳带”之美景反衬出“犹压香衾卧”的惨愁。长久以来不事打扮、不加保养，相思的苦恼，已弄得她形容憔悴，“暖酥”皮肤为之消损，“腻云”头发为之蓬松，可她却丝毫不想稍作梳理，只是愤愤然地喃喃自语：“无可奈何！恨薄情郎一去，音书无个。”接下来，词人让这位抒情女主人公站出来直抒胸臆：早知这样，真应该当初就把他留在身旁。在我俩那间书房兼闺房的一室之中，他自铺纸写字，念他的功课，我则手拈着针线，闲来陪他说话，这种乐趣该有多浓、多美，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天天地把青春年少的光阴白白地虚度！

词的上片重在以景衬情，描写人物的外在表现。下片则深入到理想情趣。主人公的理想就是让心上人安安稳稳地吟诗诵书，自己在一旁温存相伴，过一份静谧、温馨的正常人的生活。然而现实却是冷酷无情的，多少个被薄情郎抛弃的青年女子在无边的苦海中虚度着大好的青春年华。柳永在这首词中代她们发出了心中的呼声：“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综观全词，不难看出柳永的这首词典型地表现了市民阶层那种“以真为美”、“以俗为美”的文学趣味。它不讲求含蓄、文雅，只求畅快淋漓、一泻无余地发泄和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

昼夜乐

洞房[1]记得初相遇，便只合[2]、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3]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4]，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注释】

1 洞房：深邃的住室。后多用以指妇女所居的闺阁。

2 只合：只应该。

3 阑珊：将残、将尽之意。

4 恁地难拚：这样地难过。难拚，指难以和离愁相拼。

【赏析】

柳永《昼夜乐》本有两首，同写一事，此为其一。读其第二首可知，柳永思念的对象名曰秀香，家住桃花径里。作者在这首词中塑造了一个独居索寞、伤春怀人的思妇形象。词中以长调的形式，纵横驰骋，铺叙展衍，层层递进，把女主人公细腻深婉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曲折往复，使读者清晰地感觉到了她的个性与生命的真实存在。

作者以追忆的方式从故事的开头说起，不过省略了许多枝节，直接写她与情人的初次相会。这次欢会就是他们的初次相遇。初遇

即便“幽欢”，正表现了市民恋爱直接而大胆的特点。这样的初遇，自然给女性留下特别难忘的印象，她一心认定“便只合、长相聚”。但事与愿违，初欢后即又是永久的分离。暮春时节所见到的是“乱花狂絮”，春色阑珊。春归的景象已经令人感伤，而恰恰这时又触动了对往日幽欢幸福与离别痛苦的回忆，愈加令人感伤了。“况值”两字用得极妙，一方面表示了由追忆回到现实的转换，另一方面又带出了见景伤情的原因。“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之“伊”为第三人称代词，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柳永的俗词是供女艺人演唱的，故其中的“伊”一般都用以指男性，此词的“伊”亦指男性。女主人公将春归与情人的离去联系起来，美好的春光在她的感受中好像是随他而去了。“直恐”两字使用得很恰当，事实上春归与人去是无内在联系的，她所作的主观怀疑性的判断，将二者联系起来纯是情感的附着作用所致，说明思念之强烈。

过片的“寂寞”是作者作词时的心理境况，也是词中主人公自始至终的心绪状态。在词情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场寂寞”是春归人去后最易感到的，但寂寞和苦恼的真正原因无法向任何人诉说，也不宜向人诉说，只有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于是整个下片转入抒写自身懊悔的情绪。“算前言，总轻负”，是由于她的言而无信，或是损伤了他的感情，这些都未明白交代，但显然责任是在女方，于是感到自责和内疚，轻易地辜负了他的情意。“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可以看出她当初未考虑到离别后在情感上竟如此难于割舍。他不仅举止风流可爱，而且还品貌端正，远非一般浮滑轻薄之徒可比，实是难得的人物。而这个人“更别有、系人心处”，写她才能体验到的好处，也是她“难拚”的最

重要的原因。结句"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位妇女悔恨和思念的精神状态。意思是，每日都在思量，而且总是忧思千次的，可想见其思念之深且切了。这两句的表述方式很别致，正言反说，语转曲而情益深。不思量已是攒眉千度了，则每日思量时又将如何，如此造语不但深刻，而且俏皮，十分传神。

作者用"细密而妥溜"的笔法，"明白如家常"的语言，写出了一个痴情而感人的主人公形象。

张先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辟为通判，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他与柳永齐名，擅长小令，亦作慢词。其词含蓄工巧，情韵浓郁。长于锻炼字句，因善于用“影”字，世称张三影。有《张子野词》，存词一百八十多首。

天仙子

时为嘉禾小倅[1]，以病眠，不赴府会。

水调[2]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3]，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4]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注释】

1 嘉禾小倅：嘉禾，宋时郡名，今浙江嘉兴市。小倅，小官。倅，副职。

2 水调：一称《水调子》，曲调名。相传为隋炀帝所制，唐代颇流行。

3 流景：逝去的光阴。景，日光。

4 并禽：成对的鸟儿。这里指鸳鸯。

【赏析】

此词为临老伤春之作，为张先词中的名作。全词将作者慨叹年老位卑、前途渺茫之情与暮春之景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工于锻炼字句，体现了张词的主要艺术特色。

上片起首三句写作者本想借听歌饮酒来解愁。但他在家里品着酒听了几句曲子之后，不仅没有遣愁，反而心里更烦了。于是在吃了几杯闷酒之后便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日已过午，醉意虽消，愁却未曾稍减。冯延巳《鹊踏枝》："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同样是写"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闲愁。只不过冯是在酒阑人散、舞休歌罢之后写第二天的萧索情怀，而张先则一想到笙歌散尽之后可能愁绪更多，所以根本连宴会也不去参加了。这就逼出下一句"送春春去几时回"的慨叹来。四、五两句反用杜牧诗句"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以"晚"易"晓"，主要在于写实。杜牧是写女子晨起梳妆，感叹年华易逝，用"晓"字；而此词作者则于午醉之后，又倦卧半晌，此时已近黄昏，总躺在那儿仍不能消愁解忧，便起来"临晚镜"了。这个"晚"既是天晚之晚，当然也隐指晚年之晚，此处仅用一个"晚"字，就把"晚年"的一层意思通过"伤流景"三字给补充出来了。

上片歇拍中的"后期"一本作"悠悠"。"后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往事已成过往，故着一"空"字。另一层意思则是指失去了机会或错过了机缘，只能向自己的"记省"中去寻求。但寻求到了，却并不能得到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烦恼。

下片从动态方面写词人即景生情，极富空灵之美。作者未去参加府会，便在暮色降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

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并眠在池边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了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不料云满夜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起风了，刹那间云开月出，而花被风所吹动，也竟自在月光临照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评曰："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句权威性的评语主要是论其遣词造句之功力，其实这句妙处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居然在一天将尽时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达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欣悦和无限美感。正如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云："心与景会，落笔即是，着意即非，故当脍炙。"又杨慎《词品》云："景物如画，画亦不能至此，绝倒绝倒！"

青门引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1]，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角风吹醒，人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注释】

1 中酒：喝醉了。杜牧《睦州四韵》诗："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赏析】

此词为春日怀人之作。词中所写时间是临近清明时，地点是词人独处的家中。全词抒写了词人感于自己生活孤独寂寞，因外景而引发的怀旧情怀和忧苦心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词人对春日里天气频繁变化的感受。“乍暖”，见出是由春寒忽然变暖。“还”字一转，引出又一次变化：风雨忽来，轻冷袭人。轻寒的风雨，一直到晚上才止住了。词人感触之敏锐，不但体现在对天气变化的频繁上，更体现在天气每次变化的精确上。天暖之感为“乍”，天冷之感为“轻”，风雨之定为“方”。遣词精细确切，暗切微妙人情。人们对自然现象变换的感触，最容易暗暗引起对人事沧桑的悲伤。“庭轩”一句，由天气转写现境，并点出清明这一气候变化多端的特定时节。至此，这“寂寞”之感就进而属于内心的感受了。歇拍二句，层层逼出主题：春已迟暮，花已凋零，自然界的变迁，象征着人事的沧桑，美好事物的破灭，种下了心灵的病根。此病无药可治，唯有借酒浇愁而已，但醉了酒，失去理性的自制，只会加重心头的愁恨。更使人感触的是这样的经验已不是头一遭。去年如此，今年也不例外，“又是去年病”点明词旨。

过片承醉酒之后而来。“楼头画角风吹醒”，兼写两种感觉。凄厉的角声，轻冷的晚风，使酣醉的人清醒过来。黄蓼园评云：“角声而曰风吹醒，醒字极尖刻。”（《蓼园词选》）这一个“醒”字，表现出角声晚风并至而醉人不得不苏醒的一刹那间反应，同时也暗示酒醉之深和愁恨之重。伤心人被迫醒来自是痛苦不堪，“入夜”一句，即以现境象征痛苦的心境。夜色降临，心情更加黯然，更加沉

重。而重重深闭的院门更象征着不得开启的心扉。结句指出重门也阻隔不了触景伤怀，溶溶月光居然把隔墙的秋千影子送了过来。黄蓼园对此句也甚为激赏：“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笔，极希微窅渺之致。”（《蓼园词选》）月光下的秋千影子是幽微的，描写这一感触，也深刻地表现出词人抑郁的心灵。“那堪”二字，有着极重的感情负荷，作者虽没有明言自己的感情和秋千有什么瓜葛，但“咫尺画堂深似海”，足令人深长玩味。

此词用景表情，寓情于景，“怀则自触，触则愈怀，未有触之至此极者”（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尤其是词之末句，写人却言物，写物却只写物之影，影是人，人又如影之虚无，确实写出了隽永的词味。总之，张先词艺术上的含蓄和韵味，在此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人。少年时以神童召试，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喜奖掖后进。词风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较深。晏殊词多为佳会宴游之余的消遣之作，有着浓厚的雍容华贵的气派，况周颐《蕙风词话》将其词比作牡丹花。但其词不铺金缀玉而清雅婉丽，音韵和谐。有《珠玉词》，存词一百三十余首。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1]。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2]。

【注释】

1 “去年”句：语本唐人郑谷《和知己秋日伤怀》诗：“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池台。”

2 香径：落花飘香的小路。

【赏析】

读晏殊词，首先应注意的是，其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对渐变的敏锐感悟与精细描绘，如本词所写，原是宋词中最常见的伤春、惜春情绪，可在晏殊笔下，却写得那么精细，那么耐人寻味。

词的上片通过对眼前景物的咏叹，将怀旧之感、伤今之情与惜时之意交织在一起。起句所展示的是“对酒当歌”的情景，似乎词人十分醉心于宴饮吟咏之乐。然而在词人的记忆中，最难忘怀的却是去年的那次歌宴。“去年天气”句，点出眼前的阳春烟景既与去年无异，而词人置身的亭台也恰好是昔日饮酒听歌的场所。故地重临，怀旧自不可免。此句中正包蕴着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在这种怀旧之感中又糅合着深婉的伤今之情。“夕阳西下”句，不仅是惋惜时光的匆匆流逝，同时也是慨叹昔日与伊人同乐的情景已一去不返。细品“几时回”三字，所折射出的似乎是一种企盼其返却又情知难返的纤细心态。

下片仍以融情于景的笔法申发前意。“无可奈何”二句，属对工切，声韵和谐，寓意深婉，一向称为名对。上句对春光的流逝示惋惜之情，下句对巢燕的归来兴怀旧之感。人间生死，同花开花落一样，不由自主，所以说“无何奈何”。旧地重游，前尘影事，若幻若真，所以说“似曾相识”。渗透在句中的是一种混杂着眷恋和惆怅的人生感触。

此词情语与景语交融，实写与虚写结合，“触目生情，笔致妩媚”（陈廷焯评），全词笼罩着轻烟般的惆怅与感伤，其低回婉转之意，令人回味无穷。

蝶恋花

槛菊[1]愁烟兰泣露，罗幕[2]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3]。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4]，山长水阔知何处。

【注释】

1 槛菊：用围栏围起来的菊花。

2 罗幕：丝罗的帷幕。

3 朱户：犹言朱门，指大户人家。

4 尺素：书信的代称。古人写信用素绢，通常长约一尺，故称尺素。语出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赏析】

此词写暮秋怀人之情。

上片由苑中景物起笔。"槛菊愁烟兰泣露"，开篇即推出这一亦真亦幻幽极凄绝的特写，正为写照抒情主人公悲凉、迷离而又孤寂的心态。"罗幕轻寒"二句将笔触由苑中折回室内。"轻寒"，既是主人公身之所感，也是其心之所感。"燕子双飞去"，不仅是带有鲜明的季节特征的景物，而且，燕之"双飞"更衬出人之"孤栖"。不难想象，当主人公目送时而绕梁呢喃，时而穿帘追逐的双燕相随而去之际，该怀着怎样一份孑然独立的怅惘。"明月不谙"二句引

来明月作进一步的烘托与映衬。前人往往视明月为聊寄相思怀抱的多情之物。如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孟郊《古怨别》:“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张泌《寄人》便径直赞叹明月多情——“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而主人公却嗔怪“明月不谙离恨苦”，当是从另一角度加以生发——月已圆而人未圆。后来，苏轼在《水调歌头》中的怅问:“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正是从同一方向去发掘明月这一意象的丰饶而复杂的内蕴。

下片写登楼望远。“昨夜西风”句，使固有的惨淡、凄迷气氛又增添了几分萧瑟、几分凛冽？西风方烈，碧树尽凋；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由此驰骋想象，主人公亦当是朱颜尽改。而从结构上看，碧树尽凋，野外才能变得格外空旷，主人公也才能骋目远眺。这样，“凋碧树”又是对下文“望尽天涯路”的一种必要的铺垫。“独上高楼”，正面点出“独”字，与上片的“双飞”遥相照应，是章法谨严的又一实例。“望尽”，既表明其眺望之远，也见出其凝眸之久，从时、空两方面拓展了词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三句意味深永，境界辽阔。近人王国维曾借用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的第一境界。经王氏点染，晏词被赋予了深邃的哲理意蕴。

但“望尽天涯路”，不见天涯人。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寄书传意了。于是逗出歇拍，“欲寄彩笺”二句，“彩笺”与“尺素”都是指代书信。二词重叠使用，一则是表示寄书意愿之热切，二则表示欲书内容之繁多。“山长水阔知何处”，以无可奈何的怅问作结，给人情也悠悠、恨也悠悠之感。作者另词有句:“当时轻别意中人，

山长水远知何处？”（《踏莎行》）另诗亦有句：“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无题》）措辞相近，而不及此二句意味深长。

清平乐

金风[1]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2]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3]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4]昨夜微寒。

【注释】

1 金风：秋风，古代以阴阳五行解释季节演变，秋属金，故称秋风为金风。

2 绿酒：美酒。

3 紫薇朱槿：两种花卉，均花色艳丽。

4 银屏：镶银或银色的屏风，借指华美的居室。

【赏析】

此词突出反映了晏殊词的闲雅风格和富贵气象。作者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细细的秋风、衰残的紫薇朱槿、斜阳照耀下的庭院等意象，通过主人公在精致的小轩窗下目睹双燕归去，感到银屏微寒这一情景，营造了一种冷清索寞的意境，抒发了词人淡淡的忧伤。

起首二句在写景中点明时间，渲染环境。此时庭院内是西风落叶，画堂中的词人因饮了绿酒，一会儿便醉眠了。用笔轻灵，色调淡雅，语气仿佛在与一位友人娓娓而谈。其中两组叠字，首尾相

接，音律谐婉。以“细细”状金风，就没有秋风惯有的那种萧飒之感，而显得平静、悠闲。“叶叶”这两个名词连用，展开一片片叶子飘落的景象，并使人感到很有次序、很有节奏。向来写梧桐经秋都是较为凄厉的，如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煜《相见欢》：“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经过一代又一代词人的染笔，以至于使人一听到秋风吹拂梧桐，就产生凄凉况味。而像晏殊写得如此平淡幽细的，却极为少见。下面“绿酒”一句，因为用了“初”字和“易”字，就觉得他的酒量不大，浅尝辄醉，也是淡淡的一笔。然后词人才用了较重的笔墨：“一枕小窗浓睡。”“绿酒”句点出“浓睡”的原因，是陪笔，“一枕”句才是此片的主旨。小饮何以“易醉”？浅醉何以“浓睡”？原来词人有一点淡淡闲愁，有愁故易醉，愁浅故睡浓。

下片则是写次日薄暮酒醒时的感觉。词人一觉就睡了整整一个昼夜，睡极浓矣。浓睡中无愁无忧，酒醒后是什么样的情绪，他没有言明，只是通过他眼中所见的景象，折射出心情之悠闲，神态之慵怠，而在结句中却仍反映出一点淡淡的哀愁。值得注意的是：上片的梧桐叶坠，为耳中所闻；下片的两种花残，乃眼中所见。词人正是通过对周围事物的细微感觉，来表现他此际的情怀。“斜阳却照阑干”，紧承前句，描写静景。晏殊在另一首《踏莎行》中云：“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词境相似。日暮了，斜阳正照着阑干，正是“双燕欲归时节”。此意平平说来，似不相干语，实际上，却用这样的语言来调和气氛，缓冲节奏，烘托情感。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言情之词，必借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

感。”“燕子欲归”，乃系景语，它对下句“银屏昨夜微寒”，正好起了一个铺垫和烘托的作用。双双紫燕即将归巢了，这个景象便兴起词人独居无聊之感，于是他想到昨夜酒醉后原是一个人在独宿。一种凄凉意绪，淡漠愁情，不禁流于言外。但他不用“枕寒”、“衾寒”那些用熟了的字面，偏偏说屏风有些微寒。寓情于景，含蓄蕴藉，令人低回不尽。

这首小词抒发初秋时节淡淡的哀愁极有分寸，作者只是从景物的变易和主人公细微的感觉着笔，而不正面写情，读来却使人品味到句句喻情、字字含愁。语言清丽，风调和婉。

踏莎行

细草[1]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

带缓罗衣，香残蕙炷[2]，天长不禁[3]迢迢路。垂扬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注释】

1 细草：指新嫩的草。

2 蕙炷：蕙，指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炷，指香炷。

3 不禁：不能阻挡。

【赏析】

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在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

时光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

起笔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在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以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在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在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惊惧的感觉。用“愁”来表达草在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在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感受，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来表明人的心情。“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销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上片结拍两句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销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仍在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在“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消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在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深刻感悟。

全词通过写景抒写离愁、思念和慨叹，充满了凄凉悲伤的感

情色彩。上片写的是室外之景，草愁花怯，都染上了这种色调，“海燕双飞去”，已暗逗怀人之意。下片写的是室内之景，蕙炷残，衣带缓，进一步渲染离愁。结二句方借埋怨垂杨点明是思念远方的“行人”。李调元在《雨村词话》中说：“晏殊《珠玉词》极流丽，而以翻用成语见长。如‘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又‘东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等句是也。反复用之，各尽其致。”恰切地点出了此词的艺术特色所在。

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1]，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2]。疑怪[3]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4]赢，笑从双脸生。

【注释】

1 新社：社日刚到。此指春社，在立春后、清明前。

2 逢迎：相遇，相互问候。

3 疑怪：怪道。

4 斗草：斗百草，妇女在春天采集百草并用草来斗输赢。

【赏析】

晏殊的这首《破阵子》写了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在大好的春光下尽情欢嬉，洋溢着欢快明丽的气氛与色彩。

二十四节气，春分连接清明，正是一年春光最堪留恋的时节。

春已中分，新燕将至，此时恰值社日也将到来，古人称燕子为社燕，因为它常是春社来，秋社去。词人所说的新社，指的即是春社了。旧时每年有春秋两个社日，而尤重春社，邻里聚会，酒食分餐，赛会欢腾，极一时一地之盛。闺中少女也“放了假”，正所谓“问知社日停针线”，连女红也是可以放下的，呼姊唤妹，门外游玩。词篇开头一句，其精神全在于此。

按我们的民族“花历”，又有二十四番花信风，自小寒至谷雨，每五日为一花信，每个节气应三信，有三芳开放，春分节的三信正是海棠花、梨花、木兰花。梨花落后，清明在望。词人写时序风物，一丝不苟。当此季节，气息芳润，池畔苔生鲜翠，林丛鹂啭清音。春光已是冉冉而近晚了，神情更在言外。清明的花信三番又应在何处？那就是桐花、麦花与柳花。所以词人接着写的就是“日长飞絮轻”。古有诗云：“落尽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可以合看。文学评论家于此必曰：写景，状物！而不知时序推迁，触人思绪也。

当此良辰佳节之际，则有二少女，出现于词人笔下：在采桑的路上，她们正好遇着。一见面，西邻女就问东邻女：“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夜里做了什么好梦了吧！快说来听听！”东邻女笑道：“莫胡说！人家刚才和她们斗草来着，得了彩头呢！”

“笑从双脸生”五字，再难另找一句更好的写少女笑吟吟的句子来替换。何谓双脸？盖脸本从眼际得义，而非后人混指“嘴巴”也。故此词，美在情景，其用笔明丽清婉，秀润无伦，而别无奇特可寻之迹，迨至末句，收足全篇，神理尽出，天时人事，物态心情，全归于此。

此词通过清明时节的一个生活片断，反映出少女的青春活力，

充满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全词纯用白描，笔调活泼，风格朴实，形象生动，展示了少女的纯洁心灵。

玉楼春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1]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注释】

1 一寸：即寸心，区区之心。

【赏析】

关于此词，曾有一段趣话。据赵与时《宾退录》记载，当时人传言晏殊写词好作“妇人语”，其子晏几道曾为之辩解。但小晏的朋友蒲传正就举此词中“年少抛人”两句来反驳其言，弄得小晏只好以白居易“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狡辩，但明眼人一看即可明白，白诗中的年少意指年轻时光，而大晏词中的年少却指年少的情郎（亦即那妇人之所欢），故而大晏此词确难逃“妇人语”的批评，端的体现着一种以男子而作闺音的风貌。

全词描写一位思妇的相思失恋心态。起首两句交代那少年情郎在绿杨芳草的暮春季节与她在长亭分别，接着就用两句对仗工整、意境幽怨的七言句来烘衬、渲染思妇的愁苦：“楼头残梦五更钟”，写她夜夜乱梦颠倒，魂系情郎身上，却落个“钟声惊断鸳鸯

梦，独对楼头五更寒”的凄凉境况；“花底离愁三月雨”，则以三月的无情风雨摧落花瓣来形象化地展示其离愁别绪的难以忍受。这两个兴中有比的句子，确是“婉转缠绵，深情一往，丽而有则，耐人寻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下片则连用两个反语，以此来强调其“多情”之苦和“相思”之无尽。他先说“无情不似多情苦”，这是因为越是“多情”者就越多愁善感，因而她那寸寸芳心竟尽化作了万千缕柳丝般的绵长愁情；接着又说：“天涯地角有穷时”，以反衬“只有相思无尽处”，这就更加显出她的苦恨之难以排解。

本词写闺怨，颇具婉转流利之致，词中不事藻饰，没有典故，除起首两句叙述外，其余几句不论是比喻、反语，还是夸张，都是通过白描来反映思妇的心理活动，亦即难以言宣的相思之情。

宋祁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属湖北省）人，后徙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初官复州军事推官，累官至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谥景文。曾与欧阳修等同撰《新唐书》。词作语言工丽，描写生动，意切境新。今存《宋景文集》。近人赵万里辑词集《宋景文公长短句》一卷。

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1]。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2]。

浮生[3]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注释】

1 縠（hú）皱：即皱纱，喻水的波纹。棹：船桨，代指船。

2 闹：喧闹。

3 浮生：指飘浮无定的短暂人生。

【赏析】

此词是宋祁在城东湖上游春时的即兴之作。

起首一句泛写春光明媚。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将水波写得生动、

亲切而又富于灵性。“绿杨”句写远处杨柳如烟，一片嫩绿，虽是清晨，寒气却很轻微。“红杏”句专写杏花，以杏花的盛开衬托春意之浓。“绿杨”两句蜚声词坛，为作者赢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美称。(《苕溪渔隐丛话》)“轻”、“闹”二字，由视觉转化而来，运用的是通感手法。尤其是“闹”字最负盛名。唐姚合诗“晓来山鸟闹”，宋韩琦诗“风定晓枝蝴蝶闹”，这两例“闹”字形容山鸟争啼、蝴蝶争飞，都是写实景；而“红杏枝头”一句，则是用包蕴更宽泛也更抽象的“春意闹”，来化实为虚，化静为动，它不仅写出了红杏枝头蓓蕾竞发、娇蕊争妍之状，更能诱发人们阅读过程中审美再创造的能动性，由“闹”字联想出春光明媚、春风温煦、芳草翠条、千红万紫、蜂飞蝶舞的一派融融的勃勃生机的景象，烘托出一种热烈妍丽的境界。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过片两句，意谓浮生若梦，苦多乐少，不能吝惜金钱而轻易放弃这欢乐的瞬间。此处化用“一笑倾人城”的典故，抒写词人携妓游春时的心绪。结拍两句，写词人为使这次春游得以尽兴，要为同时冶游的朋友举杯挽留夕阳，请它在花丛间多陪伴些时候。这里，词人对于美好春光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这首词章法井然，开阖自如，言情虽缠绵而不轻薄，措词虽华美而不浮艳，将执著人生、惜时自贵、流连春光的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学识宏博，尤精史学，曾撰写《新五代史》，又曾与宋祁合撰《新唐书》。诗文均负盛名，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词作则承五代词风，以写游宴恋情、伤春宴别或风光名胜的题材为多，风格婉丽清新，是北宋婉约词代表作家之一。有《欧阳文忠集》。词集单行名《六一词》。

采桑子

群芳过后[1]西湖好，狼籍残红[2]，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3]，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注释】

1 群芳过后：百花凋谢。

2 狼籍：散乱的样子。籍，同“藉”。残红：落花。

3 春空：春去后的空虚寂寞。

【赏析】

欧阳修歌咏颍州西湖景物的联章组词《采桑子》，共有十首，依次描写颍州西湖四季的不同景色。欧阳修于皇祐元年（1049）正月至次年七月出知颍州，爱颍州西湖之胜，遂萌归老此地之心。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后来到颍州，终如所愿。这组词似作于他归老颍州之后。这首词是作者颍州西湖组词《采桑子》十首中的第四首。作者以诗为词，将西湖清空幽寂的春末景色表现得优美可爱，体现了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和眷恋。

上片描写群芳凋谢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首句是全词的纲领，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西湖景象，及词人从中领悟到的“好”的意味。“狼籍”、“飞絮”二句写落红零乱满地、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以上数句，通过落花、飞絮、垂柳等意象，描摹出一幅清疏淡远的暮春图景。

下片“笙歌散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游人去后“始觉春空”，点明面对上片所写景象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复杂微妙的心境。“始觉”是顿悟之辞，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获得宁静的畅适。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而来，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以领会“狼籍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末两句是倒装，写室内景，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栊”。以人物动态描写与自然景物映衬相结合，表达出作者恬适淡泊的胸襟。结句“双燕归来细雨中”，意蕴含蓄委婉，以细雨衬托春空之后的清寂气氛，又以双燕飞归制造出轻灵、欢娱的意境。作者在这里着意描写燕子的活动，反衬出室内的一片清寂。

这首词通篇写景，不带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却从字里行间婉曲地显露出作者的旷达胸怀和恬淡心境。作者写西湖美景，动静交错，以动显静，意脉贯串，层次井然，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诚如刘永济《词论》所说："小令尤以结语取重，必通首蓄意、蓄势，于结句得之，自然有神韵。如永叔《采桑子》前结'垂柳阑干尽日风'，后结'双燕归来细雨中'，神味至永。盖芳歇红残，人去春空，皆喧极归寂之语，而此二句则至寂之境，一路说来，便觉至寂之中，真味无穷，辞意高绝。"

踏莎行

候馆[1]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2]。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3]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4]倚。平芜[5]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注释】

1 候馆：迎候宾客的馆舍。

2 薰：香气。征：远行。辔：这里指坐骑。

3 迢迢：形容路遥远而绵长。

4 危阑：高楼的栏杆。

5 平芜：平坦的草地。

【赏析】

这是一首抒写离情别绪之作。词的上片写行者的离愁，下片

写行者的遥想，即思妇的别恨，从游子和思妇两个不同的角度深化了离别的主题。全词以优美的想象、贴切的比喻、新颖的构思，含蓄蕴藉地制造出一种“迢迢不断如春水”的情思，一种情深意远的境界。

上片写游子旅途中所见所感。开头三句是一幅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溪山行旅图：旅舍旁的梅花已经开过了，只剩下几朵残英，溪桥边的柳树刚抽出细嫩的枝叶。暖风吹送着春草的芳香，远行的人就在这美好的环境中摇动马缰，赶马行路。梅残、柳细、草薰、风暖，暗示时令正当仲春。这正是最易使人动情的季节。从“摇征辔”的“摇”字中可以想象行人骑着马儿顾盼徐行的情景。以上三句的每一个静态或动态的景象，都具有多重含义和功能。寥寥数语，便写出了时间、地点、景物、气候、事件和人物的举动、神情。

开头三句以实景暗示、烘托离别，而四、五两句则由丽景转入对离情的描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因为所别者是自己深爱的人，所以这离愁便随着分别时间之久、相隔路程之长越积越多，就像眼前这伴着自己的一溪春水一样，来路无穷，去程不尽。此二句即景设喻，即物生情，以水喻愁，写得自然贴切而又柔美含蓄。

下片写闺中少妇对陌上游子的深切思念。“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过片两对句，由陌上行人转笔写楼头思妇。“柔肠”而说“寸寸”，“粉泪”而说“盈盈”，显示出女子思绪的缠绵深切。从“迢迢春水”到“寸寸肠”、“盈盈泪”，其间又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接下来一句“楼高莫近危阑倚”，是行人在心里对泪眼盈盈的闺中人深情的体贴和嘱咐，也是思妇既希望登高眺望游子踪影又明知徒然

的内心挣扎。最后两句写少妇的凝望和想象，是游子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展现在楼前的，是一片杂草繁茂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隐隐春山，所思念的行人，更远在春山之外，渺不可寻。这两句不但写出了楼头思妇凝目远望、神驰天外的情景，而且透出了她的一往情深，正越过春山的阻隔，一直伴随着渐行渐远的征人飞向天涯，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

生查子

去年元夜[1]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注释】

1 元夜：即上元节之夜，也叫“元宵”。唐代以来元夜有观灯的风俗。

【赏析】

这首元夜怀旧的《生查子》是欧阳修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

词的上片回忆从前幽会，充满希望与幸福，可见两情是何等欢洽。而周围的环境，无论是花、灯，还是月、柳，都成了爱的见证，美的表白。情与景联系在一起，展现了美的意境。“花市灯如昼”，极写元宵之夜火树银花灯火辉煌。自唐代起，就有元夜张灯、观灯的习俗，至宋而其风益盛。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记

灯市景象云："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可知，"花市灯如昼"乃状其实况，略无夸饰。但描写灯市不过是为了展示欢会的时空背景，因而一笔带过，不多着力。"月上柳梢头"二句含"宾"就"主"，再现那令人沉醉的情景。"黄昏后"，交代主人公与其情侣相会的时间。"月上柳梢头"，既是对"黄昏后"这一时间概念的形象示现，也是对男女主人公欢会的环境的补充描绘——明月皎皎，垂柳依依，是那样富于诗情画意！"人约"，点出男女主人公并非邂逅灯市，而是早有密约。这表明他们即便尚未私订终身，至少也彼此倾心。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没有正面涉笔他们相会前的心驰神往，见面后的欢声笑语以及分手时的意乱情迷，而仅用一句"人约黄昏后"提示，深得艺术三昧。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时光飞逝如电，转眼到了"今年元夜时"，把主人公的情思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月与灯依旧"极其概括地交代了今天的环境。"依旧"两字又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上片的描写之中，月色依旧美好，灯市依旧灿烂如昼。环境依旧似去年，而人又如何呢？这是词人主旨所在，也是他抒情的主体。主人公于人潮涌动中无处寻觅佳人芳踪，心情沮丧，辛酸无奈之泪打湿了自己的衣襟。旧时天气旧时衣，佳人不见泪黯滴，怎能不伤感遗憾？上句"不见去年人"已有无限伤感隐含其中，末句再把这种伤感之情形象化、明朗化。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1]，杨柳堆烟[2]，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3]，楼高不见章台[4]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5]飞过秋千去。

【注释】

1 几许：多少。

2 杨柳堆烟：形容烟雾笼罩着杨柳。

3 玉勒雕鞍：代指豪华车马。玉勒，玉制的马衔；雕鞍，精雕的马鞍。游冶处：指歌楼妓院。

4 章台：汉代长安街名。《汉书·张敞传》有“走马章台街”语。唐许尧佐《章台柳传》，记妓女柳氏事。后因以章台为歌伎聚居之地。

5 乱红：落花。

【赏析】

这首词以生动的形象、清浅的语言，含蓄委婉、深沉细腻地表现了闺中思妇复杂的内心感受，是闺怨词中传诵千古的名作。

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其用叠字之工，致使全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由此而生深远之意境。词人首先对女主人公的居处作了精心的描绘。起首三句，似乎是一组电影摇动镜头，由远而近，逐步推移，逐步深入。随着镜头所指，先是看到一丛丛杨柳从眼前

移过。"杨柳堆烟"，说的是早晨杨柳笼上层层雾气的景象。着一"堆"字，则杨柳之密，雾气之浓，宛如一幅水墨画。"无重数"，即无数重。一句"无重数"，令人感到这座庭院简直是无比幽深。至此，作者用一句"玉勒雕鞍游冶处"，宕开一笔，把视线引向她丈夫那里；然后折过笔来写道："楼高不见章台路。"原来这词中女子正独处高楼，她的目光正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丈夫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在深深庭院中，已宛然见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词的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女主人公的芳年。她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她感到无奈，"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只好把感情寄托到命运同她一样的花上。这两句包含着无限的伤春之感。清人毛先舒评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王又华《古今词论》引）他的意思是说语言浑成与情意层深往往是难以兼具的，但欧词这两句却把它们统一起来了。这两句情感层次如下：第一层写女主人公因花而有泪。见花落泪、对月伤情，是古代女子常有的感触。此刻女子正在忆念走马章台的丈夫，可是望而不可见，眼中唯有在狂风暴雨中横遭摧残的花儿，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伤心泪下。第二层是写因泪而问花。泪因愁苦而致，势必要找个发泄的对象。这个对象此刻已幻化为花，或者说花已幻化为人。于是女主人公向着花儿痴情地发问。第三层是花儿在一旁缄默，无言以对。紧接着词人写第四层：花儿不但不语，反而像故意抛舍她似的纷纷飞过秋千而去。人儿走马章台，花儿飞过秋千，

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对她都报以冷漠，怎能不让人伤心！这种借客观景物的反应来烘托、反衬人物主观感情的写法，正是为了深化感情。词人一层一层深挖感情，并非刻意雕琢，而是像竹笋有苞有节一样，自然生成，逐次展开，在自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

这首词意境深远。词中写景写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地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赏析】

此词为明道元年（1032）春词人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城东旧地重游有感而作，词中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

上片首两句语本于司空图《酒泉子》“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而添一“共”字，便有了新意。“共从容”是兼风与人而言。对东风而言，不仅是爱惜好风，且有留住光景，以便游赏之意；对人而言，希望人们慢慢游赏，尽兴方归。“洛城东”揭出地点。京城郊外的道路叫“紫陌”。“垂杨”同“东风”合言，可想见其暖风吹拂，翠柳飞舞，天气宜人，景色迷人，正是游赏的好时候、好处所。末两句说，都是过去携手同游过的地方，今天仍要全都重游一

遍。“当时”即下片的“去年”。“芳丛”说明此游主要是赏花。

下片头两句深深地感叹“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并不仅仅指作者本人而言，也就是说，在亲人朋友之间聚散匆匆这种怅恨，从古到今，以至今后，永远都没有穷尽，都给人带来莫大的痛苦。“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好友相逢，不能长聚，心情自然是非常难受的。这感叹，就是对友人深情厚谊的表现。下面三句是从眼前所见之景来抒写别情，也可以说是对上面的感叹的具体说明。“今年花胜去年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说今年的花比去年开得更加繁盛。说“花胜去年红”，足见去年作者曾同友人来观赏过此花，此与上片“当时”呼应，这里包含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说明此别已经一年，这次是久别重逢。聚会这么不易，花又开得这么美好，本来应该多多观赏，然而友人就要离去，怎能不使人痛惜？这句写的是鲜艳繁盛的景色，表现的却是感伤的心情，正是“以乐景写哀情”。末两句意为：明年这花还将比今年开得更加繁盛，可惜的是，自己和友人分居两地，天各一方，明年此时，不知同谁再来共赏此花啊！再进一步说，明年自己也可能已离开此地，更不知是谁来赏此花了。把别情熔铸于赏花中，将三年的花加以比较，层层推进，以惜花写惜别，构思新颖，富有诗意，是篇中的绝妙之笔。而别情之重，亦即说明同友人的情谊之深。

此词笔致疏放，婉丽隽永，近人俞陛云称它：“因惜花而怀友，前欢寂寂，后会悠悠，至情语以一气挥写，可谓深情如水，行气如虹矣。”

浣溪沙

青杏园林煮酒香，佳人初著[1]薄罗裳。柳丝摇曳[2]燕飞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昼偏长。为谁消瘦损容光。

【注释】

1 著：一作“试”。

2 摇曳：飘动的样子。

【赏析】

由于欧阳修与晏殊、秦观词在风格上颇为相近，欧阳修的这首《浣溪沙》，曾被收入晏殊和秦观的词集中。

这首词是写一位“佳人”的春思闲愁。上片描绘了几组独立的意象，长着青杏的园林中，充溢着煮酒的香气；佳人开始穿上了薄薄的绸衫，柳丝摇曳，燕子忙着飞来飞去。这几组意象互相关联，构成了一幅暮春园林图。据《武林旧事》载，夏历四月初，酒库呈样尝酒。杏儿尚青、煮酒飘香，点明季节已值春、夏之交，故佳人初试罗衫，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至于柳丝、飞燕是否勾起了她的思绪，作者没有点明，而是借用景物描写为抒情提供背景。后来周邦彦《六丑》起句云“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与欧词相似。但它是直抒情思，而欧词则情寓景中，所以显得更加蕴藉深厚。

下片直接借景抒怀。暮春时节，时雨时晴和花开花落，是人们

无法改变的自然现象。对此，女主人公心头却泛起层层波澜。她也许从春光消逝、花儿凋谢联想到自己韶华易逝；也许由自己的寂寞无聊而思念亲友，因此生出无限愁闷，而越是愁闷，就越觉得愁闷太长，难以消磨。"乍雨乍晴"两句，不仅真切地描摹了暮春时节的气候特征，而且也将主人公百无聊赖，却又无可奈何的烦乱心态展现出来。末句"为谁消瘦损容光"，凸现了这位楚楚可怜的佳人形象，也揭示了她的"闲愁闲闷"的成因。作者没有点明女主人公为谁消瘦，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猜度，这就更加耐人寻味。

词用口语写成，通俗而不失雅致，在娓娓的描写中透出淡淡的感伤，体现了欧词婉而能深的典型风格。

王观

王观，生卒年不详，字通叟，高邮（今属江苏省）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任大理寺丞、知江都县，官至翰林学士。因奉诏作《清平乐》词，触怒高太后被罢职，自号“逐客”。其词风接近柳永，词集名《冠柳集》，已佚，今存词十六首。

卜算子

送鲍浩然之浙东[1]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2]。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3]。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4]。

【注释】

1 词题一作《别意》。鲍浩然，作者友人，生平不详。之，往。浙东，宋代行政区划浙江东路的简称，即今浙江东南部。

2 “水是”两句：以女子的眉眼比拟秀丽的山水。

3 “眉眼”句：指代江南山水秀丽之地。盈盈，美好的样子。

4 和春住：与春天住在一起。

【赏析】

王观的作品，风趣而近于俚俗，时有奇想。王灼说他“新丽处与轻狂处皆是惊人”(《碧鸡漫志》)。这首《卜算子》，俏皮话说得新鲜，毫不落俗，颇受选家的注意。它是一首送别词。

友人鲍浩然大抵是浙东人，同王观的交情似乎不很深。这次分别，是鲍浩然从客途返家。这类事情极为寻常，而王观却运用风趣的笔墨，把寻常的生活来个“化腐朽为神奇”，设想了一套不落俗的构思：先从游子归家这件事想开去，想到朋友的妻妾一定是日夜盼着丈夫归家，由此设想她们在想念远人时的眉眼，再联系着“眉如远山”(《西京杂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画远山眉。”)、“眼如秋水”（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这些习用的常语，又把它们同游子归家所历经的山山水水来个拟人化，于是便得出了“水是眼横波，山是眉峰聚”。也就是说，当这位朋友归去的时候，路上的一山一水，对他都显出了特别的感情。那些清澈明亮的江水，仿佛变成了他所想念的人的流动的眼波；而一路上团簇纠结的山峦，也似乎是她们蹙损的眉峰了。山水都变成了有感情之物，正因为鲍浩然在归途中怀着深厚的怀人感情。

从这一构思向前展开，接着点出行人此行的目的：他要到哪儿去呢？是“眉眼盈盈处”。“眉眼盈盈”四字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江南的山水，清丽明秀，有如女子的秀眉和媚眼。又一层意思是：有着盈盈眉眼的那个人。因此“眉眼盈盈处”，既写了江南山水，也写了主人公要见的人物，实在是高明的手法。

上片既着重写了人，下片便转而着重写季节。而这季节又是同归家者的心情配合得恰好的。那还是暮春天气，春才归去，鲍浩

然却又要归去了。作者用了两个“送”字和两个“归”字，把季节同人轻轻搭上，一是“送春归”，一是“送君归”，言下之意，鲍浩然此行是愉快的，因为不是“燕归人未归”，而是春归人也归。然后又想到鲍浩然归去的浙东地区，一定是春光明媚，更有明秀的山容水色，越显得阳春不老。因而便写出了“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也许是从唐诗人韦庄的《古别离》“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得到的启发吧，春色既然还在江南，所以是能够赶上的。赶上了春，那就不要辜负这大好春光，一定要同它住在一起。但这只是表面一层意思，他还有另外一层。这个“春”，是季节方面的，也是人事方面的。所谓人事方面的“春”，便是与家人团聚，是家庭生活中的“春”。

通看整首词，轻松活泼，比喻巧妙，耐人体味；几句俏皮话，新而不俗，雅而不谑。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史学家，宝元元年（1038）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神宗时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哲宗即位召还朝主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新法。卒封温国公，谥文正。存词仅三首。

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1]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2]。

相见争[3]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4]。

【注释】

1 铅华：妇女化妆用的扑粉。

2 “青烟”二句：形容女子舞姿之轻灵优美。

3 争：怎。

4 “笙歌”二句：写歌舞罢后，人散酒醒时的失落心境。

【赏析】

司马光不以词作著名，然而，在北宋词风甚盛之时，一些名臣

如韩缜、韩琦、范仲淹都能在事业之余写出很好的词，司马光也不例外。他的词作不多，今天遗留下来的只有三首，多系风情之作。其词不假虚饰，直抒胸臆，继承了“国风好色”、“小雅怨悱”的优良传统。此词中的“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即是写情的佳句。

上片写宴会所遇舞伎的美姿，下片写对她的恋情。开头两句，写出这个姑娘不同寻常：她并不浓妆艳抹、刻意修饰，只是松松地挽成了一个云髻，薄薄地搽了点浅粉。次两句写出她的舞姿：青烟翠雾般的罗衣，笼罩着她轻盈的体态，像柳絮游丝那样和柔纤丽而飘忽无定。下片的头两句陡然转到对这个姑娘的情上来：“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上句谓见后反惹相思，不如当时不见；下句谓人还是无情的好，无情即不会为情而痛苦。以俚语反衬出这位姑娘色艺之可爱，惹人情思。最后两句写席散酒醒之后的追思与怅惘。

这首小令在尺幅之内把惊艳、钟情到追念的全过程都反映出来，而又能含蓄不尽，给人们留下想象的余地，写法别致。它不从正面描写那个姑娘长得多么美，只是从发髻上、脸粉上，略加点染，就勾勒出一个淡雅绝俗的美人形象；然后又在体态上、舞姿上加以渲染：“飞絮游丝无定”，连用两个比喻把她的轻歌曼舞的神态表现出来。而这首词写得最精彩的还是歇拍两句，当他即席动情之后，从醉中醒了过来，又在月斜人静的时候，种种复杂的感受都尽括在“深院月斜人静”这一景语中，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

阮郎归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1]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2]，相逢醉梦间[3]。

松露冷，海霞殷[4]。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注释】

1 仙家：这里借指女道士。

2 绮窗：雕花窗户。纱幌：薄纱窗帘。朱颜：女道士美丽红润的容颜。

3 “相逢”句：含蓄地表明与女道士的欢爱。

4 “松露”二句：以松间夜露和海上朝霞表明山中晨昏景色不同，暗示时序变化。殷，深红色。

【赏析】

《阮郎归》又名《宴桃源》、《醉桃源》、《碧桃春》等，此词咏其本意。相传汉明帝永平年间，浙江剡县刘晨、阮肇同入天台山采药，迷路不得归，以桃果充饥。至一溪边，见二女子，姿容绝美，相邀同居。盘桓半岁，出山后人事俱非，人间已历七世。此故事常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所历之事相牵合，被后人用做冶游、艳遇之典故，此词亦如此。

起首两句写一叶渔舟，于无意间进入春山仙境，领略到与人世间不同的悠闲岁月。其所以能轻易地进入仙境，正表示有某种因

缘使然。“春山”，则暗示山中花事繁闹，春景宜人，刘、阮故事中也有“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的描述。这两句流露出初入仙境时一种意外的欣喜和新奇的感受。“绮窗纱幌映朱颜”，作者不正面写女子的姿容，而透过玲珑的雕花窗和掩映的薄窗纱剪出她的倩影，用笔空灵，缥缈若仙。紧接一句“相逢醉梦间”，则承上句朦胧恍惚之境，写艳遇的心理，面对天仙般的女子，只觉得醺醺如醉，忽忽如梦。

过片“松露冷，海霞殷”二句，以松间夜露和海上朝霞写山中晨昏景色的变化，暗示时序推移，离别之时将至。写景静中有动，且为下句“匆匆整棹还”暗中过渡。整理舟船，匆匆欲归，是写尘心未泯，仙缘已尽。但也可以另作一解，即所谓“欢愉之日苦短”，感到欢会未久，却匆匆就要归去，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和追迹之情。“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慨叹别后桃源路渺，无从相见。寂寂落花，潺潺流水，回应开头春山渔舟，表示时移境换，且暗喻前情已如水流花落，一去不返。

这首小词风格婉丽，见出一代名臣司马光的别样情怀。

晏几道

晏几道（1030～1106），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的幼子。仕宦不得志，只做过卑微的小官，曾任颍昌府许田镇（在今河南许昌市南）监。词与晏殊齐名，号称“二晏”，其父称“大晏”，他称“小晏”。词风受“花间”、南唐影响，凄婉清新，秀丽精工，哀怨自然处颇近李煜。存词二百六十首。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1]初见，两重心字[2]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3]归。

【注释】

1 小蘋：歌女名。《小山词·自序》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可知小蘋乃沈廉叔、陈君龙家歌伎之一。

2 心字：衣领屈曲如心字。

3 彩云：喻小蘋，化用李白《宫中行乐词》“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句意。

【赏析】

这是晏几道词的代表作。写的是最习见的题材，对过去欢乐生活的追忆，并寓有“微痛纤悲”的身世之感；在艺术上，它表现了小山词特有的深婉沉着的风格。可以说，这首词代表了作者在词的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本词当是别后怀思歌女小蘋之作。上句用两个六言句对起。午夜梦回，只见四周的楼台已闭门深锁；宿酒方醒，那重重的帘幕正低垂到地。“梦后”、“酒醒”二句互文，写眼前的实景，对偶极工，意境浑融。“楼台”当是昔时朋友欢宴之所，而今已是人去楼空。词人独处一室，在寂静的阑夜，更感到格外的孤独与空虚。企图借醉梦以逃避现实痛苦的人，最怕的是梦残酒醒，那更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了。《小山词》中常见的“梦”、“酒”等语，多有深意，这里的“梦”字，既可能是真有所梦，重梦到当年听歌笑乐的情境，也可指“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小山词·自序》）。如作者《踏莎行》词云：“从来往事都如梦，伤心最是醉归时。”也许，此时已是“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之后了。“去年春恨却来时”，一句承上启下，转入追忆。“春恨”，因春天的逝去而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点出“去年”二字，说明这春恨的确由来已非一朝一夕的了。同样是这春残时节，同样恼人的情思又涌上心头——“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孤独的词人，久久地站立在庭院中，对着飘零的片片落英，又见双双的燕子在春雨里轻快地飞来飞去。“落花”、“微雨”，本是极清美的景色，在本词中却象征着芳春过尽，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这对于至情至性的词人，怎能不黯然伤神？燕子双飞，反衬词人独立，因而引起了绵长的春恨，以

致在梦后酒醒时回忆起来，仍令人惆怅不已。这种韵外之致，荡气回肠，真教后世读者也不能自持，溺而忘返了。

过片头一句，是全词关键。“记得”，那是比“去年”更为遥远的回忆，是词人“梦”回所历，也是“春恨”的缘由。本词中特标出“初见”二字，用意尤深。也许，尔后的许多事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而相识的第一印象却是永志于心的。梦后酒醒，首先浮现在脑海的依然是她初见时的形象——穿着薄罗衫子，上面绣着双重的“心”字。小晏词中的“两重心字”还暗示着两人一见钟情，日后心心相印。也由于初见羞涩，爱慕之意欲诉无从，唯有借助琵琶美妙的乐声传递心中的情愫。弹者脉脉含情，听者知音沉醉，与白居易《琵琶行》“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同意。“琵琶”句，既写出了她技艺高超，也写出了两人感情上的交流已经大大深化，不仅是目挑眉语了，也许他的文名使她在见面之前就已经暗暗倾心了吧。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词人只选择了这一个特定的镜头：在当时皎洁的明月照映下，她像一朵冉冉的彩云飘然归去。李白《宫中行乐词》：“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又，白居易《简简吟》：“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彩云因而指美丽而薄命的女子，其取义仍从《高唐赋》“旦为朝云”来，亦暗指歌伎的身份。结两句因明月兴感，与首句“梦后”相应。如今的明月，犹当时的明月，可是，如今的人事情怀已经大异于当时了。梦后酒醒，明月依然，彩云安在？在空寂之中仍旧是苦恋，执著到了一种“痴”的境界，这正是小晏词在艺术上远胜于“花间”之处。

全词以虚笔作结，自有无穷感喟蕴蓄其中，情深意厚，耐人寻

味。《白雨斋词话》评价此词曰："既闲雅，又沉着，当时更无敌手。"其实何止当时，恐怕百世之后亦难乎为继了。

蝶恋花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

欲尽此情书尺素[1]，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2]秦筝柱。

【注释】

1 尺素：素，生绢。古人写书信用长一尺左右的素绢，故称书信为尺素。

2 移破：犹言移尽、移遍。

【赏析】

岑参《春梦》诗："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几千里。"晏几道是否到过江南，是否有"心上人"在江南，难以稽考。这首词上片起三句，似用岑诗语意，未必是写实。它说梦游江南，梦中始终找不到离别的"心上人"。"行尽"二字，状梦境倏忽和求索之苦；求索之苦又反衬思念之深，出于梦中的潜意识活动。"烟水路"三字写出江南景物特征，使梦境显得优美。上下句"江南"叠用，加深感情力量。接着两句写得最精彩，它表示梦中找不到"心上人"的"消魂"情绪无处可说，已经够难受；醒来寻思，加倍"惆怅"，更觉得这"消魂"的误人。"消

魂”也是前后重叠，但在重叠中又用反跌机势，递进一层，比“江南”一词的重叠更为曲折，自然也就倍增绵邈。这种以反跌为递进的句法，词中也不多见。宋徽宗《燕山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辛弃疾《贺新郎》“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比较典型。晏几道词喜用这种句法，如《鹧鸪天》：“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上片写梦中无法找到离人，下片改变念头，想到写信。起三句：“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说的是写了信要寄无从寄出，寄了也得不到回音。相思之情，真到了无可弥补、无可表达的地步了，那只好借音乐来排遣。结尾两句“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用的乐器是秦筝。古筝弦、柱十三，每根弦有柱支撑，“柱”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高，弦急则高，弦缓则低。他借低音缓弦抒发伤别的情怀，移遍筝柱不免是“断肠”之声。只用“弦缓”、“移柱”来表达其“幽怀难写”，行动的描写比言辞的表达更为鲜明有力。

这首词语言清疏明畅，但写情从做梦到寄信，到弹筝，节节递进，节节顿挫，又显得沉挚有力。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作者和秦观，都是“古之伤心人”，所以写出来的词“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1]，当年拚却[2]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

尽桃花扇[3]影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4]？今宵剩把银釭照[5]，犹恐相逢是梦中。

【注释】

1 殷勤：犹言热情。玉钟：对酒杯的美称。

2 拼却：甘愿。

3 桃花扇：歌女演唱时的道具团扇，扇面上写有歌词并画有桃花图案，故名。这句是说，由于歌舞不断，风好似也被桃花扇扇尽。

4 同：指在一起欢聚。

5 剩把：尽把。银釭：银灯。

【赏析】

这首词是晏几道与一个相熟的女子久别重逢之作。这个女子可能是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中所提到的他的朋友沈廉叔、陈君龙家歌女莲、鸿、蘋、云诸人中的一个。晏几道经常在这两位朋友家中饮酒听歌，与这个女子很熟而且有相当爱惜之情，离别之后，时常思念，哪知道现在忽然不期而重遇，又惊又喜，所以作了这首词。

上片叙写当年欢聚之时，歌女殷勤劝酒，自己拼命痛饮，歌女在杨柳围绕的高楼中翩翩起舞，在摇动绘有桃花的团扇时缓缓而歌，直到月落风定，真是豪情欢畅，逸兴遄飞。词中用了许多漂亮的颜色字面，如“彩袖”、“玉钟”、“醉颜红”、“杨柳楼”、“桃花扇”等，写得非常绚烂。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作词时的情况，乃是

追忆往事，所以它不像一幅固定的图画，而像一幕电影，在眼前一现，又化为乌有。

下片叙写久别重逢的惊喜之情。末二句虽是从杜甫《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句脱化而出，但是表达得更为轻灵婉折，不像杜甫诗那样悲怆沉重。这是因为杜甫作此诗是在战争期间，而久别重逢的对象是妻子儿女；晏几道作此词是在承平之世，而久别重逢的对象则是相爱的歌女，情况不同，则情致各异，而词体与诗体也是有所区别的。词中说，在离别之后，回想欢聚时，常是梦中所见，而真的相遇了，反倒疑是梦中。

晏几道这首词的艺术手法，上片是利用彩色字面，描摹当年欢聚情况，宛如银幕上的电影，眼前一现，倏归乌有；下片抒写久别相思不期而遇的惊喜之情，利用声韵的配合，宛如一首乐曲，使听者也仿佛进入梦境。全词不过五十几个字，而能造成两种境界，互相补充配合，或实或虚，既有彩色的绚烂，又有声音的谐美，这就是晏几道词艺高妙之处。

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1]，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2]遥。梦魂惯[3]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4]。

【注释】

1 玉箫：指美艳的歌女。

2 楚宫：楚王的宫殿，此处借指玉箫的住所。

3 惯：惯常。

4 谢桥：谢秋娘家的桥。唐代有名妓谢秋娘。词中以谢桥指女子所居之地。

【赏析】

疏狂落拓的词人，参加一次春夜的宴会，遇到一位美艳的女郎。在璀璨的银灯下，歌酒共欢，不知不觉沉醉了。可是，好事难成，聚散匆匆，夜阑归后，梦魂又悄悄地回到她的身旁。小晏此词，近世论者，多以为是怀人之作，谓上片写昔时相见，下片写今日相思。但细细体味词意，全首写的都是初见当夜的情事，上下两片在时间上紧紧衔接，并没有所谓久别怀人之意。

"小令"二句，写两人初逢的情境。唐范摅《云溪友议》载，韦皋与姜辅家侍婢玉箫有情，韦归，一别七年，玉箫遂绝食死，后再世，为韦侍妾。词中以玉箫直称，当意味着两人在筵前目成心许。在华灯下清歌一曲，醉颊微酡，她实在是太美了！"妖娆"前着一"太"字，表露了词人倾慕之情，由此而生出下边几层意思来。"歌中"二句，从"一曲"生出。在她优美的歌声中痛饮至醉，谁又能感到遗恨！在她唱完之后，余音在耳，筵散归来，酒意依然未消。"歌中醉倒"四字甚妙，起到统摄全篇的作用。表面看来，是说一边听歌，一边举杯酣饮，不觉酩酊大醉了，实际上是暗示自己被美妙的歌声陶醉，被美艳的歌者迷醉。美酒、清歌、丽人，舌尝而知味，耳得而闻声，目遇而成色，三者皆集于此地此时，怎不令人为之醉倒！一"醉"字，点明命意，情韵悠长，对下片写的春夜梦寻也起到提引的作用。醉倒，是心甘情愿的。词人醉得实在是太深太

沉了，以致宴会归来，仍酒意未消。其实，“未消”的不仅是酒意，而是见玉箫而产生的绵绵情意。两句实中有虚，落笔沉着而用意深婉。

过片后，紧接着写“归来”的情事。小晏尚有《鹧鸪天》词云：“归来独卧逍遥夜，梦里相逢酩酊天。”可作本词下片的概括。“悄悄”二字，写春夜的寂静，也暗示词人独处时的心境。久不成寐，更觉春夜迢迢。与上片短暂的欢娱恰成强烈对照。“碧云”句，以天设喻，慨叹由于人为的间阻，使两人不能互通心愫，侯门如海，要想重见就更是困难了。“楚宫”，楚王之宫，指代玉箫的居处，亦暗示她“巫山神女”的身份。前三句写宴罢归来的刻骨相思，音节婉妙。“梦魂”二语，是全词中最精彩之笔。人生经常处在桎梏之中，人们总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行动，但思想却是自由的，词人尽可以去恋慕相思，而比思想更自由的是人的“梦魂”，它无拘无束，任意游行，去“实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切。今夜里，词人的梦魂，在迷蒙的夜色中，又踏着满地杨花，悄悄地走过谢桥，去重会意中人了。张泌《寄人》诗：“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晏词暗用诗意。末句“又”字，用意尤深，赴宴时踏杨花过谢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再来却是虚幻飘忽的梦魂了。一结能生能新，情韵佳绝。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与小晏同时的学者程颐听到人诵“梦魂”两句时，笑着说：“鬼语也！”意甚赏之。连这位方正的道学家都受到小晏词的诱惑，可见真正的文艺作品是有其不可抗拒的魅力的。

清平乐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1]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

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2]休寄，画楼云雨无凭[3]。

【注释】

1 兰舟：对船的美称。

2 锦书：对书信的美称。

3 云雨无凭：云雨，指男女间的欢娱之情。典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事。无凭，没有准信。

【赏析】

通观全词，当是离情别怨之作。离别在一个渡口，时间是春天的一个早晨。

前六句主写景，但无不关情。“留人不住”四字，写出送者、行者双方不同的心态：一个曾诚意挽留，一个却去意已定。妓、客身份，见于言外。“留”而“不住”，已启末二句之怨思。从次句看，分手前有一个饯行酒宴。席间那个不忍别的送行女子，想必是“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哪里吃得下去；而即将登舟上路的男子，却喝了个“醉”。这又是一个对照。“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二句紧承“醉解兰舟去”，写的是春晨江景，也是女子揣想情人一路上所经的风光。江中是碧绿的春水，江上有婉转的莺

歌，是那样的宜人。这景象似乎正是轻别的行者轻松愉快的心境的象征。他就这样地走了，想起来多么令人难堪！“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则遥应“留人不住”句，是兰舟既发后渡头空余的景物，也是女子主观感觉中的景，所以那垂柳“枝枝叶叶”俱含“离情”。以上四句写景，浑成完整，却包含两种不同情感的象征。初读似以常语写景，久而觉字字句句皆含怨意。

最后两句写情。上文讲到挽留，讲到离别，充满依依不舍的缠绵情绪。这里突然转折，说出决绝的话，寄语对方“此后锦书休寄”，因为“画楼云雨无凭”——我们青楼女子是靠不住的，你今后不必来信了。从此割断感情的联系。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这是负气之言，其中暗含难言之隐。妓女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爱的权利。即使有了倾心的男子，也没有长聚不散之理。彼此结欢之夕，纵使“枕前发尽千般愿”，时过境迁，便“留人不住”。有感于此，所以干脆叫对方“此后锦书休寄”了。话虽如此，倘不想得到“锦书”，何以特别提到？二句表现的心情还是矛盾的。故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结语殊怨，然不忍割弃。”“怨”是怨对方的薄幸，更是怨命运的不济。

全词先是脉脉含情之语，后转为决绝语。因多情而生绝望，绝望恰表明不忍割舍之情。末二语锻炼精纯，足称警策。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在整个为官生涯中，受王安石变法的影响，遭到新旧两党的反复打击，屡遭贬谪。徽宗朝遇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改革了词风，开拓了词境，提高了词品。苏轼词创造了多种风格，除传统的婉约清丽外，他的词或清旷，或雄放，或凝重，或空灵，佳作极多，对后世影响深远。《东坡乐府》存词三百五十余首。

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1]

似花还似非花[2]，也无人惜从[3]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4]。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5]。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注释】

1 此词为元丰三年（1080）作。章质夫《水龙吟》是咏杨花的，苏轼的词用章质夫这首词的韵脚而作。章质夫，名楶(jié)，字质夫，蒲城（在今福建省）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吏部郎中，同知枢密院事，是苏轼的友人。

2 "似花"句：语出梁元帝萧绎《咏阳云楼檐柳》诗："杨花非花树。"白居易《花非花》词："花非花，雾非雾。"

3 从：任。

4 "梦随"三句：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5 "晓来"三句：作者自注云："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这是古人的一种误传，并无科学依据，但用于文学抒情，并无妨碍，此处借以表达一种惜花之情与春去之恨。

【赏析】

苏轼《与章质夫》信中说："《杨花》词妙诀，使来者可以措辞……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次韵一首"即本篇。据此信推测，此词当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或五年（1082），时苏轼贬居黄州。

作为咏物词，必得对所咏对象描摹逼真、贴切生动，但又需追求象外之意，以形取神。刘熙载《艺概》评本篇云："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即不离也。"这一评语十分准确地抓住了此词写法上的特点，即一笔两写，亦花亦人，人花互映，情景交融。作者处处把杨花和思妇写得不即不离。杨花的飘坠是"抛家傍路"，就如思妇的口吻；愁肠百结的思妇，

慵眼难开，沉睡梦乡，又直摄杨花之神。而思妇的梦魂，随风飘到万里之外去寻找情人，却不料美梦又被黄莺啼声惊破，这种奇思异想又连接着杨花飘飞不定的形态特征。词中咏叹角度多次转换，衔接自然；下片议论虽多，而并不游离于情景之外。如此咏物，真可谓不粘不滞，出神入化，难怪王国维称它是咏物词的“最工”之作。

词的第二句有“惜”字，可视为全篇“文眼”。任风飘扬，散落路旁，是惜；“萦损柔肠”，梦寻情人而不得，是惜；落花难以复归故枝，是惜；雨后杨花落地入池，又是惜；最后直呼杨花乃是离人之泪，哀怨悱恻，无以复加了。因此，“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全力抒写悲哀，是本篇又一特点。

至于所言之情，也非单一，而是多层次的：既有借杨花自开自落的寂寞传递出感时伤春的幽怨之情，又有思妇念远的别绪离愁，更寄予了作者的抑郁之思，其精神内蕴是丰富的，极大地提高了咏物词的品味，是苏词中婉约风格的代表作。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1]，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2]，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3]。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4]，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5]。又恐被、西风惊绿[6]。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注释】

1 乳燕：雏燕。

2 生绡：生丝织物。

3 瑶台：相传西王母所在之地。曲：深处。

4 蹙：皱，没有全展。

5 “芳心”句：指重瓣的石榴花。

6 西风惊绿：秋风起，石榴花凋零，只剩绿叶。

【赏析】

自从屈原用美人香草寄托君国之思，这种手法遂一直为后代诗人袭用。杜甫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佳人自喻；东坡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以美人寄身世之慨。然而东坡笔下的美人往往是雍容华贵的贵妇人，与杜诗中清贫憔悴的形象大异其趣，这也许是由于二人经历和个性不同吧。他的《贺新郎》就是这类作品。

词的开头安排人物出场别具匠心，用一只小燕子引路，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一座梧桐深院的华屋。而“乳燕飞华屋”，描画出环境气氛之幽静。“华屋”暗示这里非寻常人家。傍晚清凉，在“悄无人”的桐阴下，推出一位出浴美人来。东坡喜爱写那“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佳人。这出浴美人更能唤起一种表里澄清、一尘不染的美感。进而工笔描绘美人“晚凉新浴”之后的闲雅风姿。东坡着意给人物设置了一个道具——“生绡白团扇”，这种轻罗小扇自是适合她的华贵身份，它的洁白精美更像它的主人一样纯洁玲珑。“扇手一时似玉”，表面上写美人的手和手中的扇都如白玉浮雕似的美好，同时也暗示了美人和她的扇子同样的命运。自从汉代班婕妤(汉成帝妃，为赵飞燕忌，失宠）作《团扇歌》后，在古代诗人笔

下，白团扇常常是红颜薄命的象征。上文已一再渲染“悄无人”的寂静氛围，这里又写“手弄生绡白团扇”，着一“弄”字，便透露出美人内心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寥，接着以“扇手一时似玉”暗示“妾身似秋扇”的命运。

以上写美人心态，主要还是用环境烘托，用象征、暗示方式，隐约迷离。她究竟在想什么呢?下面东坡便通过一个梦来表现。写睡眠而曰“孤”、曰“清”，却又使人感受到佳人处境之幽清和她内心的寂寞。美人究竟做的什么梦呢?李白《清平调》写明皇与杨妃“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当是欢会的好梦吧?或者她像那“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姑射女神，与嫦娥结伴，去过那种超然物外的仙家生活了。朦胧中仿佛有人掀开珠帘，敲打门窗，又不由引起她的一阵兴奋，引起她的一种期待。可是从梦中惊醒，却是那风吹翠竹的萧萧声，等待她的仍旧是一片寂寞。唐李益诗云：“开门复动竹，疑是玉人来。”(《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东坡化用了这种幽清的意境，着重写由梦而醒，由希望而失望的怅惘；“枉教人”，“又却是”，将美人感情上的波折突现出来。从上片整个构思来看，主要写美人孤眠。写“华屋”，写“晚凉”，写“弄扇”，都是映衬和暗示美人的空虚寂寞，而种种情愫尽在不言之中，无可告诉的怅惘之情最后翻成瑶台一梦。

上片写到美人梦断瑶台，为了散愁心，她穿过桐阴，来到石榴花畔。看那半开的榴花真似褶皱的红巾!白居易有诗云“山榴花似结红巾”(《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东坡句由此脱化而来，但把花写得更活了，“蹙”字形象地写出了榴花的外貌特征，又带有西子含颦的风韵，耐人寻味。美人浮想联翩，想到心中所期待的

远人。她似乎自言自语，无限深情地对心上人说：待那些浮花浪蕊谢尽的时候，你感到寂寞了，这里有石榴花陪伴您啊!“伴君幽独”一句中的“君”，隐隐指那瑶台梦中之人，与上片意脉暗连。这两句把榴花和“浮花浪蕊”对照，写榴花的坚贞忠诚，寓意深远。词中女主人公似乎从遐想中把思绪收回来，仔细看取眼前的花儿了，这红艳秾丽的榴花，多瓣重叠紧束。“芳心千重似束”，不仅捕捉住了榴花外型特征，并再次托喻美人那颗坚贞不渝的芳心。美人对着花儿细“看取”，芳意重重之中，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又飞到远处去。她由眼前之景想到将来之事，“又恐被、西风惊绿”，韶华易逝，好景难驻，绿枝翠叶尚不堪秋风，何况这娇柔的红花？一个“惊”字，关合花与人：花是如此，人何以堪！由花及人，油然而生美人迟暮之感，美好年华就要在这幽寂的期待中过去了，不禁又想起了那瑶台梦中之人：“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美人又沉入遐想的境界中去：今日待君君不归，他日君归芳已歇。那时再到花前对酒共赏，恐不复看到这“秾艳一枝”、“芳心千重”的美景了。到那时难免对酒伤怀，泪珠儿、花瓣儿将一同簌簌落下了！《蓼园词选》评这结尾四句说：“是花是人，婉曲缠绵，耐人寻味不尽。”

蝶恋花

春景

花褪[1]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2]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3]!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4]。

【注释】

1 褪：颜色变浅或消失。

2 柳绵：柳絮。

3 “天涯”句：《离骚》：“何处独无芳草兮，乐何怀乎故宇。”

4 多情：指墙外行人。无情：指墙内快乐的荡秋千的妇女。

【赏析】

在词史上，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词横放杰出，清旷雄奇，“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然而这样的作品不多，总体而言，他的词大都比较婉约，所以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这两种风格似乎都融合在这首词中，它清婉雅丽，深笃超迈，具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此词上片写春色与伤春情绪，然却作旷达之语，这在一般的婉约词或豪放词中是看不到的。起句既是在写衰亡，也写了新生，是对立的统一。残红褪尽，青杏初生，反映了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但它给予人的艺术感染却有几分悲凉。二、三两句则把视线离开枝头，移向广阔的空间，心情也自然随之轩敞。晏殊《破阵子》云：“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此处“燕子飞时”一语，正点明了节序是在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与起句所写的景色恰相符合。燕子在村头盘旋飞舞，给画面带来了盎然春意，增添了动态美。

于是起句投下的悲凉阴影似乎被冲淡了些。"绿水人家"，于幽静之中带有富贵气象。这句中的"绕"一作"晓"，沈际飞说："合用'绕'字，若'晓'字，少着落。""枝上"二句先是一跌，后一扬，在跌扬腾挪之中，表现了深挚的感情、旷达的襟怀。絮飞花落，最易撩人愁绪。这里不是说柳絮被吹得满天飞扬，也不是说柳絮已被吹尽，而是说越吹越少。着一"又"字，则又表明词人之看絮飞花落，非止一次。伤春之感，惜春之情，自然见于言外。因此清人王士禛评曰："'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花草蒙拾》）可见这是地道的婉约风格。相传苏轼谪居惠州（今属广东省），一年深秋，命侍儿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东坡问其故，回答说："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东坡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词林纪事》引《林下偶谈》）

下片写人"尤为奇情四溢"（《蓼园词选》评）。如果说上片是在写景中寄托伤春之感，那么下片则是通过人的关系、人的行动，表现对爱情以至整个人生的看法："墙里秋千"，自然是指上面所说的那个"绿水人家"。由于绿水之内环以高墙，所以墙外行人只能看到露出的秋千。不难想象，此刻发出笑声的佳人是在荡着秋千。在艺术描写上有一个藏和露的关系。如果把墙里女子荡秋千的欢乐场面写得坦露无遗，势必索然寡味。现在词人只露出墙头的秋千架，露出佳人的笑声，而佳人的容貌与动作，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与读者一起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意味。可以说，一堵围墙，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姑娘们的笑声，挡不住行人的感情。词人（还有读者）想象的翅膀，更可以飞越围墙，创造出一个

瑰丽的诗的境界。这种写法，可谓绝顶高明。自“花间”以来，写女性的小词，或写其体态妖娆，服饰华丽；或写其相悦相思，离愁别恨，然而“类不出乎绮怨”。东坡此词同样是写女性，情景生动而不流于艳，感情真率而不落于轻，在词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浣溪沙

簌簌[1]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2]，牛衣[3]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4]茶，敲门试问野人家[5]。

【注释】

1 簌簌：微细的声音。

2 缫车：缫蚕丝的器具。

3 牛衣：蓑衣，这里借指简朴的粗麻布做的衣服。

4 漫思：直想，尽想。

5 野人家：村野人家，即百姓家。

【赏析】

神宗元丰元年（1078），徐州继上一年洪灾之后又遇旱灾，身为太守的作者，除了组织农民积极抗旱外，还依地方习俗到徐州城东的石潭来求雨。碰巧，居然真的下了一场大雨。苏轼欣喜之余，于初夏亲自主持了在石潭举行的祭神谢雨活动。在回程的路上，他填了五首《浣溪沙》，记录此行所见所闻的农村景象和切身感受，因灾后农村的生产生活恢复得较快，故字里行间洋溢着欣悦轻松的心情。此词是其中的第四首。

上片以轻松明快的笔调，描写了农村灾后生产恢复，人们忙碌的可喜景象。“簌簌”句是写从路旁枣树下走过的情景。“村南村北”句，写入村后所闻所见。缫车声较大，而且到处都在响，这响声，表明农村生产不但已经恢复，而且春蚕丰收，妇女们都在忙碌。当然这响声中也包含作者喜不自胜的心情。“牛衣”是指穿牛衣之人，看来这是个老人，“古柳”是指在大柳树下，这里有阴凉。这一卖瓜人的形象，表现了这里的农村生活和民风民情仍保持古朴之风。

下片借因渴而敲门求茶事，表现作者此时此刻愿与普通老百姓同享灾后安宁生活的心情。“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旱情解除，百姓安居乐业，“邑无流亡”则“无愧俸禄”。作者起程之刻，免不了“略饮数杯”；现在由于路长，又有太阳当头晒着，因之感到格外口渴和疲乏。一个“漫”字，一个“惟”字，表明了渴和倦的程度。“敲门试问野人家”，这是去讨茶吃，也是想借此歇歇脚。“敲门”、“试问”，可见行动有礼，不以地方长官身份去显威风，同时也表明自己本不想扰民而现在不得不然了。当然“问”字中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但词至此作结，留下的余意余味，就由读者去慢慢体味了。

浣溪沙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1]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注释】

1 耦耕：两人并耜而耕。

【赏析】

这首词系作者于徐州石潭谢雨道上所作《浣溪沙五首》中的第五首。词中写徐州农村久旱逢雨之后所呈现的一派欣欣向荣、丰收在望的景象，流露出作者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和他希冀归耕田园的愿望。

上片首二句“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不仅写出草之“软”，沙之“轻”，而且写出作者在这种清新宜人的环境之中舒适轻松的感受。久旱逢雨之后的道上，“软草平莎”，油绿水灵，格外清新；路面上，一层薄沙，经雨之后，净而无尘，作者纵马驰骋，自是十分惬意。触此美景，不禁使他情动于衷，遂脱口而出：“何时收拾耦耕身？”“耦耕”，指二人并耜而耕，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是春秋末年的两个隐者。二人因见世道衰微，遂隐居不仕。苏轼则不同，苏轼自幼胸怀奇志，期在为国建树奇勋。但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因与王政见不合，便自请外放，历任地方官。“收拾耦耕身”，不仅表现出他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也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情况下，仕途坎坷、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

下片“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二句，承上接转，将意境宕开，从道上写到田野里的蓬勃景象。在春日的照耀之下，桑麻欣欣向荣，闪烁着诱人的绿光；一阵暖风，挟带着蒿艾的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这两句话对仗工稳，且妙用点染之法。上写日照桑麻之景，先用画笔一“点”；“光似泼”则用大笔涂抹，尽力

渲染，将春日雨过天晴后田野中的蓬勃景象渲染得淋漓尽致。下句亦用点染之法，先点明“风来蒿艾”之景，再渲染其香气“如薰”。“光似泼”用实笔，“气如薰”用虚写。一“光”、一“气”，虚实相间，有色有香，并生妙趣。“使君元是此中人”一句，总上作结，画龙点睛，为升华之笔。它既道出了作者“收拾耦耕身”的思想本源，又将作者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更进一步深化。作者身为“使君”，却能不忘他“元是此中人”，且乐于如此，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苏轼《题渊明诗》云：“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而这正是苏轼农村词之所以臻于妙境的真谛所在。

李之仪

李之仪（1038～1117），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西北）人。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曾于苏轼知定州时为幕府，历官至枢密院编修。徽宗初年，以文章获罪，编管太平州。善为词，尤长于小令，有《姑溪词》传世。毛晋谓其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作品以清新平易见长，写情词尤别具风格。

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赏析】

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明白如话，复叠回环，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蕴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进化了的通俗词。

词以长江起兴。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既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

理。这就是三、四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转折关系：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这“共饮”不免更反托出离隔之恨、相思之苦。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转折关系：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两种看来矛盾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怀着远隔之恨的双方在“共饮长江水”时可以次第浮现的想法。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毛晋盛赞这几句为“古乐府俊语”（《姑溪词跋》），当是有感于其清俊中见深婉含蕴的特点。

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示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消歇之时。写到这里，似乎只能慨叹“人生长恨水长东”了。但词人却从“此恨何时已”翻出一层新的意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既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一脉相通，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变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在心灵上便得到永恒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是感情的升华。江头江尾的遥隔在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词人主张写词要“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这首词的结拍正是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

在的感受。

全词以“长江水”为贯串始终的抒情线索，以“日日思君不见君”为主干。分住江头江尾，是不见君之因；“此恨何时已”，是不见君之果；“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是虽有恨而无恨，有恨者不见君，无恨者不相负。悠悠长江水，既是双方万里阻隔的天然障碍，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触发物与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爱与期待的见证。随着词情的发展，它的作用也不断变化，可谓妙用无穷。这样新巧的构思和深婉的情思、明净的语言、复沓的句法的结合，构成了这首词特有的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

踏莎行

一别芳容，五经寒暑。回文欲寄无鳞羽[1]。多情犹自梦中来，向人粉泪流如雨。

梦破南窗，愁肠万缕。那听角动城头鼓[2]。人生弹指事成空，断魂惆怅无寻处。

【注释】

1 “回文”句：用苏蕙织回文诗典。鳞羽，鱼雁。

2 城头鼓：指城中报更的钟鼓声。

【赏析】

这首词写离情别梦。首二句以对句为文，写别离时间之久。曾“一别”后“五经寒暑”未能见面，妻子的音容笑貌常萦心头，日

思夜想，感觉五个寒暑简直是千年万年，于平叙中见深情。“回文”三句，转换视角，不从己方着眼，而从对方下笔，设想家中的爱妻像前秦窦滔之妻苏蕙那样，已经将一片相思之情织入回文诗，但苦于没有传书的鱼雁，于是亲自来入梦中，“向人粉泪流如雨”。这种以客代主的写法，就如老杜“犹念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情真意切，运笔巧妙；而“犹自梦中来”，更见凄切缠绵。

下片转换角度，直接写自己梦醒后的无限怅惘和感伤。“梦破南窗，愁肠万缕”，一梦醒来，沉沉夜色中唯闻更鼓咚咚，幻梦残破，辗转反侧之际，唯觉愁肠万缕。一个“破”字，把主人公梦中的美好想象和现实间的远隔千山分隔开来，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情体味，让人读来亦感肠断。末两句“人生弹指事成空，断魂惆怅无寻处”，将“己”之一时一地的经验——弹指间南窗相思梦破——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感受，“无寻处”的“断魂惆怅”因此而更能引起广泛的感情共鸣。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起居舍人、秘书丞兼国史编修等。以校书郎坐《神宗实录》失实，屡屡遭贬，最后死于宜州（今广西宜州市）贬所。"苏门四学士"之一。有《豫章集》、《山谷词》。

清平乐[1]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2]。百啭无人能解[3]，因风飞过蔷薇[4]。

【注释】

1 清平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忆萝月》、《醉东风》。双调四十六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三平韵。

2 "除非"句：是说黄鹂在春夏之间活动，应当知道春的去向。问取，即问。取，语助词，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正在进行；黄鹂，也叫黄莺。

3 "百啭"句：黄鹂的鸣声清脆圆转，但是没有人能懂得它说什么。百啭，形容黄鹂叫声婉转清亮。

4 “因风”句：春光好似随黄鹂鸟一道借着风力飞到蔷薇那边去了。蔷薇乃夏令花卉，寓意春光不再。因，依靠。

【赏析】

对黄庭坚的词，历代毁誉不一。宋代陈师道说：“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引）晁补之说：“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同上）清代陈廷焯更指斥说：“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白雨斋词话》卷一）这些话虽各执一端，但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黄庭坚现存的近两百首词中，品类很杂，高下悬殊，不可一概而论。只是这首《清平乐》，传诵至今，向来获得好评。

在古代诗词中，以“惜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首。因此词人写这类作品，必须取新的角度和用新的方法方能取胜。此词好就好在写得新颖、曲折，风格清奇，语言轻巧，词味隽永。他将具体的人格特征赋予抽象的春。词人因春天的消逝而感到寂寞，感到无处觅得安慰，像失去了亲人似的。这样通过词人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春天的可爱和春去的可惜，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若词人仅限于这样点名惜春的主题，那也算不了什么高手。此词高妙处，在于它的曲笔渲染，跌宕起伏，饶有变化。好像荡秋千，既跌得深、猛，又荡得高、远。此词先是一转，希望有人知道春天的去处，唤她回来，与她同住。这种奇想，表现出词人对美好事物的执著和追求。下片再转。词人从幻想回到现实世界来，察觉到无人懂得春天的去向，春天不可能被唤回来。但词人仍存一线希望，希望黄鹂能知道春天的踪迹。为什么呢？因为黄鹂和春天一同出现，它也许能得知春的讯息。这样，词人又跌入幻觉的艺术境界里

去了。

末两句写黄鹂不住地啼着。它婉转的啼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但词人仍得不到解答，心头的寂寞感更加重了。只见黄鹂趁着风势飞过蔷薇花丛。蔷薇花开说明夏天已来临，词人才清醒地意识到：春天确乎是回不来了。

像这样一首短词，几经曲折，含蕴着一层深似一层的感情。词人从惜春到寻春，从希望到失望，从不断追寻到濒于绝望，终于怀着无可告慰的心情，为美好的事物的消逝陷入沉思中去了。

秦观

秦观（1049～1100），北宋词人。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省）人。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目为元祐党人，绍圣后累遭贬谪。文辞为苏轼所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诗词。词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诗风与词风相近。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1]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2]俊游，铜驼[3]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4]夜饮鸣笳[5]。有华灯碍月，飞盖[6]妨花。兰苑[7]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注释】

1 冰澌：流冰。

2 金谷：园名，旧址在今河南洛阳西北，西晋石崇所筑。

3 铜驼：街名，在西晋洛阳皇宫之前，以宫前所立铜驼而得名，甚繁华。铜驼与金谷在此处均非实指，乃借指汴京的金

明池和琼林苑。

4 西园：原指曹魏邺都的铜雀园，位于文昌殿西，故称西园。曹植《公宴》诗有“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之句。此处西园借指金明池，因其位于汴京之西。

5 鸣笳：吹笳。笳，一种乐器。

6 飞盖：指急行的车辆。

7 兰苑：园林的美称，此指金明池、琼林苑。

【赏析】

秦观曾于元丰五年（1082）及元丰八年（1085）两度入京应试，但只是在元祐五年（1090）制举及第之后，才留京供职达五年之久，得以参与当时名公的文酒会，而元祐七年的赐宴，则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淮海集》载《西城宴集》诗序云：“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三十有六人。”这是当时罕有的盛举，所以作者后来贬谪处州（州治在今浙江丽水），作《千秋岁》词，还提及“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而致慨于“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正当朝局大变，旧党下台，新党复起之时，也正是词人遭贬即将离京之际。对于两年前的那次宴游还记忆犹新，怎生舍得不在贬官去国之时，重游其地，让两年前的这件事再现心头，形诸笔墨呢？

上片起头三句，写初春景物。梅花渐渐地稀疏，水面上的冰已经解冻，在东风的煦拂之中，冬天悄悄地走了，春天不声不响地来了。“暗换年华”，指的当然是眼前自然界的变化，但对于自己荣辱穷通所关至巨的政局变化即寓其中。此种双关的今昔之感，直贯结

句思归之意。从“金谷俊游”以下，一直到下片“飞盖妨花”为止，共十一句，都是写的旧游，而以“长记”两字领起，“误随车”固在“长记”之中，即前三句所写在金谷园中、铜驼路上的游赏，也同样在内。但由于格律关系，就把“长记”这样作为领起的字移后了。所以读时不可误会，以为“金谷”三句是写今而非忆昔。只要仔细一点，就不难看出，此三句所写都是欢娱之情，和下片后半所写今日的感伤心绪很不和谐，显然不是一时之事。

在汴京居住达五年之久，“长记”之事，当然可说者甚多，而这首词写的只是两年前春天的那一次游宴。“金谷”三句，乃是说前年三月中澣日，时值新晴，游赏优美的名园，漫步繁华的街道，缓踏平沙，非常轻快。由于记起当年在大道之上，名园之中，“细履平沙”，因而连带想起最令人难忘的“误随车”那件事来。“误随车”语出韩愈《游城南十六首》中的《嘲少年》：“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尽管那次只是“误随”，但却引起了词人温馨的遐思，使他对之长远地保持着美好的回忆，在心里萦回不已，难以忘怀。

以上十一句写旧游。把过去写得愈热闹就愈衬出现在的凄凉、寂寞。“兰苑”二句，暗中转折，逼出“重来是事堪嗟”，点明怀旧之意，与上片“东风暗换年华”相呼应。追忆前游，而“重来”旧地，则“是事堪嗟”，感慨至深。当年西园夜饮，何等意气！今天酒楼独倚，何等消沉！烟暝旗斜，暮色苍茫，既无飞盖而来的俊侣，也无鸣笳夜饮的豪情，极目所至，已经看不到絮、蝶、桃、柳这样一些春色，只是“时见栖鸦”而已。这时候，当然早已没有了交加的芳思，而宦海风波，仕途蹉跌，也使得词人不得不离开汴京，于

是归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来了。

这首词的主旨是感旧，感时之意即寓其中，由感旧而思归，则盛衰之意自见，故以今昔对照为其基本表现手段。它用大量的篇幅写旧游之乐，以反衬今日之牢落衰老，所以感染力特强。这也就是周济《宋四家词选》所说的“两两相形”。如酒楼和金谷、铜驼、西园、兰苑，“烟暝酒旗斜”和“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倚楼”和“随车”，“栖鸦”和“蝶舞”，“归心”和“芳思”，“暗随”与“乱分”，“天涯”和“人家”，无往而非两两相形，以见今昔之殊，而抒盛衰之感。

八六子

倚危亭[1]，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2]，黄鹂又啼数声。

【注释】

1 危亭：高高的亭子，此指扬州高邮之间的邵伯斗野亭。

2 销凝：乃消魂、凝魂的压缩语，意犹出神，表示无限伤感。

【赏析】

宋神宗元丰年间，秦观在扬州意外地遇上一位多情的女子。

帘幽梦，十里柔情，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此词即为怀念这位女子之作。

秦观词最大的特色是“专主情致”。抒情性原本就是词长于诗的特点，秦观则将词的这一特长加以光大，在这首词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此词发端三句即很精彩。作者与所怀念之人相别已久矣，独倚危亭，忽睹芳草，因芳草之铲尽还生而联想到离情之缠绵郁结，难以屏除，只用一“恨”字作联系，设想与用笔均极为含蕴空灵，故周济誉为“神来之笔”（《宋四家词选》）。下边两句用“念”字领起追忆。“柳外青骢”、“水边红袂”，分写自己与对方离别时的情况。柳外、水边是幽雅的环境，青骢、红袂是鲜明的形象，当日情景，宛然再现，这是虚景实写。“怆然暗惊”一句，突然落到今日的现实，追忆的梦幻霎时惊醒，遂有无限凄楚之感，也含有离别已久之恨。

下片“无端”三句，再进一步追忆当时欢聚之乐。“无端”是不知何故之意，言老天好没来由，赐予她一份娉婷之姿，致使我为之神魂颠倒。“夜月”二句叙写欢聚情况，借用杜牧诗句以含蓄出之。（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如果直说，就浅露寡味了。“怎奈何”三句叹惋好景不长，倏又离散。“素弦声断，翠绡香减”，仍是用形象写别离，有幽美凄清之致。“那堪”二句，忽又写当前景物，以景触情。“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是凄迷之景，在怀人的深切愁闷中，观此景更增惆怅，故用“那堪”二字领起。结尾“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又是融情于景，有悠然不尽之意。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三云：“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

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监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洪迈指出秦观词此二句是从杜牧词中脱化而来是对的，但是他认为秦词不及杜词，论断并不公允。

张炎评秦观《八六子》词云："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意外。"（《词源》卷下）"情景交炼"四字，很能说出此词的艺术特点。秦观这首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洗炼得非常精纯，这也是秦观所擅长的。张炎早就指出这一点，他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1]。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2]。多少蓬莱[3]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注释】

1 谯门：城门楼，古代用以守望。

2 共引离尊：谓饯行时举杯相祝。

3 蓬莱：传说海上有蓬莱仙山。此处借指恋人欢娱之地，亦

暗合词人与女子恋情的发生地蓬莱阁。此阁旧址在今绍兴卧龙山上。

【赏析】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秦观到越州（今浙江绍兴）省大父承议公，岁暮还里，写下此词。在越州时，州守程师孟馆之于蓬莱阁，某日于席上结识了一位歌伎，眷眷不能忘怀。词中所写，便是与这位歌伎缱绻难忘的别情。

起首三句写词人离越西归的情景。傍晚时分，他回望越州一带，只见会稽山上微云轻荡，衰草迷离，远远的城楼上又传来凄厉的军号声。“山抹微云”是千古传诵的警句，一个“抹”字，写出了淡淡云彩掩映峰峦之景，显出炼字之工。“暂停”两句写舟旁饯行，在举酒相祝的气氛中隐含别离之痛。可以想见，此刻词人一边饮酒，一边想起不久前与这位佳人的一段旧情。然而现实却告诉他，这一切均已成为过眼烟云。“空回首”两句，回肠九转，哀感无端。至“斜阳外”三句，则宕开一笔，写词人抛却愁怀，放眼远郊。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晁补之说：“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诗人玉屑》卷二十一）然而寻根究底，却是从隋炀帝诗“寒鸦飞万点，流水绕孤村”化来。何以原诗平平，一经点化，便成佳句呢？原因在于炀帝诗将寒鸦、流水两景割裂开来，而词人则将两景统一在“斜阳外”的大背景下，构成一幅佳图，具有整体的绘画之美；再加上语言长短错落，更带有一种婉转动听的音乐之美，因而收到了点石成金、青出于蓝的奇效。

经过层层铺叙，下片便直接抒写离情。“销魂，当此际”，曾被东坡讥为“柳词句法”。其实它在表现别情方面，却妥帖而又深刻。

在这难舍之际，双方暗解香囊，轻分罗带，将缔结数月的情丝忍痛斩断。在这“暗解”、“轻分”的掩盖下，该孕有多少深重的心灵创伤。于是词人不得不深自叹惋：“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两句虽来自杜牧《遣怀》诗，但它却表现了词人自己情场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因此清人周济指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宋四家词选》）“此去”以下三句，直抒胸臆，悲伤万分，诚所谓“伤心人语”。它把全词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此时我们仿佛看到词人在一声长叹之后，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湿透了衣襟。一个“空”字，复与上片的“空”字遥相呼应，把词人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袒呈无遗。结尾三句，写佳人已回城，船儿已离岸，词人频频回首，唯见越州城内灯火昏黄，而其人已隐没在昏黄的灯火之中。词笔至此，事已写毕，语已写完，而悠悠情波，荡漾无边，读之令人低回不已。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1]迢迢暗渡。金风玉露[2]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3]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注释】

1 银汉：银河。

2 金风玉露：秋风白露。

3 忍顾：怎么忍心回顾。

【赏析】

《鹊桥仙》原是为咏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而创作的乐曲。本词的内容也正是咏此神话。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柳永、苏轼、张先等人也曾吟咏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各异，却都因袭了“欢娱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秦观此词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

上片写佳期相会的盛况。他们虽然难得见面，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而一旦得以聚会，在那清凉的秋风白露中，他们对诉衷肠，互吐心音，是那样富有诗情画意！“金风玉露”二句由叙述转为议论，表达作者的爱情理想：他们虽然难得见面，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岂不远远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词人热情歌颂了一种理想的圣洁而永恒的爱情。

下片则是写依依惜别之情。“柔情似水”，就眼前取景，形容牛郎织女缠绵此情，犹如天河中的悠悠流水。“似水”照应“银汉迢迢”，即景设喻，十分自然。“佳期如梦”，既点出了欢会的短暂，又真实地揭示了他们此时此刻那种如梦似幻的心境。“忍顾鹊桥归路”，写牛郎织女临别前的依恋与怅惘。不说“忍踏”而说“忍顾”，意思更为深曲：看犹未忍，遑论其他？虚实结合，引人遐思。显然，作者否定的是朝欢暮乐的庸俗生活，歌颂的是天长地久的忠贞爱情。在他的精心提炼和巧妙构思下，古老的题材化为闪光的笔墨，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从而使所有平庸的言情之作黯然失色。词笔至此忽又空际转身，爆发出高亢的音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

岂在朝朝暮暮。”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与上片的议论遥相呼应，这样上、下片同样结构，叙事和议论相间，从而形成全篇连绵起伏的情致。振聋发聩之笔，使全词升华到新的思想高度！

这首写神话故事的词，句句写天上双星，而又句句写人间真情，天人合一，成为千古抒情绝唱。语言自由流畅，近于散文，却更显婉约蕴藉，余味盎然。

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1]会，鹓鹭[2]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3]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注释】

1 西池：北宋汴京西郑门外的金明池。

2 鹓鹭：形容朝官像天空中飞行的鹓鸟和白鹭。

3 日边：比喻帝京。

【赏析】

词作于词人坐元祐党祸，贬杭州通判，又坐御史刘拯论增损《神宗实录》，中途改贬监处州酒税，政治上的打击接连而来之时。

起首四句是写景，处州城外有大溪、沙滩。此时春寒已退，该是晚春时节了。后两句似出自晚唐杜荀鹤《春宫怨》诗："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状花影摇曳，莺声间关，形象生动，摹写精当。用"乱"和"碎"来形容花多莺多，同时也传递出词人心绪的纷乱，茫然无绪。可谓以乐景写哀情，给人以凄迷的感受。他乡逢春，因景生情，引起词人飘零身世之感。词人受贬远涉，孑然一身，更无酒兴，且种种苦况，使人形影消瘦，衣带渐宽。"宽衣带"，出自《古诗十九首》"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哀婉深沉。"人不见"句，从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化出，以情人相期不遇的惆怅，喻遭贬远离亲友的哀婉，是别情，也是政治失意的悲哀。

现实的凄凉境遇，自然又勾起他对往日的回忆。《淮海集》卷九《西城宴集》诗序云：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三十有六人。""西池会"即指这次集会。《能改斋漫录》卷十九："少游词云：'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亦为在京师与毅甫同在于朝，叙其为金明池之游耳。"可见作者当时在京师供职秘书省，与僚友西池宴集赋诗唱和，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作者回忆西池宴集，馆阁官员乘车驰骋于大道，使他无限眷恋，那欢乐情景，"携手处，今谁在？"抚今追昔，由于政治风云变幻，同僚好友多被贬谪，天各一方，词人怎能不倍加忆念故人？沉重的挫折和打击，他自觉再无施展抱负的机会了。李白《行路难》诗其一："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少游反用这一典故，可见他对朝廷不敢抱有幻想了。"朱颜改"，指青春年华消逝，寓政治理想破灭，飘泊憔悴之叹。

如说前面是感伤，到此则凄伤无际了。南唐李煜亡国沦为囚徒，追忆故国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无限悲痛，蕴意相近。其深切的人生浩叹，异代同心。无怪乎秦观之友人孔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尤其是结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更是感动千古的名句。少游此结句，即眼前景，寄万般情。他没有回天之力，只能悲叹良时难追，红颜消失，他体验着如沧海般浩渺的深广愁怨。这是词人和着血泪的悲叹！“飞红万点”，意象鲜明，具有一种惊人心魄的凄迷的美，唤起千古读者心中无限惜春之情，惜人之意。

此词以今日之飘零对比昔时之胜游，层层铺叙，煞尾一语点醒，全体皆振，堪称名句。以“春”贯穿全篇，从“今春”到“昔春”，从“盛春”到“暮春”，以时间的跨越，将不同的时空和昔盛今衰等感受、个人的命运融合为一，创造出完美的意境。

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1]望断无寻处。可堪[2]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3]，鱼传尺素[4]，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注释】

1 桃源：桃花源，陶渊明曾有《桃花源记》。

2 可堪：那堪，怎么经受得住。

3 驿寄梅花：《荆州记》载，南朝宋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4 鱼传尺素：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赏析】

这首词是秦少游在北宋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作于郴州。主要是表达作者的贬谪羁旅之苦。据资料知那时的秦少游，与晚唐"牛李党争"中的李商隐类似，受到翻来覆去的北宋新旧党争的波及和株连。哲宗绍圣元年（1094）新派再起，不仅作为旧党的苏轼弟兄遭到贬谪，"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也未能幸免，先由京师被贬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贬监处州酒税。绍圣三年，再以写佛书被罪，贬徙郴州（今湖南郴州市）。面对接二连三的贬谪，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少游感到无路可走。其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于是形于笔端，词作也趋凄怆。此作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谪居的凄苦与幽怨。成为蜚声词坛的千古绝唱。

楼台在茫茫大雾中消失，渡口在朦朦月色中隐没。北望桃源乐土，也失去了踪影。此刻，因受党争牵连而遭流放的秦少游，正被幽闭在郴州的一所旅舍内，漠漠春寒，惹人愁闷。斜阳下，杜鹃声声，"不如归去"的鸣啼凄厉辛酸，令人倍增伤感。秦观南迁已过三年，北归无望，尽管驿站传来封封家书，但只是徒增离恨而已。"梅花"、"尺素"堆积案头，仿佛是堆砌成重重叠叠的乡愁离恨。"独怜京国人南去，不似湘江水北流"，他想起了两句唐诗，那迢迢

不尽的郴江，原本绕着郴山，却为何偏偏向北流入潇湘？此正如词人对自身命运的诘问：自己苦读诗书，本是要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却为何落得如此田地？

就全篇而论，秦少游这首《踏莎行》词开头三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和结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都是采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三句，是用典抒情。而从现实的景物正面抒写其贬谪之情的，只有“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两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特别赞赏，因为这两句完全符合他主张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鉴赏标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往往不容易为一般人理解。苏东坡在苏门四学士中“最善少游”，二人“同升而并黜”，因此，这“郴江幸自绕郴山”两句，最能引起东坡强烈的共鸣，曾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以致书于扇面，永志不忘。

浣溪沙

漠漠[1]轻寒[2]上小楼，晓阴[3]无赖[4]似穷秋[5]。淡烟流水[6]画屏幽[7]。

自在[8]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9]细如愁。宝帘[10]闲挂[11]小银钩。

【注释】

1 漠漠：弥漫，轻淡。

2 轻寒：阴天，有些冷。

3 晓阴：早晨天阴着。

4 无赖：词人厌恶之语。

5 穷秋：秋天走到了尽头。

6 淡烟流水：画屏上轻烟淡淡，流水潺潺。

7 幽：意境悠远。

8 自在：自由自在。

9 丝雨：细雨。

10 宝帘：缀着珠宝的帘子。

11 闲挂：很随意地挂着。

【赏析】

这首词以轻浅的色调、幽渺的意境，描绘一个女子在春阴的怀抱里所生发的淡淡哀愁和寂寞。全词意境恬静悠闲，含蓄有味，令人回味无穷，一咏三叹。

"漠漠轻寒上小楼"，起调很轻，恍如风送清歌，悠然而来，让人不知不觉中入境。李白《菩萨蛮》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韩愈《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诗云："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皆是此意。无边的薄薄春寒无声无息地侵入了小楼，这是通过居住在楼中的人物感受写出来的，故词虽未正面写人，而人宛然在兹。时届暮春，冷从何来呢？"晓阴无赖似穷秋"，原来是一大早起来就阴霾不开，所以天气冷得像秋天一般。南朝鲍照《白纻歌》云："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唐人韩偓《惜春》诗亦云："节过清明却似秋。"词境似之。春阴寒薄，不能不使人感到抑郁，因诅咒之曰"无赖"。南

朝徐陵《乌栖曲》云："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语气相似。以上两句，景中见情，也交代了时间、地点，自然浑成。至"淡烟"一句，则写人物畏寒不出，唯见画屏上一幅淡烟流水图，迷蒙淡远，撩人意绪，于是春愁缕缕，油然而生，由此而过渡到下片。

明人沈际飞谓此词"后叠精研，夺南唐席"（《草堂诗余续集》评），是说下片写得特别精粹研炼，超过了南唐二主。此刻，词中人物凝神外望，只见落花轻飘，细雨如丝。梁启超称"自在"一联为奇语。它的奇，一是根据"飞花"和"梦"、"丝雨"和"愁"都有"轻"和"细"的特点，就将它们连成两组，形成新奇的比喻；二是以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梦"与"愁"去比喻具体的可以触摸的"飞花"和"丝雨"（参见沈祖棻《宋词赏析》）。立意谦辞，奇特巧妙，构建了一个凄清婉美、轻灵杳眇的境界，令人寻味无穷。

词的结句，将以上的动态化为静态。宝帘闲挂，银钩高悬，清幽静谧，情味幽幽不尽。境界虽小，意味却深。因此，王国维评曰："'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人间词话》）

贺铸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宋太祖孝惠皇后族孙。因为人刚介、不谄媚权贵而沉居下僚。早年曾任武职，后转文官，哲宗元祐中，为泗州、太平州等地通判，晚居吴下。他的词内容比较广阔，写思妇、商贾，抒发报国情怀，开南宋爱国词之先声。仕途坎坷，潦倒失意，使他写出了不少抒发生活寂寞和百无聊赖心情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技巧，非常感人。有《庆湖遗老集》、《东山词》。

芳心苦

杨柳回塘[1]，鸳鸯别浦[2]，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3]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4]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注释】

1 回塘：曲折回环的池塘。

2 别浦：江河支流的水口。

3 断无：绝无。

4 骚人：这里是指一切怜爱荷花的文人墨客。

【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中隐然将荷花比做一位幽洁贞静、身世飘零的女子，借以寄寓才士沦落不遇的感慨。

水中有荷花，岸上有杨柳，水上有鸳鸯，一绿一红，一动一静，高洁的荷花被杨柳、鸳鸯衬托得更加美丽。可是荷花却生长在回塘、别浦这些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就暗示了他处于不容易被人发现、不容易为人关注的环境之中。美丽的荷花的命运是不幸的，水中浮萍太密，莲舟行驶困难，所以荷花不见莲舟来采莲，这正如自己仕途坎坷不被重用。

荷花既生长在回塘、别浦，莲舟又被绿萍遮断，不能前来采摘，那么能飞的蜂与蝶该是可以来的吧。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蜂和蝶，又不知幽香值得爱慕，断然不来。这是用荷花的幽香比自己的品德；用蜂蝶断然不来比自己得不到身居高位的人的赏识。莲舟不来，蜂蝶不慕，那么美而且香的荷花，只有自开自落了。自己虽然有德有才，却不被重用，以致志不得行，才不得展。将花比人，处处双关，而毫无牵强之迹。

落日的余晖返照在荡漾的水波之上，迎接着由浦口流入的潮水。天空的流云则带着一阵或几点微雨洒向荷塘。荷花在塘、浦之间，自开自落，为时已久，屡经朝暮，饱历阴晴，却始终无人知道，无人采摘。

荷花在莲舟不来、蜂蝶不慕、自开自落的情况之下，只好对骚人倾吐满腔心事。春天本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时候，词人以花开在春季，比做嫁给春风，语本李贺《南园》："嫁与东风不用媒。"而韩偓《寄恨》"莲花不肯嫁春风"句更为直接所本。"不肯嫁春

风”，指出荷花如一位美人一样具有一种不愿与他花争妍取怜的高洁、孤芳自赏的性格在内。这是写荷花的身份，同时也是写作者自己的身份。然而秋风起时，红衣尽脱，芳华不再，而落得芳心独苦，这岂不是被秋风耽误了吗？这就又反映了作者由于自己性格与社会风习的矛盾冲突，所以始终仕途崎岖，官职得不到升迁。行文至此，花即是人，人即是花，合而为一了。

咏物词一般多托物喻人，情意结构大都为物与人两层，这首词却多了以荷花喻美人这一中间环节。读来非但不感叠床架屋，而且分外感到其情采意境的优美。荷花与才士之间如直接设喻，往往只能取品质操守之贞直这一点，“红衣”与“芳心”的形容，“不肯嫁春风”的叙写便很难用上，词的情采意境就不免受到影响了。这一篇运用多层情意结构，也显示了词体柔婉曲折的特点。

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1]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2]，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注释】

1 琐窗：雕成连锁形花纹的窗。

2 冉冉：流动的样子。蘅皋：长着杜蘅的水边高地。杜蘅，香草名。

【赏析】

贺铸退居苏州时，偶见一位女郎，心生倾慕之情，遂有此篇名作。

贺铸在苏州筑“企鸿居”，大约也是因此而作。词开头就以子建忽睹洛神为比，而《洛神赋》中“翩若惊鸿”之句，脍炙千古。企鸿，是企望如惊鸿般的宓妃来临。可知他为此人倾心眷慕，真诚以之，而非轻薄文人一时戏语可以并论。姑苏本是水乡，横塘恰逢水境——贺铸在苏州盘门之南十余里处筑企鸿居，其地即是横塘。贺铸原是渴望女郎芳步，直到横塘近处，而不料翩然径去，怅然以失——此《青玉案》之所以作也。美人既远，木立如痴，芳尘目送，何以为怀。此芳尘的“尘”字，仍是遥遥承自“凌波”而来。波者，原指水面，然而美人过处，有若陆行，亦有微尘细馥随之！人不可留，尘亦难驻，目送之劳，惆怅极矣——全篇主旨，尽于开端三句。

以下全是想象。

义山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以锦瑟的音繁寓青春的岁美（生活的丰盛）。词人用此，而加以拟想，不知如许华年，与谁同度？以下的“月桥”“花院”、“琐窗”、“朱户”，都是外人不可至的深闺密居，凡此种种，究竟何似？即使想象也无从知道！于是无可奈何，而结以唯有春能知道！从这立刻知道词人不独目送，亦且心随。

下片开笔写词人一片痴情，只成痴立——他一直呆站在那里，直立到天色已晚，暮霭渐生。这似乎又是暗与“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的江淹名句有脱化关系。本是极可笑的呆事，却写得异样风雅。然后，则自誉“彩笔”，毫不客气，说他自家为此痴情而写

出了这断肠难遣的词句。纵笔至此，方才引出全曲煞拍一问三叠答。闲愁，是古人创造的一个可笑也可爱的异名，其意义大约相当或接近于今日的所谓“爱情”。剧曲家写鲁智深，他是“烦恼天来打”，而词人贺铸的烦恼却也曲异而工同——他巧扣当前的季节风物，一连串举出了三喻，作为叠答：草、絮、雨，皆多极之物，多到不可胜数。贺铸自问自答说：“我这闲愁闲恨，共有几多？满地的青草，满城的柳絮，漫天的梅雨——你去数数看倒是有多少吧！这已巧妙地答毕，然而尚有一层巧妙，同时呈现，即词人也在说：我这愁恨，已经够多了，偏又赶上这春末夏初草长絮飞、愁霖不止的时节，越增我无限的愁怀恨绪！你看，词人之巧，一至于此。若识此义，也就不怪词人自诩为“彩笔”、“新题”了。

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21），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文集》，已佚，今存《片玉词》。

瑞龙吟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1]。愔愔[2]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因念个人[3]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4]，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5]，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6]，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7]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注释】

1 试花桃树：桃树刚刚开花。

2 愔愔(yīn yīn)：形容安静和悦。

3 个人：那人。

4 浅约宫黄：淡施脂粉。宫黄，宫人用以涂眉的黄粉。

5 秋娘：杜秋娘，唐金陵歌伎。

6 露饮：露顶而饮酒。

7 官柳：大道旁的柳树。

【赏析】

周邦彦的词集本名《清真集》，又名《片玉集》，开卷第一篇，就是这首《瑞龙吟》。它是周词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一向被视为压轴之作，它写的是作者重游旧地，追怀往事，面对美好春光，思念当年眷恋过的一位歌伎，并由此而触发的难以排遣的“伤离意绪”。

词的开篇写景。梅花谢了，桃花开了，本是平常习见的事物，而词里却说“褪粉”、“试花”，造语相当别致。褪粉、试花紧相连，使人仿佛感觉到了季节时令的跳动变换。“章台”、“坊陌”是京城繁华的街道和舞榭歌台聚集的里巷；“坊陌人家”，则同时点明了作者所怀念的人物的歌伎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用“愔愔”二字来做形容，不写热闹写冷清，这就含有今昔对照的意思了。用燕子的“归来旧处”兼喻作者的重游故地，这是显而易见的，而用燕子的“定巢”暗中反喻自己的漂泊无定，则是较为曲折细腻的笔法。《瑞龙吟》这个长调共有三叠，首叠以“还见”二字为引领，写所见之景但却不是单纯写景，景物已经和人事、感情巧妙而自然地熔铸在一起了。

次叠以“黯凝伫”三字为引领，写所怀之人。“个人痴小，乍

窥门户”八个字相当传神，既写出了坊陌中人当时还没有失去少女的天真活泼，又浸透着作者对她的亲昵爱恋之情。“窥门”须得略加解释。元稹《李娃行》有句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可知娼家女子有站立门口招客人的习惯；“浅约宫黄”，言施妆并不秾艳，盖妙龄女子自有颜色，无须借助胭脂；再加上“障风映袖，盈盈笑语”两句，就把“个人”写活，简直呼之欲出了，描绘人物的这几句是全片中最为生动的笔墨。

《瑞龙吟》调的前两叠谓之“双拽头”，相当于一般词调的上片，第三叠相当于下片。这首词下片的重点是追忆往事，对照今昔，抒发“伤离意绪”。相传东汉时刘晨与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饿极，食山上桃实得饱，遇两仙女，邀去成婚，留半年，怀乡思归，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一说阮、刘后来重入天台山访女，踪迹渺茫。词中用了这个故事，兼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句。以刘郎自喻，恰与前文的“桃树”、“人家”暗相关合，亦是笔法巧妙处。寻访邻居，防止自己怀念的人物亦如仙女之踪迹渺然，“同时歌舞”而“声价如故”者，唯有“旧家秋娘”。“秋娘”是唐代妓女喜欢使用的名字。这里以秋娘作陪衬，就说明了作者所怀念的那位歌伎当年色艺声价之高，“吟笺赋笔”以下几句，是追怀往事的具体内容。“燕台”是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典故。当时有位洛阳女子名柳枝，喜诗歌，解音律，能为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闻人吟李商隐《燕台》诗，惊为绝世才华，追问作者，知为商隐，翌日遇于巷，柳枝疏了头双髻，抱立扇下，风障一袖，与语，约期欢会，并引出一段神魂离合的传奇故事（见李商隐《柳枝五首》序）。周邦彦用这个故事比喻自己和歌伎的交

往，上片“个人痴小”所写人物的仪态活动，似乎就是从这篇诗序化来，很有意味，这就揭示出彼此的关系是才子词客幸遇知音，风尘女子慧眼识人，这比起一般的征酒逐歌、寻欢买笑来，自然是格调高雅，感情深厚的了。如今不可再遇理想伴侣，当年名园露顶畅饮、东城闲步寻花那样的赏心乐事也就无从重现，只能深深地铭记在自己的记忆里。“露饮”是说饮宴时脱帽露头，不拘形迹。“事与孤鸿去”，借用杜牧诗句可说是天衣无缝，浑若己出。这是因为从诗韵方面看，此句后三字是“平平仄”，恰与格律吻合；从文章方面看，此句与上文的“犹记”、“知谁”等词语也能进相契合。“事与孤鸿去”一笔收束往事，回到当前，而且顺势推演，很自然地点出了全篇的主旨：“探春尽是，伤离意绪。”这样总括性的句子，如果位置摆得不恰当，就可能流于空洞。本片是在景、情、人、事都已抒写充分的前提下，才把这两句推导出来的，所以显得沉着深厚。结尾再次写景，先以“官柳”与开头的“章台”、“归骑”与开头的“归来”遥相照应，再写池塘、院落、帘栊，而“飞雨”与“风絮”之足以令人“断肠”，则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周邦彦这首《瑞龙吟》，章法非常考究，以景起，以景结，中间则以今日与往昔两条线索相互交织。首叠着重写今日，次叠着重写往昔，三叠则今昔紧相连接不可复分。层次错落而分明，脉络繁复而清晰。足见其笔法，能大开大阖，铺开时写得具体细致，收拢时写得凝练厚重，又足见其笔力。不把话一气说尽，而是如抽茧丝，如剥笋皮，能于层层递进之中显出回环往复来。篇中多有转换跳荡之处，给人以舒朗之感，又使人觉得它极为缜密。长调最重章法，此篇堪称楷模。

满庭芳

风老莺雏[1]，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2]。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3]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4]。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5]，飘流瀚海[6]，来寄修椽[7]。且莫思身外[8]，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注释】

1 风老莺雏：幼莺在暖风里长大了。

2 “午阴”句：正午的时候，太阳光下的树影又清晰，又圆正。

3 乌鸢：即乌鸦。

4 溅溅：流水声。

5 社燕：燕子当春社时节往北飞，秋社时节往南飞，故称社燕。

6 瀚海：即浩瀚无边的大海。

7 修椽：长椽子。燕子寄寓在房梁的长椽上。

8 身外：身外事，指功名利禄。

【赏析】

哲宗元祐八年（1093），周邦彦三十八岁，为溧水（今属江苏）令。溧水县背靠无想山。这首词是他在溧水任上写的，通过不同的

景物写出哀乐无端的感情，有中年伤于哀乐的感慨。

一开头写春光已去，但他没有伤春，反而在欣赏初夏的风光。雏莺在风中长成了，梅子在雨中肥大了。这里化用杜牧“风蒲燕雏老”（《赴京初入汴口》）及杜甫“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意。“午阴嘉树清圆”，则是用刘禹锡《昼居池上亭独吟》“日午树阴正”句意，“清圆”二字绘出绿树亭亭如盖的景象。以上三句写初夏景物，反映出作者随遇而安的心情，极力写景物的美好，显得这里也可留恋。但接着就来一个转折：“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正像白居易贬官江州，在《琵琶行》里说的“住近湓江地低湿”，溧水也是地低湿，衣服潮润，炉香熏衣，需时良多，“费”字道出衣服之潮，则地卑久雨的景象不言自明。那么在这里还是感到很不自在吧。接下去又转了：这里比较安静，没有嘈杂的市声，连乌鸢也自得其乐。小桥外，溪水清澄，发出潺潺水声。但紧接着又是一转：“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白居易既感叹“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词人在久久凭栏眺望之余，也感到自己处在这“地卑山近”的溧水，与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时环境相似，油然而生沦落天涯的感慨。由“凭栏久”一句，知道从开篇起所写景物都是词人登楼眺望所见。

下片开头，以社燕自比。社燕在春社时飞来，到秋社时飞去，从海上飘流至此，在人家长椽上做巢寄身。《艺文类聚》卷九二引梁吴筠《咏燕》诗：“一燕海上来，一燕高堂息……答言海路长，风驶飞无力。”唐沈佺期《独不见》诗“海燕双栖玳瑁梁”，即此来自海上之燕。词人借海燕自喻，频年飘流宦海，暂在此溧水寄身。姑且不去考虑身外的事，包括个人的荣辱得失，还是长期亲近酒

樽，借酒来浇愁吧。词人似乎要从苦闷中挣脱出去。这里，点化了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和杜牧的“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张好好诗》）。“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又作一转。在宦海中飘流已感疲倦而至憔悴的江南客（作者为钱塘人），虽想撇开身外种种烦恼事，向酒宴中暂寻欢乐，如谢安所谓中年伤于哀乐，正赖丝竹陶写，但宴席的“急管繁弦”，怕更会引起感伤。杜甫《陪王使君》有“不须吹急管，衰老易悲伤”诗句，这里“不堪听”含有“易悲伤”的含意。结处“歌筵畔”，承上“急管繁弦”。“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则未听丝竹，先拟醉眠。他的醉，不是欢醉而是愁醉。丝竹不入愁人之耳，唯酒可以忘忧。萧统《陶渊明传》：“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词语用此而情味自是不同。“容我”二字，措辞婉转，心事悲凉。一结写出了无可奈何、以醉遣愁的苦闷。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这首词用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人的诗，结合真景真情，运典入化，大大丰富了词的含意。此外，还有很突出的一点，是风华清丽的景物与孤寂清凉的心情相交错，乐与哀相交融，苦闷与宽慰相结合，构成一种转折顿挫的风格。写乐景生动细致，反映苦闷的心情隐约含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作者的感情正是通过这些隐约不露的映衬对照曲曲传出。

苏幕遮

燎沉香[1]，消溽暑[2]。鸟雀呼晴，侵晓[3]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4]，久作长安[5]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6]。

【注释】

1 燎：燃。沉香：水沉木制成的薰香。
2 溽暑：盛夏湿热天气。
3 侵晓：破晓，天刚亮。
4 吴门：本为苏州别名，此指古属三吴之地的钱塘（杭州）。
5 长安：借指北宋汴京。
6 芙蓉浦：长着荷花的水边。

【赏析】

宋代文人写词，就语言艺术方面说，有雕刻和自然两种不同的路径。曾经被词论家捧为“词中老杜”、“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的周邦彦，就是以雕刻取胜的。他的词集一名《片玉词》，可是集中大部分作品，并不能做到“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那样的天然美好，而是用镂金刻玉的手段以掩盖它真美的不足。但这首《苏幕遮》，倒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在周词中，可算是例外。

这首词的内容很简单，全篇六十二字，写的是荷花以及与荷

花有关的情事。但是，作者善于把荷花的形象以及与之有关的情事集中起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加以烘托，于是，作者的美感便层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一点集中体现于词的上片。上片七句，每一句都带有动作性或视觉性，几乎句句都可构成一个或几个画面，构成角度不同的镜头。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连接媒介几乎被作者压缩到绝无仅有的微小程度。作者的情思、作者的美感是靠画面、靠镜头的组接，靠蒙太奇表现出来的。

焚香消暑，词一开始便把人带入一个清静幽雅的环境。然后将视野迅速由室内转向室外：鸟雀在清晨就因天晴而不住地鸣叫，池中荷叶上的宿雨在初阳的照射下很快就干了，微风吹来，水面上青翠肥大的荷叶亭亭袅袅，景致优美极了。这段描写看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可是细细品味，却能在表面的疏朗中体会到词人取景用词的细密："呼晴"和"宿雨"都印合"溽"字；"初阳干宿雨"则又暗示一"暑"字；而水面风荷清润之景又与沉香一样，能使人清醒消暑。这是从上片绘景的整体而言，如从对池荷描写的局部来看，雨干风拂又显然与"举"字彼此呼应。

下片以"故乡遥，何日去"直入思乡主题，乍看似觉突兀，实际不然：词人家在钱塘（今浙江杭州），而钱塘早以"十里荷花"著称于世，他面对如此风姿绰约的池荷，又怎能不因此触发强烈的思乡之情？正因为有此一层内在的联系，这就不仅使上文对池荷的描绘有了画面之外的深意，而且下文的五月渔郎、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也一并有了依托。其铺垫之巧妙、转折之自然、推理之顺畅、绾合之天成，均堪称精妙。从燃香消暑到梦回故乡，这是一个完整

的过程，而用“风荷”穿插其间，呼应首尾，尤见词人独运之匠心和淡泊之胸襟。王国维认为：“‘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得荷之神理者。”（《人间词话》）

六丑[1]

蔷薇谢后作

正单衣试酒[2]，怅客里光阴虚掷[3]。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4]，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5]。钗钿[6]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7]，多情为谁追惜[8]？但蜂媒蝶使[9]，时叩窗槅[10]。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11]。静绕珍丛[12]底，成叹息。长条故惹[13]行客。似牵衣[14]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15]；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16]。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17]，何由见得。

【注释】

1 六丑：词牌名。为周邦彦创作“中吕曲”，一百四十字，前片八仄韵，后片九仄韵。《浩然斋雅谈》言邦彦曾对宋徽宗云：“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

2 试酒：饮酒。

3 怅：惆怅，感到遗憾。客里：客居在外。掷：抛弃。

4 过翼：鸟飞过。杜甫《夜二首》诗有“村墟过翼稀”之句。

5 葬楚宫倾国：这是化用韩偓《葬花》诗"夜来风雨葬西施"（以美女西施喻花）句意。倾国，古时常以"倾国倾城之貌"来形容美女，故借喻美女。

6 钗钿：妇女发上饰品，借喻花瓣。徐夤《蔷薇》诗："晚风飘过似遗钿。"

7 "乱点"二句：这是互文句，意为花瓣飘飞散落于柳陌桃蹊之上。

8 "多情"句：即"谁为多情追惜"的倒文。

9 但：只。蜂媒蝶使：古时候把蜂蝶称为花的媒人或使者。

10 窗槅：窗上的花格。这里借喻蔷薇花架。

11 渐：正。蒙笼暗碧：形容草树绿色浓密。

12 珍丛：借称花丛。

13 故惹：故意扯留。

14 牵衣：挂住衣服。

15 强簪巾帻：勉强插戴在头巾上。巾帻，头巾。

16 欹侧：依偎倾侧，表示讨人喜欢。

17 断红：指花瓣。相思字：这里化用红叶题诗典事。唐卢渥到长安应考，偶过御沟拾得水上漂来之红叶，上边题有寄情之诗。后来宫中放免宫女，卢渥娶其中一女为妻，此宫女即题诗于红叶者（见范摅《云溪友议》）。

【赏析】

本词不仅是周邦彦的代表作之一，而且是宋咏物词中的杰作。

元陆辅之《词旨》说："对句好可得，起句好难得，收拾全借出场。"这首词的"出场"即如所评，开头起得突兀，又笼罩全篇，

读后使人产生一种十分凄切、紧迫的感觉。"愿春暂留"三句紧承慨叹春光将尽，客里光阴虚掷而来，从感情上再加强一层。周济评这三句"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的确如此。这三句一波三折，一句一转：不是愿春久留，而只是愿春暂留，一转；春不但不能暂留，而去如飞鸟之疾，二转；不但去得疾，而且影迹全无，三转。这感情上一层进一层、一层紧一层地反映出词人对将去之春的痛惜留恋之情，所以说是"千回百折"。同样，词人要写的内容很丰富，原要用许多话才能表达，但经过锤炼，删成少量的字句，却"字少而意多"，同样能把丰富的诗意表达出来。愿花长好，月长圆，春长在，这是词人过去的少不更事的天真想法，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花开必谢，春来必去，要她长在是空想，要她久留也不可能。现经过长期的、惨痛的经验，自动把愿望降低了，故云即使是"暂留"一下也好吧！但是，不但愿春暂留片刻而不可得，而且她转瞬即逝，杳如黄鹤。如此曲折委婉的意思用十三个字就表达清楚了，所以说是"千锤百炼"。接着就用"为问花何在"提问，淋漓尽致地描绘蔷薇花凋尽时惊心动魄的场面。

风雨摧花落是敏感的诗人们常用的题材。这里词人听风听雨，彻夜无眠，也已经横下了一条心，硬着头皮"拼花尽"了。他虽没有出外行走，但想象中，无数蔷薇花片，已在桃蹊柳陌上乱点轻翻，可怜玉碎香消，有谁怜惜，只有蜂媒蝶使，一起忙乱了一番，屡叩窗，算是给倾国佳人哭泣送葬罢了。这是何等"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场景啊！

下片开始写词人经过了情绪十分紧张的不眠之夜，清早起来，步入东园，他绕着无花的蔷薇，踽踽独行，凭吊谢后的蔷薇，发出

轻轻的叹息声。一个“岑寂”，一个“静”字，用复笔写出了周围环境的凄冷和词人心头凄冷的交织。

接着作者以生花之妙笔描写花之恋人。写他静绕蔷薇丛下，已经脱尽残红的柔条却牵住他的衣服，似有无限离别之情要向他倾诉。蔷薇茎有刺，挂住人的衣裳，本是常事，但词人用一比拟便生生将花写活了。其次写人惜花：正当词人心灰意冷时，偶然瞥见枝头上一朵残花，就顺手把它摘下来，插在自己的头巾上，她瘦小憔悴得可怜，但有花终胜无花，不料这样一插，却勾起了旧事，当此花盛开时，那时还有玉人同在，鲜艳的花朵插上美人的钗头，是何其绰约多姿。所以词人惜花，也只能“强簪”了。最后一个形象更是奇情异采，匪夷所思。落花的命运，无非是堕溷飘茵，遭人践踏，还有一部分则是随流水漂去，漂泊无踪。此处断红即残红，“尚有相思字”，似用“红叶题诗”的典故。花落水流红，残红本身也无能为力，但词人却满怀痴情地嘱咐说，“漂流处，莫趁潮汐”。否则你如有“相思字”，我怎能见到呢？此结不但回应了上片的“愿春暂留”和下片的“别情无极”，而且花去人留，两美相别，仿佛死别生离。真有余音袅袅不绝之感。

此词采用了层层铺叙、曲折回旋的艺术手法。作者捕捉一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反复铺陈花尽春空之境和惜花悼春之情，使主题逐步深化。词人又巧用曲笔，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把人与花之间的感情，写得缠绵深婉，回旋往复。作者还成功运用拟人手法，把落花之态、长条之情、残英之神形象可感地描绘出来。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评曰：“清真

《六丑》一词，精深华妙，后来作者，罕能继踪。"确非溢美。

兰陵王

柳

柳阴直[1]，烟里丝丝弄碧[2]。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3]，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4]。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5]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注释】

1 柳阴直：指隋堤上杨柳排列整齐，阴影很直。

2 烟：即雾。丝丝弄碧：柳条随风飞舞，闪弄其嫩绿的姿色。

3 故国：故乡，亦指旧游之地。

4 "梨花"句：此次饯别是在梨花盛开的寒食节前。古代寒食节禁火，朝廷于清明赐榆火予百官。

5 迢递：遥远。

【赏析】

本词历来脍炙人口，也是清真词代表作之一。自清周济《宋四家词选》说为"客中送客"以来，后人沿用至今。此词写于作者第

三次出汴京赴真定时。词中托柳起兴，抒写了伤离别恨之情和身世飘零的喟叹。

所谓“柳阴直”，极类绘画中的透视画面：时当正午，日悬中天，柳树的阴影不偏不倚直铺在地上，而长堤之上，柳树成行，柳阴沿长堤伸展开来，划出一道直线。“烟里丝丝弄碧”转而写柳丝：新生的柳枝细长柔嫩，像丝一样；它们仿佛也知道自己碧色可人，就故意飘拂着以显示它们的美，而柳丝的碧色透过春天的烟霭看去，更有一种朦胧的美。隋堤指汴京附近汴河的堤，因为汴河是隋朝开的，所以称隋堤。“行色”，行人出发前的景象。柳“拂水飘绵”如送行色。这四个字锤炼得十分精工，生动地摹画出柳树依依惜别的情态。那时词人登上高堤眺望故乡，别人的回归触动了自己的乡情。接着，将思绪又引回到柳树上面：古时驿路上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词人设想，在长亭路上，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这几句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

当船将开未开之际，词人忙着和人告别，不得闲静。而这时船已启程，周围静了下来，自己的心也闲下来了，就很自然地要回忆京华的往事。想当初在寒食节前的一个晚上，情人为他送别。在送别的宴席上灯烛闪烁，伴着哀伤的乐曲饮酒。这里的“又”字是说从那次的离别宴会以后词人已不止一次地回忆，如今坐在船上又一次回想到那番情景。“梨花榆火催寒食”写明那次饯别的时间。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旧时风俗，寒食这天禁火，节后另取新火。唐制，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催寒食”的“催”字有岁月匆匆之感。“愁一箭风快”四句是作者自己从船上回望岸边的所见所

感。风顺船疾，行人本应高兴，词里却用一“愁”字，这是因为有人让他留恋着。回头望去，那人已若远在天边，只见一个难辨的身影。“望人在天北”五字，包含着无限的怅惘与凄惋。

第二叠写乍别之际，第三叠写渐远以后。“恨”在这里是遗憾的意思。船行愈远，遗憾愈重，一层一层堆积在心上难以排遣，也不想排遣。从词开头的“柳阴直”看来，启程在中午，而这时已到傍晚。“渐”字也表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是刚刚分别时的情形了。这时望中之人早已不见，所见只有沿途风光。因为已是傍晚，所以渡口冷冷清清的，只有守望所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景物与词人的心情正相吻合。再加上斜阳冉冉西下，春色一望无边，空阔的背景越发衬出自身的孤单。他不禁又想起往事，月榭之中，露桥之上，度过的那些夜晚，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宛如梦境似的，一一浮现在眼前。想到这里，不知不觉滴下了泪水。“暗滴”是背着人独自滴泪，自己的心事和感情无法使旁人理解，也不愿让旁人知道，只好暗自悲伤。

统观全词，萦回曲折，似浅实深，有吐不尽的心事流荡其中。无论景语、情语，都很耐人寻味。

谢逸

谢逸（? ～1113），字无逸，号溪堂，临川（今属江西省）人。少孤，博学，工文辞。以咏蝴蝶诗三百首知名，人称谢蝴蝶。屡举进士不第，以布衣终老。逸与从弟迈齐名，时称“二谢”。吕本中列两人入《江西诗派图》，有逸似康乐，迈似玄晖之誉。著有《溪堂词》二十卷及补遗、词集等，已佚。

蝶恋花

豆蔻[1]梢头春色浅。新试纱衣，拂袖东风软。红日三竿帘幕卷，画楼影里双飞燕。

拢鬓步摇[2]青玉碾。缺样花枝，叶叶蜂儿颤。独倚阑干凝望远，一川烟草[3]平如剪。

【注释】

1 豆蔻：植物名，春日开花。诗词中常用以比喻少女。

2 步摇：古代妇女首饰。以下三句皆写妇女的首饰。

3 烟草：形容草色如烟。

【赏析】

此词以委婉含蓄的笔调，写女子春日里见春燕双飞而自悲独居、油然怀远的情怀。全词感情曲折多变而又深婉不露，极尽婉约

之美。

开篇“豆蔻梢头春色浅”，巧妙地隐括了杜牧《赠别》诗中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既明写春色尚浅的初春时节，又暗指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这句是语义双关，合写初春和少女。下两句则分写。第二句写春天到来，天气和暖，闺中少女起床后换上新做好的薄薄的纱衣。第三句写和缓的春风徐徐拂动着薄薄纱衣的长袖，从服饰的描写中，使人想见少女楚楚动人的身姿。“红日”句开始微微透出春闺中孤寂无聊的气息。此句写红日高照的时刻，少女才春睡醒来，穿好衣服，慵懒地卷起帘幕。上片结尾一句，写生机勃勃的春燕在楼阴中比翼双飞，轻盈自在，这情景不由得触动了少女的情怀。春风中燕双飞，而春闺中人独居，人不如燕，虽然不明说“恨”字，而意中怨恨之情格外深沉。闺中人不及空中燕，这一反衬，悲慨之感顿出。

下片写少女由双燕齐飞触发的怀人情思。过片三句写少女梳妆之精心和首饰之精美。“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青玉碾”，指步摇上的饰物是用青玉细细磨成的，极言首饰之华贵精致。所插花枝的式样新颖别致，是通常的式样中所没有的。缀以巧妙制作的蜜蜂，栩栩如生，在花叶上起伏颤动。“独倚”句中的“独”字与上片的“双”字相呼应。凝望，全神贯注地长时间地眺望。结尾一句写女主人公所盼望的人并没有出现，视野远处，只有“一川烟草平如剪”。以景结情，余韵袅袅，十分飘逸。必欲盛妆以后才倚阑眺远，可见她是满怀希望今天能盼到心上人儿归来的，但见到的还是只有那一平如剪的萋萋芳草地。开始时越是满怀希望，而今越是大失所望。可以想象得出少女极度失望的情状。此处以景收结，含

蓄蕴藉，余韵深长。

这首词不长，十句八韵，一韵一转意，写出了主人公心灵深处感情的波澜。薛砺若《宋词通论》说谢逸的词，远规“花间”，逼近温、韦，浑化无痕，与陈克并为花间派的传人。“他既具花间之秾艳，复得晏欧之婉柔。”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这首《蝶恋花》词便是一证。

江神子

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1]，飏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

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2]同。

【注释】

1 溶溶：水流动貌。

2 素光：形容月光皎洁。

【赏析】

谢逸的词，以清丽疏隽著称，《江神子》正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一首作品。此词抒写了异地思乡怀人的情怀。全词风格清丽疏隽，写景抒怀自然天成，写得情意荡漾，凄恻感人，似肺腑中流出。

起首一句源于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节在春暮夏初的时候，地点在野外村郊临水的路边。这时，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轻风中微微飘扬的酒旗。目光下视，才看

到杏花村酒馆。以下的写景抒情，都从此生发开去。接着两个三字短句写眼前景象。一句写水，一句写风。溶溶，流动貌，碧波粼粼，是令人心清气爽的美景。可是后句便迥然不同了："红"本已"残"，何况又"飐"！此时见"残红"，词人兴起的思绪是伤春即逝的悲情。"野渡舟横"用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原诗虽写景如画，野趣盎然，但诗人的寥落之感，悠然可见。宋初的寇准把韦诗衍为两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意境仍出一辙。"野渡舟横"四字，暗示"杏花村馆"前的凄清冷落，给予词人的感受，应与"飐残红"同。但接下去一句，"杨柳绿阴浓"情趣又迥异了：一湾江水，两岸杨柳，绿叶成阴，遮蔽天日，别有一番幽美情趣。

至"望断"以下几句，词中才正面显现出人物来。江南山色，连绵无际，如何能望尽（"望断"）呢？这个"远"字，如王维写终南山峰接连不断——"连山接海隅"（《终南山》），也如杜甫写泰山的绵亘旷远——"齐鲁青未了"（《望岳》）。山远，路遥，所思之人，望而不见，所能望见的，只是"草连空"。这三个字，如秦观的"天连衰草"意味。不过谢词的三句是连成一气的：所见者是山色烟云，芳草树木，一片大自然景色，所不见者是人！于是，词人铺叙直陈，把满腔心事和盘托出了。

过片三句写"人不见"之后，词人脑海中展现出楼外夕阳西下，不久，暮霭渐深，晚烟朦胧，这样一幅往日见惯的温馨旖旎的画面。在这充满神奇色彩的环境里，一位"晚妆初了"的美人出现了。词人用借代手法，不正面写人的丰姿神采、花容月貌，只闻到她暖融融的脂粉香，只看到她那淡扫的蛾眉。这三句写环境用实

笔，写人则虚中寓实，用侧笔。接着，又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直述其事，加以补叙："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粉香眉淡，那是在去年，是相见在画屏中的时候。这五句都是记叙往事。"夕阳"三句之意境重现脑际，空灵超脱，而"记得"两句，则完全是写实之笔。既见清空，又复质实，虚实方可相生。

最后以感叹作结："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万水千山，芳草连天，"人不见"，是肯定的了。人在陷入难以解脱的苦闷中时，常常会作自我慰藉，强求解脱。这个结尾便是。南朝宋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此词末韵虽只化用其中一句，实亦包孕全部四句之意。以此收尾，称得上是"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江顺诒《词学集成·法》）的一个较好的结尾。传说，作者过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时，曾题此词于壁，观者如云。可见此词名重于当时。究其妙处，合用"清丽疏隽"四个字。

叶梦得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徽宗时累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帅杭州。高宗朝除户部尚书，三年迁尚书右丞。绍兴间，任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全力抗金。后隐居湖州卞山石林谷，因以为号。早期词风婉丽，多写个人闲愁；后期能于简淡中见雄杰，内容也多家国之慨。有《石林词》。

贺新郎

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1]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2]，暗尘侵、上有乘鸾女[3]。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粘天、葡萄涨绿[4]，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与？但怅望、兰舟容与[5]。万里云帆[6]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注释】

1 乱红：落花。李贺《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2 "宝扇"句：即白绢团扇，状似圆月。班婕妤《怨歌行》：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3 乘鸾女：此指扇画上的月宫仙女。

4 葡萄涨绿：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

5 容与：安闲的样子。

6 云帆：李白《行路难》诗：“直挂云帆济沧海。”

【赏析】

这首词是《石林词》压卷之作。《中兴词话》云：“叶少蕴‘睡起流莺语’词，人人能道之。集中未有胜此者，盖得意之作也。”关注在《题石林词》一文中，对叶梦得词下了这样的评语：“味其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本词风格婉丽，该是他早期之作。

上片是静景，并在静景中体现出作者的内心幽情。起首三句描绘自己午睡乍醒，已是傍晚时分，忽闻莺声婉转。“流莺语”以细聆莺啭来突出环境的幽寂，也即“鸟鸣山更幽”之意。环顾四周，但见地上点点青苔，片片落花，说明春光已尽，令人不胜惋惜。“吹尽”两句，进一层描写庭院景象，一“自”字写出四周无人的寂寥况味，用来衬托作者徘徊四顾的孤独心情。“渐暖霭”三句，从时节转移写起，春去夏来，暖风带来初夏的暑热，由于想到消暑而引出了宝扇。这是一把布满尘灰的扇子，但它上面那隐约可见的月宫“乘鸾女”却使他陷入沉思。关于“乘鸾女”，原来有着一个月中仙女的传说，据说唐明皇在八月十五日游月宫，“见素娥千余人，皆皓衣乘白鸾”（《龙城录》），那扇面上模糊的素衣仙女画像，引起他的联想，勾起了他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旧恨”，使他自己也感到惊

讶的是那“旧恨”，竟会如此猛烈地涌上心头。

下片为想象，承上“旧恨”展示心头感情波涛。“江南”三句，是说昔年乐事已成而今“旧恨”，伊人远去，犹如乘鸾仙女，无由再见，只有在梦中来到她所在的江南：江上碧浪连天，远望如同正在酦醅上涨的葡萄绿酒。李白就曾有诗赞道：“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这连天江浪，再加上弥漫空中的烟雨，真好似一幅水墨画呢。这里先写景，然后引出下面景中之人。“无限”两句，怀想伊人倚楼凝思，但见烟波苍茫；两人相去千里，纵有万般深情，又将凭谁采取蘋花，以寄相思之意呢？正如柳宗元所说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但怅望”三句，更深一层，写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舟船难通，只能目送征鸿，黯然魂销。柳永《玉蝴蝶》词末几句境界与此相似：“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结末两句深恨无人为自己唱起《金缕曲》，由曲及人，兴起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对远方伊人的惓惓深情。

唐五代闺情词的空间大抵单一狭小，这首词不然。上片的“房栊”，还不脱唐五代窠臼。下片转向辽阔“江南”，还有“浪粘天”、“万里”、“千山”等雄阔景象，空间大大扩展，构成了此词“纤丽而豪逸”（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的独特风格。

司马槱

司马槱，生卒年不详。字才仲，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人，司马光从孙。元祐中以苏轼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赐同进士出身。累迁河中府司理参军，终知杭州。事迹见张耒《书司马槱事》（《张右史集》卷四七）。《全宋词》录其词二首。

黄金缕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

斜插犀梳[1]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2]。望断行云[3]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4]。

【注释】

1 犀梳：犀牛角做成的梳子。

2 黄金缕：词牌名，即《蝶恋花》。

3 行云：指情人。

4 南浦：泛指离别地点。

【赏析】

白居易《琵琶行》先写歌伎自陈身世，继写高超技艺，末写诗人与她同病相怜。司马槱这首词的格局正由此脱胎，上片为歌女自

诉，下片是歌女献艺和词人怀念。不同处在于，诗是实境，而词则托之以梦境。

词人在梦中遇见一位家住钱塘的歌伎为他唱歌，他意有所恋，梦醒后写了这首词。关于这首词的本事有两则传说。张耒的《柯山集》四十四："司马槱，陕人……制举中第，调关中第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昼寐，恍惚间见一美妇人，衣裳甚古。入幌中执板歌曰：'家在……黄昏雨。'歌阕而去。槱因续成一曲：'斜插……生春浦。'后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苏小墓，而槱竟卒于官。"又据《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女钱塘……黄昏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第，遂为钱塘幕官。其廨舍后，唐（按：应为南朝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游（秦观）为钱塘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舵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继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报，家已恸哭矣。"两则传说情节虽有出入，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美女所唱乃本词上片，而这唱歌美女就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鬼魂。传说虽然荒唐无稽，但事出有因。揆诸情理，司马槱既在钱塘为官，或与歌伎相恋也是可能的。别后相思，形诸梦寐，乃托梦境以寄相思。而好事者附会其事，编造情节，也有可能。

上片词既是梦中女子所唱，故以女人口吻来写。首句写女人自报住址。钱塘在宋代已是"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都会，"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柳永《望海潮》），歌楼舞榭，自不待言。接着这位女子介绍她的生活和心情。"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一年一

度，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几度春秋。花开花落，本自无情，而逝水年华，未免有恨。这已暗示了一位歌伎的心情。自叹“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白居易《琵琶行》）。怨花开落，实是自怨。“荣衰花是寻常事，转为韶光恨不禁”（袁枚《落花》）。花“不管流年度”，女子自己却不能不管。但要管却又管不了。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最恼人的还是燕子，它在黄昏细雨中飞来飞去，将落花春泥一起衔上雕梁。就在燕子衔来衔去中，春天竟偷偷地溜走了，似乎是被燕子衔走了。更何况细雨迷蒙，黄昏黯淡，这凄迷的景色，更加深了这位歌女凄清愁苦的情绪。上片以景结情，情境深化，刻画了这位歌女“惆怅年华暗度”的微妙心理。

下片作者以自己的口气写与这位女子的相见和别后相思。先写女子美丽的形象，半月形的犀牛角梳斜插在乌黑如云的鬓边，好像一钩弯弯的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一样，美丽极了。词人虽只写了这女子的犀梳云鬓，没有写她的容貌，但部分可代整体，从犀梳鬓如云吐新月之美，通过读者的审美联想可以推想她的容貌之美。这女子不仅以她容貌之美使词人怜爱，更以她动人的歌声使人倾倒。“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她轻敲檀板，缓转珠喉，“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女子的歌声给词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词写至此，一个色艺俱佳的歌伎形象已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了。正当词人情绪达到高潮时，突然转折：“望断行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女子的形象突然消失了。“行云”，用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典故，再次点明她的歌伎身份。丽人芳踪已杳，无处追寻。唯有一轮明月渐渐从南浦升起，一切都成梦幻，令人低回宛转，

不胜惆怅。据《云斋广录》卷七载："司马槱赴阙调官，得余杭幕客，挐舟东下，及过钱塘，因忆曩昔梦中美人，自谓'妾本钱塘江上住'。今至于此，何所问耗，君意凄恻，乃为词以思之，调寄《河传》。君讴之数四，意颇不怿。"词中有"芳草梦惊，人忆高唐惆怅。感离索，甚情况……人去雁回，千里风云相望。倚江楼，倍凄怆"句。这首词意可以与《黄金缕》互为补充。《黄金缕》的本事如果排除这些荒诞情节，还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并且这种恋情对词人有长期的深远的影响。

惠洪

惠洪（1071～1128），字觉范，后易名德洪，俗姓彭，筠州高安（今属江西省）人，以医结识丞相张商英。大观中，入京，乞得祠部牒为僧。又往来郭天信之门。年轻时曾为县小吏，黄庭坚喜其聪慧，教之读书，后为海内名僧。其诗词多艳语，虽出家却未能忘情绝爱。词存二十一首。

青玉案

绿槐烟柳长亭路，恨取次[1]、分离去。日永如年愁难度。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人何处。

解鞍旅舍天将暮，暗忆丁宁[2]千万句。一寸柔肠情几许？薄衾孤枕，梦回人静，彻晓潇潇雨。

【注释】

1 取次：即次第。

2 丁宁：同“叮咛”。反复地嘱咐。

【赏析】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惠洪这首词是和贺铸名作《青玉案》韵的。细揣词意，此词当为行旅怀人之作。

上片主要写作者与居者别离时的情景。在槐柳夹道的长亭路

上，可恨就这样草草地分别了。“绿槐烟柳”，是夏初光景。“长亭”，古代官道上所置之亭，为行人休憩及饯别之处。“取次”，这里是草草之意，意味着走得很匆促，欢情未足，就分别了。离别已堪恨，“此别匆匆”就更添人恨。这个“恨”字乃一篇之旨。别后定是“日永如年愁难度”。而当此乍别之际，“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人何处”，尤人情所不能堪。“目断人何处”一句，明点心事，更感觉感情真挚。

下片转入行者对居者的思念，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居者。首句写行者在日色将暮时歇马解鞍，寓居旅舍。客馆寒窗，孤寂中又追忆起离别时情人千万句叮咛嘱咐的话语。“千万句”，极言离别时对方叮咛话之多，真可谓“语已多，情未了”，句句包含着无限深情。“一寸柔肠情几许”，“情几许”语气是反诘，语意却十分肯定。情多少？情无限！结尾“薄衾”三句，如果理解为是行者在旅舍中独宿孤枕，彻夜难眠，也不是讲不通；但这样一来，词意就直露平淡。惠洪是很会写言情词的，所以把末三句理解为行者在旅舍中思念远方女子，想象她此时也在相思的煎熬中思念着行者。这样讲，意趣就大不相同了。自从自己走了以后，她一个人独守空闺，薄衾半温，孤枕难眠，无人相伴，“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范仲淹《苏幕遮》）。好梦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夜深人静，听着窗外潇潇雨声，“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彻晓潇潇雨”，表面上女子在撩乱人心的风雨中，一直到天亮也没有再睡着。这样，词从对面写来，不但文势曲折深婉，而且表达的感情也倍深一层。当然，如果将结尾理解为“一石击二鸟”，既指旅舍中行者实况，又指行者想象远方闺阁中女子此时也是如此，这种讲法也是可以的。

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通晓音律，长于诗词，工散文，能书画，是位才华出众的女词人。十八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情趣相投。靖康之变后，北宋覆亡，李清照随夫南渡。赵明诚在高宗建炎三年（1129）病逝。此后，李清照流徙于杭州、绍兴、金华等地，处境凄凉。李清照词早年多写闺中生活情趣，词风清新俊秀；南渡后多写身世之痛和时世之悲，词风趋于凄咽悲楚。有《漱玉词》，为后人辑本。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1]，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2]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3]！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4]，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5]。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注释】

1 金猊：形如狮子的香炉。

2 宝奁：装饰精美的梳妆匣。

3 休：犹“算了”。

4 阳关：指《阳关曲》，用以送别的曲子。

5 秦楼：传说秦穆公女弄玉和萧史成婚，住在凤台，即秦楼。此借指词人的住所。

【赏析】

李清照为宋代婉约派之宗，这首词即深得“婉”字之妙。

上片从物到人，不着一“愁”字，而愁自现。“金猊”中的熏香已冷，暗示时间已晚。“被翻红浪”，活现出词人彻夜难眠、辗转反侧的情景。“日上帘钩”才起床，梳妆而“慵”，不仅肖其行，而且传其神，内含无限幽怨。“宝奁尘满”复补一笔，说明此“慵”已非一日。这里不直说情思，却从物态和人的举止落笔，一个幽怨慵懒的形象便已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了。接着转述心理活动。听说丈夫即将远行，她心中不知有多少事要向他倾诉，可是到头来却欲言又止，因为生怕因此平添“离怀别苦”。“生怕”句是全词的主脑，它既是上述女词人慵懒的原因，也是下文“新来瘦”和又添“一段新愁”的根源。在离愁的煎熬下，词人近来憔悴了，可是词中对此不正面点穿，只说不是因酒而病，也非因秋而悲。这种侧面烘托使人深感她此刻的愁感已远非一般寻常的“病酒”和“悲秋”可比。清人陈廷焯曾曰：“‘新来瘦’三语，婉转曲折，煞是妙绝。”

过片“休休”两字叠用，加重了语气，强调离别的无可奈何。“这回去也”三句则写到离别情景：怕离别，而离别之日来到，纵然把离歌唱千万遍，也难以把离人留住。这是用翻进一层的写法以见依依惜别之情及分别时的痛苦。但分别时固然痛苦，而念及分别后的茫茫来日，更将愁深似海。接着就用一个“念”字引出下文，

转而写别后之情。“武陵”句写行者，“人远”两字可见这回一去之遥远，而作者也将心与俱远。“秦楼”句写居者。“烟锁”两字，展现了人去楼空、愁云笼罩之景，而作者今后孤寂凄凉之状也自在其中。“惟有”两句，进一步设想别后之愁。水本无情，词人却希望它能对己有所顾“念”。前一个“念”字“念武陵人远”，乃作者自身之念；这后一个“念”字则把自身之念转化为“流水”之念，移情于物，更见情深。而“终日凝眸”，所思为何？“一段新愁”，究竟何指？作者虽未明说，但诵读全词，其心境自不难体味。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1]秋。轻解罗裳[2]，独上兰舟[3]。云中谁寄锦书[4]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注释】

1 红藕：红荷花。玉簟：对竹席的美称。

2 罗裳：质地优良的丝织品做成的衣裳。

3 兰舟：对舟的美称。

4 锦书：对书信的美称。

【赏析】

秋天是撩人愁绪的季节，难怪词人在词的开端就点染萧瑟冷落的气氛。词的上片首句写荷花凋谢、竹席浸凉的秋天，空灵蕴藉，

领起全篇。这一句涵义极其丰富，它不仅点明了萧疏秋意的时节，而且渲染了气氛，对作者的孤独闲愁起了衬托作用。表面上写出荷花残、竹席凉这些寻常事情，实质上暗含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人去席冷”之意境。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赞美此句“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气象”。陈廷焯认为“精秀特绝”。“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是写其白天泛舟水上之事：词人解开绫罗裙，换着便装，独自划着小船去游玩。“轻解”与“独上”，栩栩如生地表现出她的神态、举动。“轻”，写手脚动作的轻捷灵敏，表现出生怕惊动别人，小心而又有几分害羞的少妇心情。正因为是“轻”，所以谁也不知道，连侍女也没让跟上。“独”字就是回应上句的“轻”字，点明了下片“愁”字的症结。“独上兰舟”，正是她想借泛舟以消愁，并非闲情逸致的游玩。昔日也许双双泛舟，而今独自击楫，恩爱情深、朝夕相伴的丈夫久盼不归，怎不教她愁情满怀。“云中谁寄锦书来？”惦念丈夫，望眼欲穿，真是“家书抵万金”。“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是她思夫的迫切心情突然自现的外在表现。作者借助于鸿雁传书的传说，画面清晰，形象鲜明，它渲染了一个月光照满楼头的美好夜景，然而在喜悦的背后，蕴藏着相思的泪水。“月满西楼”写月夜思妇凭栏远眺。月已西斜，足见她站立楼头已久，这就表明了她思夫之情更深、愁更极。盼望音讯的她仰头叹望，竟产生了雁足回书的遐想。难怪她不顾夜露浸凉，呆呆伫立凝视，直到月满西楼而不知觉。

过片折入近景。眼前的落花流水使人想起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名句。眼前的落花流水可不管你的心情如何，自是飘零东流。其实，这一句含有两层意思：“花自飘零”，是说她的青春

像花那样空自凋残；"水自流"，是说她丈夫远行了，像悠悠江水空自流。只要我们仔细品味，就不难发觉，李清照既为自己的红颜易老而感慨，更为丈夫不能和自己共享青春而让它白白地消逝而伤怀。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正是从两个"自"字中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她之所以感叹"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关键所在，也是她俩真挚爱情的具体表现。当然，它所喻的人世的一切，诸如离别，均给人以无可奈何之感。"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互相思念，这是有情人的心灵感应，相互爱慕，温存备至，她想到丈夫一定也同样因离别而苦恼着。这种独特的构思体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二人心心相印、情笃爱深，相思却又不能相见的无奈思绪流诸笔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种相思之情笼罩心头，无法排遣，蹙着的愁眉方才舒展，而思绪又涌上心头，其内心的绵绵愁苦挥之不去，遣之不走。"才下"、"却上"两个词用得很好，把真挚的感情由外露转向内向，迅疾的情绪变化打破了故作平静的心态，把相思之苦表现得极其真实形象，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与愁情，独守空房的孤独与寂寞充满字里行间，感人至深。这和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人说李清照善"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这首词即是一例。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1]，瑞脑消金兽[2]。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3]，半夜凉初透。

东篱[4]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5]，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注释】

1 永昼：漫长的白天。

2 瑞脑：香料，又名龙瑞脑。金兽：兽形铜香炉。

3 玉枕：光洁如玉的瓷枕。纱厨：蒙有薄纱的木制屏帐。

4 东篱：晋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5 消魂：指不胜感伤。

【赏析】

女词人和丈夫志同道合，伉俪情深，婚后生活相当美满。但是当赵离家为宦时，她就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这首词写尽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

李清照的许多词都抒写了一个"愁"字，由于情景不同，手法迥异。因此总能给读者以新鲜感。这首词章法非常别致，它有意按时间顺序来写。"薄雾浓云"点明清晨。"愁永昼"言白天。"瑞脑消金兽"写夜晚时间推移，"半夜"句则点出时至深夜，还无法入睡。彷徨室内，仰望天际，一副寂寞无主的神情可见。下片却突然补入黄昏时分，写东篱把酒，与菊对饮。这个"我"已经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自在的心情，而是对菊把酒消愁，对着苍茫黄昏而不知入睡，任随菊花幽香飘满衣袖。苦于离别的人，感到魂魄离散，魂不守舍。那个黄昏把酒的"我"无奈而突然地叹息一声：不要说不会丧魂落魄啊，你看西风卷起窗帘之处，人就像菊花一样面黄肌瘦！全词跌宕有致，毫无板滞之感，正

可见出词人的艺术匠心。上片极言昼愁夜苦，以时间为序，平铺直叙，难见词人感情的起伏。下片忽转，从赏心乐事着笔，写黄昏就菊把酒，一扫上片愁情恨事，好像词人在回味节日的快乐。其实不然。喝酒赏菊不失为乐事，可是亲人不在身旁，又有何意趣？从而逼出以下“莫道”三句，和“东篱”两句相照应，并以“消魂”绾合起句中的“愁”字，表现出作者苦中求乐而苦更甚的况味。这就脱出了一般构思的窠臼，使词显得曲折哀惋、凄凄动人。

这首词造句炼字，新颖轻巧，出人意外。尤其是末句“人比黄花瘦”，借花喻人，神态尽出。一个“瘦”字，突出了秋菊的清肃。与自己因怀人而憔悴的情态正相吻合，画龙点睛般地摹写出主人公顾影自怜的画像。所以。结尾三句使不少人为之倾倒！

念奴娇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1]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2]诗成，扶头酒[3]醒，别是闲滋味。征鸿[4]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注释】

1 寒食：清明前一天或前两天为寒食节。古人有在此日禁火寒食的习惯。

2 险韵：指用生僻难押的字作韵脚。

3 扶头酒：指烈性酒，因人醉后扶头得名。

4 征鸿：飞雁，古语雁可传书。

【赏析】

这首闺情词曾受到许多词学家的称颂。明人沈际飞在《草堂诗余正集》中誉为“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能通于人”的“真声”。

词人因伤春而生闺愁，上片以物传情，极写愁怀。庭院春日，本该是万紫千红，芳菲满目；而作者却描绘了这样一种氛围：庭院里满目萧然，一连几日的斜风细雨，使人感到格外寒冷，以致不得不把所有的门窗都紧闭起来，给人一种萧索冷寂之感。假若没有紧接着的“宠柳娇花寒食近”一句，读者倒要以为这几句写的是关河冷落、木叶萧萧的寒秋季节呢。寒食临近，春意渐浓，这该是令人为之欣喜的。但是由于心情不佳，也就愈觉“斜风细雨”的天气恼人了。风雨之夕，词人饮酒赋诗，借以排遣愁绪。然而，诗成酒醒后，离别愁绪依然在心头。“别是闲滋味”一“闲”字，将伤春念远情怀暗暗逗出，耐人寻味。歇拍两句，为整个上片点睛之笔。相传鸿雁于春分时北归，时近寒食，故征鸿业已过尽。这里仅是虚写，实际上是用鸿雁传书的典故，暗喻赵明诚走后，词人欲寄相思，而信使难逢。由于胸中藏有“万千心事”，故词人怕听雨声，欲将重门紧闭，对三春花柳不能赏玩，故产生恼怨之情，饮酒浇愁，赋诗遣兴……而“万千心事”，关它不住，遣它不成，寄也无方。最后还是把它深深埋藏在心底。这样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

下片仍承前步步推进。从“萧条庭院”到“楼上春寒”，从“重门须闭”到“帘垂四面”，从“酒醒”后的“闲滋味”到“梦觉”后

的坏情绪，重叠反复，只觉春寒加浓，愁绪在加深。词语回环往复，曲尽愁情。“玉栏干慵倚”刻画词人无聊意绪，而隐隐离情亦在其中。征鸿过尽，音信无凭，纵使栏杆倚遍，有什么用呢？词语虽淡，而情实深。栏干慵倚，楼内寒深，枯坐更加愁闷，于是词人只有恹恹入睡了。可是又感罗被不耐春寒。“被冷”两句紧承“春寒”句写来。词人睡梦之中也感到了微微凉意，一觉醒来，已是炉中香尽，天色将晓。明人李攀龙评曰：“心事托之新梦，言有寄而情无方，玩之自有意味。”（《草堂诗余隽》卷一引）可见上片万千心事，为下片致梦之由。心事无人可告，唯有托诸梦境；而梦乡新到，又被寒冷唤回，其辗转难眠之意，凄然溢于言表。从“不许愁人不起”一句，我们直可体味到词人内心那种百无聊赖、孤眠寂寞的滋味。因此明人陆云龙评曰：“苦境，亦实境。”（《词菁》卷二）所谓苦境者，谓词人为离情所折磨而痛苦不堪；所谓实境者，因明诚外出实有此情，并非虚构。从语言上看，此句“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可谓“词意并工，闺情绝调”（《金粟词话》）。谱人音律，字字工稳，音韵谐婉，令人玩味不尽。“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词人的笔锋忽而一转折人了对天晴游春的企盼。这里用《世说新语·赏誉》中成句，写晨起时庭院中景色。又一天开始了，晶莹的晨露在花叶上滚动，枯黄的梧桐开始萌发新芽，浓郁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使人感到春天一切生命的强烈涌动。从表面看，词人似乎摆脱了闲愁的困扰，其实，这里面蕴涵了更深的酸楚。往日逢春能和丈夫一起赏花赋诗，而现在只能独自一人外出春游，怎么能够不使人产生伤感？所以，天气分明已经放晴，词人还是疑虑重重，发出“晴未”的问语，正可见出她内心的不安。其中的况味，

留给读者慢慢体味。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1]。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2]？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3]，怎一个愁字了得[4]！

【注释】

1 将息：调养休息。

2 堪摘：可以采摘。

3 次第：宋人口语，即这情景，这光景。

4 了得：包含得了，概括得了。

【赏析】

这首词纯用赋体写成，满纸愁绪，别情重叠。通过秋景秋情的描绘，抒发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悲苦，具有时代色彩。在结构上打破了上下片的局限，全词一气贯注，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背井离乡之苦，少依无靠之悲，一时涌上心头，令人无法忘怀。

在这首词里，作者对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心中有无限凄楚要倾吐出来，她创造了一个有利于抒情的典型环境，

融情入景，从而衬托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前人评此词，多以开端三句用一连串叠字为其特色。但只注意这一层，是远远不够的。词中写主人公一整天的愁苦心情，却从“寻寻觅觅”开始，可见她从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如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仿佛漂流在海洋中的人要抓住点什么才能得救似的，希望找到点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空虚寂寞。下文“冷冷清清”，是“寻寻觅觅”的结果，不但无所获，反被一种孤寂清冷的气氛袭来，使自己感到凄惨忧戚。于是紧接着再写了一句“凄凄惨惨戚戚”。仅此三句，一种由愁惨而凄厉的氛围已笼罩全篇，使读者不禁为之屏息凝神。这乃是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所谓“欲罢不能”的结果。

“乍暖还寒”，写出天气特点。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故言“乍暖”；但晓寒犹重，秋风砭骨，故言“还寒”。最难将息，饮酒取暖、浇愁，无奈酒淡不敌风寒，更触发无限伤感。雁过而云“旧相识”，是因为它们从沦落的家乡而来，所以睹物生情，又起层层波澜。而下片却是本词经典：这里“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菊花盛开，而非残英满地。“憔悴损”是指自己因忧伤而憔悴瘦损，也不是指菊花枯萎凋谢。正由于自己无心看花，虽值菊堆满地，却也不想去摘它赏它，这才是“如今有谁堪摘”的确解。这里既写了自己无心摘花的郁闷，又透露了惜花将谢的情怀，笔意比唐人杜秋娘所唱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要深远多了。从“守著窗儿”以下，写独坐无聊、内心苦闷之状，比“寻寻觅觅”三句又进一层。“守著”句依张惠言《词选》断句，以“独自”连上文。秦观《鹧鸪天》下片有：“无一语，对芳樽，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此处意境正与秦词同。“梧桐”两句不仅

脱胎于秦观，而且兼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意，把两种内容融而为一，笔更直而情更切。最后以“怎一个愁字了得”句作收，也是蹊径独辟之笔。妙在又不说明于一个“愁”字之外更有什么心情，即戛然而止，仿佛不了了之。表面上“欲说还休”之势，实际上已倾泻无遗、淋漓尽致了。

杨慎在其《词品》中说：“宋人中填词，易安亦称冠绝，当与秦七、黄九争，不独争雄于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吴灏在其《历朝名媛诗词》中亦称：“易安以词专长，挥洒俊逸，亦能琢炼。其《声声慢》一阕，其佳处在后，又下‘点点滴滴’四字，与前照应有法，不是草草落句，玩其笔力，本自矫拔，词家少有，庶几苏、辛之亚。”从这词来看，确实是千古经典之作！

吕本中

吕本中（1084～1145），原名大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初授承务郎。徽宗宣和六年（1124），为枢密院编修官。后迁职方员外郎。高宗绍兴六年（1136），召赐进士出身，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因忤秦桧被罢官。江西诗派著名诗人。其诗颇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又学李白、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格，诗风明畅灵活。其词以婉丽见长，也有悲慨时事、渴望收复中原故土的词作。感情浓郁，语意深沉。著有《东莱集》。存词二十七首。

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1]。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注释】

1 亏：缺，欠。

【赏析】

这是一首民歌味很浓的词作。从词中的口气来看词中的主人公似是一位女性。

江边月明之夜，这位女主人公独倚楼头，面对当空临江的一

轮明月，不禁思从中来，发为浩叹。她先以普照南北东西的月光设喻，抱怨她的恋人不能像随人不离的月光那样始终陪伴她；接着又以暂满还亏的月形设喻，怨恨她的恋人太像易变的月形，好不容易相聚，又很快地分别了，要想团圆不知还要等待多久？

词的上下片分别同以“恨君”两字领起，是民歌中常见的“冤亲语”在词作中的运用，它表现出词中人对其恋人既爱又恨、怨而更思的神情口吻。其取喻也十分新巧。月光之到处随人和月形之暂满还亏，都是人人可见的自然现象，一经作者拈出，便显得分外亲切可喜。而上下立意“不似”和“却似”正反两面的变化和对比，也使得词作除去凡俗，新颖活泼。

这首写别情的词，生动晓畅，比喻和构思都很巧妙，具有民歌的艺术特色。

康与之

康与之，生卒年不详。字伯可，号顺庵，洛阳人，居滑州（今河南滑县）。陶安世序其词，引与之自言："昔在洛下，受经传于晁四丈以道，受书法于陈二丈叔易。"建炎初，高宗驻扬州，与之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秦桧当国，附桧求进，为桧门下十客之一，监尚书六部门，专应制为歌词。绍兴十七年（1147），擢军器监，出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贬岭外。其词多为记宫廷游赏和以闺情为题的应制之作。存词三十八首。

长相思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赏析】

在康与之仅存的三十八首词中，情韵深长的作品不少，他尤擅长写少妇离情。这首《长相思》就是比较突出的一首。此词《花庵词选》题作《游西湖》，但重点不在写游玩之欢，而是触景怀人。

上片从西湖景物写起。南北两高峰是西湖诸山中两个风景点。南高峰旧称"高一千六百丈"（今实测海拔为256.9米），风景葱倩，登临远眺，可以把西湖和钱塘江景物尽收眼底。北高峰（海拔314米）在南高峰西北，遥遥相对，景观与南高峰不相上下。

因为两峰风景别致，故作者特别拈出，以概括西湖诸山之胜。起句这样措词，也是词调格式的原因。西湖水面约五平方公里，虽不如洞庭湖、太湖那样壮阔，但水光潋滟，碧波荡漾，也颇为开朗。而且，湖上并非空荡荡的水光一片，白堤和苏堤像绿色的裙带，孤山像一块翡翠玉石；还有那亭台寺阁，桃柳梅荷，湖光如翠，四季宜人。在春天烟霭迷蒙中，就更显得绰约多姿了。"春来愁杀侬"句，因景生情，点出"春"，说出"愁"。"春"是所写景物的时节，"愁"是景物触发的感情。联系前面三句，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西湖的水光山色，美丽动人，但这却只能引起我的愁思而已。

过片转入回忆，交代愁思的缘故。在短促的句子中，连用两个"意"字，两个"浓"字，给人以深刻印象。叠句在词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在此得到了高度的发挥。"油壁车轻"二句，是对前面两句的表述，写他们的初次见面。"油壁车轻郎马骢"这一句中有个典故：《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她常乘着油壁车（四周垂帷幕，用油涂饰车壁的香车）出游。一日，出游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青白色的马）而来的俊男阮郁，两人一见倾心，苏小小就吟了这首诗，约他到西泠（即西陵）桥畔松柏郁葱处（即她的家）来找她，结为夫妇。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比词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意，以突出他们之间的浪漫情调。"九里松"是他们初见的地点，那地方是"钱塘八景"之一，为葛岭至灵隐、天竺间的一段路。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时，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长九里，因此松阴浓密，苍翠夹道，是男女传情达意的好地点。

这首词，以西湖景物为背景，上片写现实，下片写回忆，通过

叙述回忆中的欢乐以反衬现实中的忧愁，思妇情怀，宛然如见。据词谱，《长相思》为双调三十六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叠韵，是最短的词牌之一，要写好实不易，必须有隽永的意味，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余地。它的每句押韵和前后各重叠一个三字句的特点，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这首词在这方面功力也不弱。词的风格自然朴素，毫无斧凿痕迹，似民歌的天籁，如西子的淡妆，实属佳作。

朱淑真

朱淑真，生卒年不详。女，自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喜读诗书，工书画，晓音律。关于她生活的时代，历来有北宋、南宋两说，从作品内容来看，当为北宋末至南宋初人。相传她因婚姻不美满，抑郁而死。她的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是婉约派著名女词人。著有《断肠词》，多忧怨之作。

清平乐

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1]，留我须臾[2]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3]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4]，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5]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注释】

1 恼：即撩。恼、撩互文，逗人喜爱之意。

2 须臾：片刻。

3 一霎：一阵子。

4 猜：指责、议论。

5 分携：分别。

【赏析】

这首词描绘的是初涉爱河的少女心荡神迷、刻骨铭心的幽会。

上片写一对男女游湖遇雨，为之小驻。语序倒装是词中常见现象，本词上片即为一个倒装句。女主人公与男友相约游湖，先是“携手藕花湖上路”，这大约是西湖之白堤吧，那里的藕花当已开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呢。也许这对情侣最初就是相约赏花而来，不料遇上“一霎黄梅细雨”，有些扫兴，却也给他们造成了一个幽清的环境和难得亲近的机会。

下片写女主人公大胆的举动及归来后异常的心理。“睡倒人怀”，即拥抱伏枕于恋人肩上，李后主所谓“一向偎人颤”、“教君恣意怜”也。这样的热情，这样的主动，休说外人，即使自己的男友也不免一时失措或诧异。但女主人公不管许多，“不怕人猜”，打破了“授受不亲”一类的清规戒律，遂有了相恋以来第一次甜蜜的体验。正因为是第一次，感觉也就特别强烈而持久。“最是分携时候”，多么依依不舍；“归来懒傍妆台”，何等心荡神迷！两笔就把一个初欢后的女子情态写活了。

全词情多而不亵，贵在写出少女真实的体验。词中既有情景气氛的渲染，又有情事情状的描摹，还有情思心态的流露，一次幽会被表现得如此有声有色。湖光山色、绿叶红荷、迷蒙烟云、纷飞细雨为这场幽会提供了诗情画意的氛围，而女主人公浓烈挚热的情感更是动人心弦。结尾处一个“懒傍妆台”的动作，既是对幽会的沉醉回味，又开启了别后的相思之情，意犹未尽，含蓄有味。词人以轻灵婉丽之笔写艳情，多情而不娇媚，将一个初坠爱河的少女那天真娇羞、放纵自清的情态刻画得活灵活现、细腻传神。《莲子居

词话》说："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均善于言情。"

谒金门

春半

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1]闲倚遍，愁来天不管。

好是风和日暖，输与[2]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注释】

1 十二阑干：指十二曲回的栏杆。

2 输与：不如，比不上。

【赏析】

在这首词中作者抒发因所嫁非佳偶，而婚后日日思念意中人却无法相见的痛苦之情。

开端两句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觉和对暮春景象的感受，道出了她的无限伤感之情。"此情"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里并未明说，从词的下文及作者婚事不遂意来看，是思佳偶不得，精神孤独苦闷；是惜春伤怀，叹年华消逝。"无限"二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作者此时忧郁心情的浓重，大好春色处处都触发她的忧思；二是表明作者的隐忧永无消除之日，有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势。接着，作者用行为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她的愁绪："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古词曾有"倚遍阑干十二楼"之句，与此近似。此句

写女主人公愁怀难遣、百无聊赖、无所栖息的情态。"遍"字，写出呆立时间之长。"闲"字，看来显得轻松，实则用意深重，这正表现了作者终日无事、时时被愁情困锁不得稍脱的心境。她因无法排遣愁绪，只得发出"愁来天不管"的怨恨。此句写得新颖奇特：天，本无知觉，无感情，不管人事。而她却责怪天不管她的忧愁，这是因忧伤至极而发出的怨恨，是自哀自怜的绝望心声。古代女子不能自主自己的婚事，常常怨天尤人。《诗经·鄘风·柏舟》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写的是一个女子爱上一个青年，她的母亲却强迫她嫁给另一个人，她誓死不肯，呼娘唤天，希望能谅察她的心。朱淑真心中虽也有恋人，但她却不能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嫁给一个庸俗之徒，故她痛苦的感情比《柏舟》中那个女子更强烈、更深沉。

过片具体写对自然景物的感喟：大好春光，风和日暖，本应为成双佳人享受，可是自己因孤寂忧伤而无心赏玩，全都白白地送给了莺燕，这既表现出对莺燕的羡妒，又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无情。说得何等凄苦！莺莺、燕燕，双字叠用，并非是为了凑成双数，而是暗示它们成双成对，以反衬自己单身只影，人不如鸟，委婉曲折地表现孤栖之情，含蓄而深邃。

末两句进一步表现作者的情思："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不但与开头两句相照应，而且隐曲地透露了她愁怨的根源。她在诗中说："故人何处草空碧，撩乱寸心天一涯。"（《暮春有感》）"断肠芳草连天碧，春不归来梦不通。"（《晚春有感》）由此可知，她所思念的人在漫天芳草的远方，相思而又不得相聚，故为之"断肠"。全词至此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情思缱绻，荡气回肠，

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凝眸远方、忧伤不能自已的思妇形象。

总之，此词熔铸了独具意蕴的形象，表现了真挚深沉的情愫，使词从倚红偎翠的俗态中升华了品位，因而成为后人青睐的佳作。

陆游

陆游（1125～1209），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二十九岁应进士举，名列第一，居秦桧之孙秦埙前，又因“喜论恢复”，触怒秦桧，除名不取。秦桧死后三年，陆游被任命为宁德县主簿，开始了仕宦生涯，因力主抗金，屡遭黜免。曾入蜀为夔州通判，又任过抗战派领袖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的干办公事职务，从军南郑，激发了爱国热情，扩大了创作领域。陆游以诗名，词的成就不如诗，但爱国热情可与诗辉映。词的风格多样，激昂慷慨近辛稼轩，又兼有婉丽秀逸、清新萧散之美。词有《放翁词》，一称《渭南词》。

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1]。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2]。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3]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注释】

1 黄縢酒：即黄封酒。宋时官酿的酒以黄纸封口，称为黄封酒。

2 离索：离群索居。

3 鲛绡：薄绸的手帕。梁任昉《述异记》："南海出鲛绡纱，泉室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服，入水不濡。"

【赏析】

陆游二十岁时，娶唐琬为妻。文静灵秀、才华横溢的唐琬和陆游诗书唱和，赏花扑蝶，伉俪笃深，可唐琬在几年内却没能给陆家传宗接代。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引起了陆母对唐氏的不悦，从而强逼陆游休妻。两人被迫分离。此后陆游另娶王氏，唐琬则改嫁一位非常豁达的名士——赵士程。数年后，陆游与唐琬在春游沈园（在今浙江绍兴）时不期而遇，唐琬征得赵同意后送酒肴与陆游小叙。陆游感伤怅然，便在沈园壁上题下这首《钗头凤》词，抒发了内心深切的眷恋相思之情和无尽的追悔悲怨。

沈园曾经是词人与爱妻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是他们的爱情见证，美景、美酒、美人曾使得词人心醉。回想当年与唐氏偕游沈园时，唐氏红润的肌肤焕发着江南少女的青春活力，而夫妻把酒共赏春色，更是柔情蜜意，恩爱有加。多么美满幸福的生活呀！词意一转，"东风恶"，是造成词人哀婉缠绵的爱情悲剧的主要症结。几年来的离别生活带给他们的只是满腔愁怨和巨大的折磨。"错！错！错！"似悔恨的闸门被打开，懊恼的潮水喷涌而出。可这到底是谁的错呢？这枚"千斤重的橄榄"留给了我们后人来品味。

换头由追忆回到现实。此时此刻，两人又相逢在依然如故的春日里，但人却比黄花瘦。无限的怜惜，无限的伤痛，怎一个"空"字了得？旧园重逢，往事历历在目，伤心的泪水打落了红粉，湿透了手绢。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无情的"东风"摧残了像桃花一样姣

好的唐氏，而词人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凉落寞。当年的海誓山盟依旧回响在耳边，相爱又不能相守，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情丝，该如何表达呀！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长叹而出：“莫！莫！莫！”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刻骨铭心的爱和被迫离异的悔恨是贯穿全词的感情基调。从“红酥手”到“人空瘦”，鲜明的形象对比揭示感情的创痛与折磨，从“满城春色”到“桃花落”，景色的变化反衬出了人事的变迁，营造出一种深沉的气氛，是诗人感情历程的实录。

唐琬见到此词后，也答了一首《钗头凤》，与陆词合读，颇有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之妙，其词曰：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1]。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2]。角声寒[3]，夜阑珊[4]。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相比较而言，陆游原词乃将眼前景、见在事融为一体，复以悔恨交并之心情相灌注，着力描绘出一幅凄怆酸楚的感情画面。而唐氏此词，纯以自怨自泣、独言独语诉身罹愁苦境地凄怆难当之情。人言“愁思之声要妙”、“穷苦之言易好”，唐氏此词当之。

卜算子

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赏析】

陆游一生酷爱梅花，写有大量歌咏梅花的诗，歌颂梅花傲霜雪，凌寒风，不畏强暴，不羡富贵的高贵品格。诗所塑造的梅花形象中，有诗人自身的影子，正如他在《梅花绝句》里写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这首《卜算子》，也是明写梅花，暗写怀抱。其特点是着重写梅花的精神，而不从外表形态上去描写。

上片写梅花的遭遇：它植根的地方是荒凉的驿亭外面、断桥旁边。驿亭是古代传递公文的人和行旅之人中途歇息的处所。加上黄昏时候的风风雨雨，倍加冷落凄凉！写梅花的遭遇，也是作者自诉被排挤的政治遭遇。

下片写梅花的品格：一任百花嫉妒，我却无意与它们争春斗艳。即使凋零飘落，成泥成尘，我依旧保持着清香。末两句即是《离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精神。比王安石咏杏"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之句用意更深沉。

陆游早年参加考试被荐送第一，为秦桧所嫉；孝宗时又为龙大渊、曾觌一群小人所排挤；在四川王炎幕府时要经略中原，又见扼于统治集团，不得遂其志；晚年赞成韩侂胄北伐，韩侂胄失败后被诬陷。我们读他这首词，联系他的政治遭遇，可以看出梅花是他高洁品格的化身。展现了词人失意的英雄志士的兀傲形象。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二十一岁时组织过两千人的队伍起义抗金，并入耿京的抗金义军天平军，任掌书记。曾匹马追杀义军叛徒义端和尚。耿京被张安国杀害后，辛弃疾又活捉张安国，率众投归南宋。南归后历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安抚使。在地方官任上曾采取了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的措施。终因壮志未酬，屡遭贬黜，最后忧愤而卒。辛弃疾是两宋词人中存词最多的作家。黄梨庄云："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徐釚《词苑丛谈》卷四引）《四库全书总目》云："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翠刻红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有《稼轩词》，一名《稼轩长短句》。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1]移湖南，同官王正之[2]置酒小山亭[3]，为赋。

更能消[4]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注释】

1 漕：漕司。宋代漕司长官转运使掌管一路或数路军需粮饷，故称“漕”。是年三月，作者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调湖南转运副使。

2 同官王正之：作者移官湖南后，王接替他的职务，故称“同官”。

3 小山亭：在湖北漕署官衙内。

4 消：经受得起。

【赏析】

这是辛弃疾四十岁时，也就是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暮春写的词。辛弃疾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渡淮水投奔南宋，十七年中，他的抗击金军、恢复中原的主张，始终没有被南宋朝廷所采纳。自己抗金杀敌收复山河的志向也无法实现，只是做一些远离战事的闲职，这一次，又是被从荆湖北路转运副使任上调到荆湖南路继续当转运副使。转运使亦称漕司，是主要掌管一路财赋的官职，对辛弃疾来说，当然不能尽快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何况如今是调往距离前线更远的湖南去，更加使他失望。他知道朝廷实无北上雄心。当同僚置酒为他饯行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词，抒发胸中的郁闷和感慨。

词的上片先从惜春写起：如今已是暮春天气，哪里还能经得

起几次风雨的吹打啊！眼看着春天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去。本是表达对春天逝去的无限惋惜之情，这里却用“更能消”三字，正话反说，很有笔力。由于怕春去花落，作者甚至于害怕春天的花开得太早，因为开得早也就谢得早，春天也就去得急了，曲折而淋漓地把惜春而又伤春的矛盾心理表现出来了，这是对惜春心理的深入一层的描写。结合作者的身世，我们不难理解，这里作者显然并不是单纯地惋惜春天的流逝，而应该另有所指，惜春之情的背后隐含着壮志难酬的忧国之思。

下片借古喻今，一开始就用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的典故，来比拟自己的失意。陈皇后因美貌而遭人嫉妒，以致被打入冷宫，她拿出黄金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希望能够打动汉武帝，但她期待的“佳期”仍属渺茫。这实际上正是作者对自己长期遭受排挤和冷遇的不满和感叹，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又该向谁倾诉呢？这里作者借杨玉环、赵飞燕二人的故事，向打击排挤自己的投降派提出了怒斥和警告：你们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们没见杨玉环和赵飞燕后来都死于非命吗？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闲愁最苦”，其实，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愁，哪里是什么“闲愁”？这是反话。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实话呢？自己虽为南宋忧虑，却又无缘参与议论朝政大事，成了地地道道的闲官，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闲愁实在可以说是最深、最苦的愁了。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能用凭高望远的方式来排除郁闷，因为那快要落山的斜阳，正照着那被暮霭笼罩着的杨柳，远远望去，一片迷蒙，这样的暮景，会使人见景伤情，以致于销魂断肠的。

这首词，全篇流贯着一位英雄对国事的忧虑和怨愤，但作者

却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法，将满腔忠义奋发的忧国之情和忧谗畏讥的身世之感，纳入到美人伤春和怨春的范式中来写，为情设景，以景寓情，借暮春落日图，抒发了对国势飘摇不定的忧虑和对社稷前途的担心。从抒情方式上，虽通篇显露出极度的哀怨风味，却又绵里藏针地隐藏着作者愤怒的感情锋芒。整首词外柔内刚，寓刚于柔，外观的“绕指柔”与内里的“百炼钢”是统一在一起的，不愧为外柔而内刚、摧刚而为柔的佳篇名作。

祝英台近[1]

晚春

宝钗分[2]，桃叶渡[3]，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4]。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5]。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注释】

1 祝英台近：调名取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2 宝钗分：分钗，以作留念。

3 桃叶渡：在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

4 觑：窥视，斜视。

5 才簪又重数：数花瓣卜行人归期，怕不准确又数一次。

【赏析】

这是一首由男子代女性言情的闺怨词。全篇写一个女子在晚

春风雨频繁、百花凋零的时节对景伤情、苦苦思念久去不归的情郎的痛苦之状。

上片写男方离去后闺中人的冷落，开头三句，回忆双方分别时的情景，感伤的情景笼罩全文。四、五两句折入现在，写别后女子因相思而懒于行动，畏惧凄风冷雨的特殊心理。“断肠”三句更进一层，伤悼春残花败，说他去后落花既无人管，啼莺也无人劝，闺中人愈加感到孤独，受不了晚春景象的折磨。下片专写女子盼望情人早日归来的迫切心情。

过片三句，通过“卜归期”、“才簪又重数”这一举动的细腻描写，形容盼归之切，其痴情之状被生动地刻画出来了。“罗帐”两句则进一步写占卜既不足凭，只剩得梦中哽咽哭诉，更见出离情之可伤。结拍三句，是女子的心灵独白，用问语怨春，弥显离情之苦。怨来怨去，怨到毫无知觉和情感的大自然上，这就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春事残败的不满和对美好光景的无限向往。

此篇是婉约清丽之作。沈谦所评“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填词杂说》)，说出了辛词技巧之全面与风格之多样，最为简切精当。此词形象鲜明，意境完整，自是一件拆不开的精美艺术品，把它作为一首风流妩媚的恋情词来鉴赏，决不会降低作为英雄词人辛稼轩的艺术地位。

清平乐

村居

茅檐[1]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2]相媚好[3]，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4]溪东，中儿正织[5]鸡笼。最喜小儿亡赖[6]，溪头卧剥莲蓬。

【注释】

1 茅檐：指茅屋。

2 吴音：作者当时住在江西东部的上饶，这一带古时是吴国的领土，所以称这一带的方言为吴音。

3 相媚好：互相说喜爱要好的话。

4 锄豆：锄掉豆田里的草。

5 织：编织。

6 亡赖：这里是顽皮的意思。亡，同“无”。

【赏析】

此词写宋代江西东部农村田夫野老之家的生活情趣，在描写手法上，这首小令没有一句使用浓笔艳墨，只是用纯粹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作者能够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貌和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若不是大手笔，是难以达到此等艺术境界的。

上片首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屋，紧靠

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悠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媚好"、亲密无间的和谐、温暖、惬意的情态形象地再现出来了。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的生活乐趣，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下片四句，采用白描手法，直书其事，和盘托出三个儿子的不同形象。大儿子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担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躺卧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即可知晓。这几句虽然极为通俗易懂，但却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尤其是小儿无拘无束地剥莲蓬吃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神情状貌，饶有情趣，栩栩如生，可谓是神来之笔，古今一绝！

在艺术结构上，全词紧紧围绕着小溪布置画面，展开人物的活动。从词的意境来看，茅檐是靠近小溪的。另外，"溪上青青草"，"大儿锄豆溪东"，"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四句，用了三个"溪"字，使得画面的布局紧凑。"溪"字的使用，在全词结构上起着关键作用。

鹧鸪天

代人赋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1]。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2]花。

【注释】

1 "平冈"两句：隐括王安石《题舫子》诗："爱此江边好，流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

2 荠菜：两年生草本植物，花白色，茎叶嫩时好吃。

【赏析】

辛弃疾的词本以沉雄豪放见长，这里选的这首却很清丽，足见伟大的作家是不拘一格的。《鹧鸪天》写的是早春乡村景象。

上片"嫩芽"、"蚕种"、"细草"、"寒林"都是渲染早春，"斜日"句点明是早春的傍晚。可以暗示早春的形象很多，作者选择了桑、蚕、黄犊等，是要写农事正在开始的情形。"斜日"一句，更具有山水画一样的美感，春日黄昏的绝妙景致如在眼前。陈廷焯誉之为"以诗为词，词愈出色"（《云韶集》卷五）者，即指这七字有诗味、有风骨、有境界，不类小词的格调。而实际上这四句如果拆开，就是一首七言绝句，只是平铺直叙罢了。

词的下片接着写景。下片的写景不同于上片，是有波澜的。首

先它是推远一层看，由平冈看到远山，看到横斜的路所通到的酒店，还由乡村推远到城里。“青旗沽酒有人家”一句看来很平常，其实是重要的。全词都在写自然风景，只有这句才写到人的活动，这样就打破了一味写景的单调。“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两句是全词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像是在写景，又像是在发议论。这两句决定全词的情调。这首词实际上也还是愁苦之音。“斜日寒林点暮鸦”句已透露了一点消息，到了“桃李愁风雨”句便把大好锦绣河山竟然如此残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现出来了。从前诗人词人每逢有难言之隐，总是假托自然界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辛词凡是说到风雨打落春花的地方，大都是暗射南宋被金兵进逼的局面。最著名的是《摸鱼儿》里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以及《祝英台近》里的“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这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也还是慨叹南宋受金兵的欺侮。

此词从愉快的景象说起，转到悲苦的心境，这样互相衬托，悲苦的就更显得悲苦。前人谈辛词往往用“沉痛”两字，他的沉痛就在这种地方。但是沉痛不等于失望，“春在溪头荠菜花”句可以见出辛弃疾对南宋偏安局面还寄托很大的希望。这希望是由作者在乡村中看到的劳动人民从事农桑的景象所引起的。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赏析】

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词的下片，着重写自己现在知愁。作者处处注意同上片进行对比，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

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辛弃疾的这首词，通过“少年”、“而今”，无愁、有愁的对比，表现了他受压抑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是对南宋统治集团的讽刺和不满。在艺术手法上，“少年”是宾，“而今”是主，以昔衬今，以有写无，以无写有，写作手法也很巧妙，突出强调了今日的愁深，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姜夔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省）人。幼年随父宦居古沔（今湖北汉阳一带），长期旅居异乡，晚年寄食于江浙一带，以布衣终身。他享名很早，二十多岁时，数度客游江淮。他的名作《扬州慢》和一些怀人词多写于此时。工诗，尤以词称。有《白石道人歌曲》。存词八十多首。

扬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1]。夜雪初霁，荠麦弥望[2]。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3]以为有黍离[4]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5]，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6]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注释】

1 维扬：《尚书·禹贡》有“淮海维扬州”句，后遂以“维扬”为扬州之别称。

2 荠麦：荠菜和麦苗（一说野麦）。弥望：满眼都是。

3 千岩老人：即萧德藻，因居湖州弁山之千岩，故以为号。

4 黍离：《诗经·王风》有《黍离》篇，写的是作者看到西周故宫遗址上长满了禾黍而产生无限感伤之情。首句是"彼黍离离"，后遂以"黍离"来表示对世乱的感伤。白石在作此词后十来年方遇千岩，故词序或序的末句为后来所加。

5 淮左、竹西：扬州宋时属淮南东路，淮东亦称"淮左"。扬州禅智寺侧有竹西亭，环境清幽，杜牧诗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之句。

6 二十四桥：在今扬州西郊，传说有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又叫"红药桥"，俗呼"廿四桥"。

【赏析】

白石词前小序，是精美的短文，历来为人称道。但序文往往将词意表尽，故人有"苦与辞复"之议。尽管如此，亦可借以窥散、韵不同之美。

此词是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冬至日，作者自汉阳沿江东下过扬州时所作。

词的上片，描写扬州战乱后的残破景象，使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来写。开首三句，写扬州昔日的繁华，但作者并没有作具体描绘，而是用"名都"说明它誉满全国；用"佳处"说明它山水秀丽，歌吹繁华。"解鞍"一句既点出路过维扬，照应词题，同时又表达了作者对扬州的向往，用虚写的手法进一步表明了扬州的繁盛。这三句的作用在于，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反带出下文对今日扬州萧条景象的记叙。接着两句为过渡——"过春风十里"承上，缩用杜牧"春

风十里扬州路”诗句，包容“名都”、“佳处”之义，“尽荠麦青青”启下，荠麦青青，寓目荒凉。“尽”字透露出强烈哀伤之情，自与“彼黍离离”同一基调。此两句，虚、实并用，盛、衰共现，宾、主分明，沧桑之感深含其中。“荠麦青青”是望中实景，“名都”缘何成此景象？紧接着三句即交代其因。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首犯扬州；绍兴十三年（1150）再度南侵，幸因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杀于瓜洲而北撤。两度遭劫，往昔繁华荡然无存。“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以拟人手法说明劫掠之残酷，亦反映人们对侵略战争之深恶痛绝。歇拍三句回笔写景，强化氛围：“黄昏”，色之昏暗；“清角吹寒”，声之悲凉。此色此声充塞“空城”，怎不令人为之怆然？“空城”回应“荠麦”句。此即序中“夜雪……戍角悲吟”之韵语描述。

上片重在实处下笔，下片则多从虚处发挥：唐代杜牧年轻时英俊潇洒，才华横溢，曾在扬州有过一段风流生活，写出了“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等华美诗章，假如今日重来，见此境况，恐也会惊骇变异之大，难以凭他的才华赋写深沉哀伤之情了。以杜郎衬托自己，变之巨，哀之深，尽蕴其中。接着两句从虚到实：以前“二十四桥”两岸，歌楼舞馆，彩船玉人，笙箫不绝；而今“桥仍在”而所见只是“波心”摇荡着一弯“冷月”，更听不到歌吹之“声”了。着笔于今，以一“仍”字勾连往昔，构成强烈对比，寄无穷之慨。结拍又由实转虚，以问句出之，借问“红药”（红芍药花）年年为谁而开？以此喻境况寥落荒凉，以花之情反衬人之“深情”。

白石处于国势日非之朝，目击心伤，每于字里行间透露家国忧思。他没有辛弃疾那般直书时事的豪迈，也不同于周邦彦一派尽在儿女情怀中讨生活的靡艳。他独立于两派之外，别树骚雅一格，“每于抑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既有家国之忧而又清虚疏淡，《扬州慢》就是其代表之作。

念奴娇

予客武陵，湖北宪治[1]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2]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朅来[3]吴兴，数得相羊[4]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

闹红一舸[5]，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6]人未到，水佩风裳[7]无数。翠叶吹凉，玉容销酒[8]，更洒菰蒲[9]雨。嫣然[10]摇动，冷香[11]飞上诗句。

日暮青盖亭亭[12]，情人不见，争忍凌波[13]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14]。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15]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注释】

1 湖北宪治：即湖北提刑官署，设在武陵（今湖南常德一带）。

2 薄（pò）：靠近。

3 朅(qiè) 来：来到。朅，发语词。

4 相羊：徜徉，徘徊。

5 闹红一舸（gě）：一叶小舟荡漾于红荷丛中。

6 三十六陂：极言水塘之多。陂，水塘。

7 水佩风裳：李贺《苏小小墓》诗："风为裳，水为佩。"本写美人装饰，这里指荷叶、荷花。

8 玉容销酒：荷花微红，如同美人饮酒后红晕上脸。

9 菰蒲：生于陂塘间的水草。

10 嫣然：妍丽的笑容。

11 冷香：指荷花的幽香。

12 青盖亭亭：荷叶像绿色的伞一样亭亭耸立。

13 凌波：乘波，形容美女步履轻盈。语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14 南浦：泛指送别的地方。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15 田田：形容水面荷叶茂密。这里形容荷叶茂碧。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赏析】

白石词前爱作小序，有人说与词犯重，其实不然。散文与词是两回事，往往相得益彰，像这里一则小序，警绝可喜有味，完全可以独立，又点明《念奴娇》写荷，摄取了武陵（湖南常德）、吴兴、杭州西湖多处荷花的神理，赏荷坐其下，简直与荷同根而出，迥异俗人。很有助于对词的理解。

此词写荷花之神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旨在清冷，偏从极繁华热烈的"闹红一舸"起笔。荷花"闹红"，如载满大船，是小序

所写仰视角度的想象引申。"与鸳鸯为侣"，有声势、有生气，富于色彩之笔，不同凡响。第二韵在想象中继续写众多荷花的气势。"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极写人未到的无数荷塘中荷花的风神韵致，水为佩，风为裳，飘洒出尘俨然女神。首二韵内容上为一组，写荷花之盛而"水佩风裳"，悄悄向全词清冷的主旋律过渡。第三韵洒来"菰蒲雨"，即离荷塘远处飞来之雨，莲叶打扇吹凉，"菰蒲雨"为荷花销酒洗浴，幻出歇拍光华四射美不胜收的千古名句："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换头从日暮荷叶写起，气氛异于上片之光华四射。日暮，时已晚，很给那朵"嫣然摇动"的荷神留了时空。荷神多情，不忍遽然凌波而去。下片第二韵写恐舞衣寒落，是说叶之枯残。第三韵高柳老鱼，如荷之有情，挽留词人。煞尾写沙际归路，田田多少莲叶，余韵悠然。

下片荷花渐隐，主要以荷叶尽余情。全篇章法层次井然，丝丝入扣。冷热、阴晴、红绿、远近、虚实、动静、缓急在配合中起伏，读者如观有序有结有高潮之戏剧，留下深刻印象。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白石词精确清空的艺术特色，首先是用语典雅。专写荷花，通篇不着一个荷字。"水佩风裳"、"玉容销酒"等等，全用比喻语，精巧雅正，"无一点市井之气"（沈义父《乐府指迷》）。其次是用传神之笔咏物。词作运用拟人的手法写荷花，通过美人的音容笑貌和"凌波去"、"舞衣"落等动作来传递"荷花"的"神志"，把荷花写得有灵性，给人以亦花亦人之感，让读者生发出更为宽泛的联想，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最后是表意含蓄婉转。不直写荷花将残，而说像美人般的荷花，尚未见到情人，怎么忍心凌波

而去；不直写怜惜荷花的衰败，而以高柳、老鱼这些本属物质之物的好言相劝加以表露；不直写对荷花由盛转衰的感慨，而是借日暮而归的游人对盛时荷花的追念曲笔道来。读者正是从这些传神的意象、婉转的笔调中，透见词人对荷花高洁品性的敬慕，隐隐约约地体味到词人发自内心深处的身世之叹。

踏莎行

自沔[1]东来，丁未元日[2]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3]。分明又向华胥[4]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5]远。淮南[6]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注释】

1 沔：州名，今湖北汉阳。姜夔早岁流寓此地。

2 丁未元日：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初一。

3 燕燕、莺莺：指情人，本苏轼《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轻盈，言其体态。娇软，言其声音。

4 华胥：指梦。《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

5 郎行（háng）：郎边。宋人习用语。

6 淮南：指合肥。宋时合肥属淮南路。

【赏析】

白石二十多岁时在合肥结识了一位女子，“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淡黄柳》）。由于他行踪不定，往往聚会以后又赋别离：“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长亭怨慢》）。这里的小桥、玉环，都是指他那位合肥的伊人。正因为别多会少，两地相思的离恨也就经常在他笔下出现。淳熙十四年（1187）元日，姜夔从第二故乡汉阳（宋时沔州）东去湖州途中抵金陵时，梦见了往日的情人，写下此词。

上片写梦，哀怨之极。北宋时苏轼听说张先老人时已八十五岁买妾，作诗调侃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这首词一开始即借“莺莺燕燕”字面称往日的情人，从称呼中流露出一种卿卿我我的缠绵情意。这里还有第二层含义，即比喻其人体态“轻盈”如燕，声音“娇软”如莺。这“燕燕轻盈，莺莺娇软”本以为是现实中的旖旎风光，读下句方知乃是词人梦中所见的情境。《列子 · 黄帝》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故词写好梦云“分明又向华胥见”。夜有所梦，乃是日有所思的缘故。以下又通过梦中情人的自述，体贴对方的相思之情。她含情脉脉道：在这迢迢春夜中，“薄情”人（此为昵称）啊，你知道我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吗？言下大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意味。“染”字用得精妙，唯辛弃疾《鹧鸪天》“春风不染白髭须”可比。

过片写别后睹物思人，旧情难忘。“别后书辞”，是指情人寄来的书信，检阅犹新；“别时针线”，是指情人为自己所做的衣服，仍有遗香。紧接着承上片梦见事，进一层写伊人之情。“郎行”即“郎边”，当时俗语，说她甚至连魂魄也脱离躯体，追逐我来到远方。

比之韦应物《木兰花》"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更多一层深情。然而魂魄飞越千山万水，寻觅情郎的结果却是"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末二句写作者梦醒后深情想象情人魂魄归去的情景：在一片明月光下，淮南千山是如此清冷，她就这样独自归去无人照管。一种惜玉怜香之情，一种深切的惭愧负疚之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这首词紧扣感梦之主题，以梦见情人开端，又以情人梦魂归去收尾，意象浑成，境界空灵清远。词的后半部分，尤见幽邃清冷。在构思上借鉴了唐传奇《离魂记》，记中倩娘居然能以出窍之灵魂追逐所爱者远游，着想奇妙。在意境与措语上，则又融合了杜诗《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咏怀古迹》"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句意。妙在自然天成，不着痕迹。王国维说："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人间词话》删稿）。可见评价之高。

鹧鸪天

元夕有所梦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1]，两处沉吟各自知。

【注释】

1 红莲夜：指元宵灯节，红莲指灯节的花灯。

【赏析】

这是一首情词，与姜夔青年时代的“合肥情事”有关，词中怀念和思恋的是合肥的旧日情侣。可以看出，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虽往事已矣，但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加上人事变幻的沧桑，并没有改变白石对合肥情侣的深深眷恋。所以在长期浪迹江湖中，他写了一系列深切怀念对方的词篇。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元夕之夜，他因思成梦，梦中又见到了旧日的情人，梦醒后写了这首缠绵悱恻的情词。这一年，上距初遇情人时已经二十多年了。

头两句揭示梦的原因，首句以想象中的肥水起兴，兴中含比。明点“肥水”，不但交代了这段情缘的发生地，而且将词人拉回到遥远的沉思。映现在词人脑海中的，不仅有肥水悠悠向东流的情景，且有与合肥情事有关的一系列或温馨或痛苦的回忆。起兴自然而意蕴丰富。正因为这段情缘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思念，所以次句笔调一转反怨当初不该种下这段相思情缘。“种相思”的“种”字用得精妙无比。三、四两句切题内“有所梦”，分写梦中与梦醒。刻骨相思，遂致入梦，但由于长期睽隔，梦中所见伊人的形象也恍惚迷离，觉得还不如丹青图画所显现的更为真切。梦境迷蒙中，忽然听到山鸟的啼鸣声，惊醒幻梦，遂使这“未比丹青见”的形象也消失无踪无处寻觅了。上句是梦中的遗憾，下句是梦醒后的惆怅。

换头“春未绿”关合元夕，开春换岁，又过一年，而春郊尚未绿遍，仍是春寒料峭；“鬓先丝”说自己辗转江湖，蹉跎岁月，双鬓已斑斑如霜，纵有芳春可赏，其奈老何！“人间别久不成悲”一句，是全词感情的凝聚点，饱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深沉的悲慨。

歇拍以两地相思、心心相知作结。与李清照“一种相思，两处

闲愁”相同。“岁岁”照应首句“无尽”。这里特提“红莲夜”，似不仅为切题，也不仅由于元宵佳节容易触动团圆的联想，恐怕和往日的情缘有关。古代元宵灯节，士女纵赏，正是青年男女结交定情的良宵，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柳永的《迎新春》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因此年年此夜，遂倍加思念，以至“有所梦”了。说“沉吟”而不说“相思”，不仅为避免重复，更因“沉吟”一词带有低头沉思默想的感性形象，颇有李商隐“月吟应觉月光寒”的意境。“各自知”，既是说彼此都知道双方在互相怀念，又是说这种两地相思的况味（无论是温馨甜美的回忆，还是长期别离的痛苦）只有彼此心知。

情词的传统风格偏于柔婉软媚，这首词却以清健之笔来写刻骨铭心的深情，别具一种峭拔隽永的情韵。全篇除“红莲”一词由于关合爱情而较艳丽外，都是用经过锤炼而自然清劲的语言，可谓洗净铅华。词的内容意境也特别空灵蕴藉，纯粹抒情，丝毫不及这段情缘的具体情事。所谓“意愈切而词愈微”，“感慨全在虚处”，正是此词的特点。

庆宫春

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1]，尝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后五年冬，复与俞商卿、张平甫、铦朴翁自封禺同载诣梁溪[2]，道经吴松。山寒天迥，云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错杂渔火，朔吹凛凛，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缠，犹相与

行吟。因赋此阕，盖过旬涂稿乃定。朴翁咎余无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于诗，所出奇诡，予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各得五十余解。

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暮愁渐满空阔。呼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

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遏。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如今安在，唯有阑干，伴人一霎。

【注释】

1 垂虹：即垂虹桥，在今江苏吴江，因桥上有亭曰垂虹，故名。

2 封禺：二山名。梁溪：今江苏无锡。

【赏析】

词有小序述写作缘起。它首先追叙了绍熙二年（1191）除夕，作者从范成大苏州石湖别墅乘船回湖州家中，雪夜过垂虹桥即兴赋诗的情景。诗即《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绝句，“笠泽茫茫雁影微”是其中的一首。当时伴随词人的还有范成大所赠侍女小红，故又有《过垂虹》一首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五年以后，庆元二年（1196）冬，作者自封禺东诣梁溪（今无锡）张鉴别墅，行程是由苕溪入太湖经吴松江，沿运河至无锡，方向正与前次相反，同往者有张鉴（平甫）、俞灏（商卿）、葛天民（朴翁，为僧名义铦），这次又是夜过吴松江，

到垂虹桥，且顶风漫步桥上，因赋此词，后经十多天反复修改定稿。

上片开篇便描绘出一幅凌寒荡舟的广阔画面：飘浮着莼菜的水面，双桨划动；松风时送雨点，冷凝在蓑笠上；暮霭渐渐笼罩湖上，令人生愁。起三句“莼波”、“松雨”、“暮愁”，或语新意工，或情景交融，“渐”字写出时间的推移，“空阔”则展示出境界的深广，为全词定下了一个清旷高远的基调。以下三句继写湖面景象：沙鸥在湖上盘旋飞翔，仿佛要为“我”落下，却又背人转向，远远掠过树梢。沙鸥亲切可爱之情态毕现。因为故地重游，所以称这些水鸟为“盟鸥”(和“我”有旧交的鸥鸟)。接下来三句忽而转到五年前雪夜荡舟的情景：“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正是：“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眼前隐约出现的不又是那重叠蜿蜒的远山吗？这是旧梦重温吗？然而当年的人又到何处去了？结拍“伤心重见”三句，绾合今昔，感慨遥深。“依约眉山，黛痕低压”，将太湖远处的青山比做女子的黛眉，不是无缘无故作形似之语，而显然有伤逝怀人的情绪。朦胧迷离，曲尽其妙。

下片过拍写船过采香径。这是香山旁的小溪，据《吴郡志》：“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今自灵岩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称箭径。”面对这历史古迹，最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老子婆娑(犹徘徊)，自歌谁答。”对照“那回归去”的情景——“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如今老夫我对山川歌舞，有谁应答？仍与上片结句伤逝情绪一脉相承。西望是垂虹桥，前临太湖，横截吴江，河光海气，荡漾一色，称三吴绝景，以其上有垂虹亭，故名。船过垂虹，也就成为这一路兴致的高潮所在。从“此兴平生难遏”一句看，这里的“飘然引去”

之乐，实兼今昔言之。这一夜船抵垂虹时，作者曾以“卮酒”祛寒助兴，在他“飘然引去”时，未尝不回想那回“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的难以忘怀的情景。当其“酒醒波远”后，不免黯然神伤。“明珰素袜”借指美人。曹植《洛神赋》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句。末三句即以“如今安在”四字提唱，“唯有阑干，伴人一霎”一叹作答，指出千古兴衰、今昔哀乐，犹如一梦，由怀想跌到眼前，收束有力。而伤怀幽怨，余味不尽。

此词虽然有浓厚的伤逝怀昔之情和具体的人事背景，但作者一概不直抒，不明说，只于一路景物描写之中自然带出，并将它与怀古之情合并写来，只觉清幽空灵，蕴藉含蓄。即如清郭麐所谓“一洗华靡，独标清渏，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灵芬馆词话》）。

吴文英

吴文英（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终身布衣，以清客身份出入于权贵史宅之、贾似道等之门，常往来苏、杭、绍兴一带，以游幕为生。他的词上承温庭筠，近师周邦彦，在辛弃疾、姜夔词之外，自成一格。他的词多咏物写景之作，音律和谐，描写细腻，颇多好句。有《梦窗词》四卷，存词三百余首。

宴清都

连理海棠

绣幄鸳鸯柱[1]。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2]。芳根兼倚，花梢钿[3]合，锦屏人[4]妒。东风睡足交枝[5]，正梦枕、瑶钗燕股[6]。障滟蜡、满照欢丛[7]，嫠蟾[8]冷落羞度。

人间万感幽单，华清惯浴，春盎风露[9]。连鬟[10]并暖，同心共结，向承恩处[11]。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12]。叙旧期、不负春盟[13]，红朝翠暮。

【注释】

1 绣幄：绣花的帐幕。比喻海棠花叶之妍丽。鸳鸯柱：并立的双柱。比喻海棠枝干之并生。

2 “红情密”二句：用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六首》中“乞

借春阴护海棠”句意。秦树，指海棠。《阅耕录》：“宋淳熙间，秦中有双株海棠，其高数丈。”

3 钿：以金银贝壳镶嵌的器物，此指分上下两片的钿盒。

4 锦屏人：指深闺中的少女。

5 “东风”句：化用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引《太真外传》所记唐明皇状杨贵妃醉态为“海棠睡未足”语。

6 燕股：似燕尾分为两股的玉钗。

7 “障滟蜡”句：用苏轼《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句意。障，遮护；滟，水波动貌。此形容灯光的闪动。

8 嫠蟾：指月中孤独的嫦娥。嫠，寡妇。蟾，指月中蟾蜍。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天文志》曰：“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9 “华清”二句：即白居易《长恨歌》所云：“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10 连鬟：妇女所梳的环形双髻。

11 向承恩处：即《长恨歌》“始是新承恩泽时”。

12 “暗殿锁”句：用《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句意。

13 “叙旧期”句：指《长恨歌传》所记“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亦即《长恨歌》所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赏析】

这首《宴清都》词，思笔兼胜，是梦窗词中显示其瑰异色彩的

代表作之一。词人在描写连理海棠时，抓住特征进行铺陈，且情景交融，含蓄感人。这篇吟咏连理海棠的词以李隆基、杨贵妃的情事为线索展开。

开篇三句点明海棠花及所处的环境。此三句虽写花，但处处照应人事，柱为“鸳鸯”，花为“红情”、“腻云”，花色之中如谋人面。“秦树”景写此事发生于长安一带，于是李、杨故事刚一开篇就隐约可见了。紧接三句正面描写连理海棠。下面两根相倚，上面花梢交合，海棠上下都连在一起，亲密无间，使得闺中绣女羡妒不已。“东风”二句描写海棠花的妖态，她在交合的枝头沉沉睡去，而这交枝在她的梦中变成了燕股玉钗。苏轼《海棠》诗中有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词的上片重在描摹连理海棠的形态，同时句句关联美人神态。作者体物工细，运笔浑化，成功地做到了人情物态的水乳交融。

过片宕开一笔，从咏花转而叙人事。作者感叹世间千万不成连理的夫妇，他们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此句与“蝼蟾”句相呼应。“华清”二句描写贵妃占尽风情雨露。“连鬟并暖，同心共结，向承恩处。”古代女子出嫁后，将双鬟合为一髻，示有所归属，夫妻恩爱，还要绾结罗带以表同心。杨妃承恩得宠，与明皇形影相随。“连”、“同”又扣合题面“连理”，并照应上片的“兼倚”、“钿合”二句，写人亦不离咏花。“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李、杨情事建立在“人间万感幽单”的基础上，自然好景不长。后来他们仓惶西逃，杨妃终于死在马嵬事变中。词写到李、杨最欢乐处，笔锋突然转到香消玉殒的悲剧，援用《长恨歌》诗意，内容更深厚，联想更丰富。《长恨歌》中写长恨处很多，而词只仅仅七个字：“暗殿锁、秋

灯夜雨”，却写出了玄宗回京后孤独凄凉的太上皇景况。“锁”字形容高大深邃的宫殿为夜气笼罩，兼有被软禁之意。夜雨灯昏，更为凄凉。和上片的“障滟蜡、满照欢丛”形成鲜明对照。结拍三句花人合写。“旧期”就是七月七日，“春盟”就是生生世世为夫妇的盟誓。“红朝翠暮”就是朝朝暮暮，永不分离。意思是希望赏花之人能像连理海棠一样永远相随。

这首词写得精致含蓄，意境深远。结构十分严谨，词之上下片、起句结尾互相呼应拍合，极为精当有秩。过去一些词论家称赞梦窗善用丽字，初看起来，雕绘满眼，实际上“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此篇用丽字极多，如绣、鸳鸯、红、芳、花、钿等，运用这些丽字时词人注意到这些丽字和表现题材的切合，不使其游离于内容之外，它们都是紧扣连理海棠和李、杨情事的主题，是为表现其内涵服务的。词人还善于用动词调动这些丽字，使词达到声情并茂的感人效果。

渡江云[1]

西湖清明

羞红鬟浅恨，晚风未落，片绣点重茵[2]。旧堤分燕尾[3]，桂棹[4]轻鸥，宝勒[5]倚残云。千丝[6]怨碧，渐路人、仙坞迷津。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

逡巡[7]。题门[8]惆怅，堕履[9]牵萦。数幽其难准。还始觉、留情缘眼，宽带因春。明朝事与孤烟冷。做满湖、风雨愁人。山黛暝，尘波淡绿无痕。

【注释】

1 渡江云：周邦彦创调。

2 重茵：芳草地。

3 燕尾：西湖苏堤与白堤交叉，形如燕尾。

4 桂棹：以桂木为棹之舟，即芳舟。

5 宝勒：以珍宝、金饰勒马络头，此指代宝马。

6 千丝：柳条。

7 巡：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

8 题门：《世说新语》载，嵇康与吕安是朋友，安拜访嵇不遇，嵇康的弟弟嵇喜出门迎接，安未入，在门上题写“凤”（繁体作“鳳”）字而去。“凤”字拆开来看即是“凡鸟”（凡鳥）二字，意谓嵇喜是一只“凡鸟”。此处单作“不遇”解。

9 堕履：留宿。

【赏析】

本篇一说为悼亡词，但据词面意却难下定论。陈洵说：“此词与《莺啼序》第二段参看。‘渐路入、仙坞迷津’，即‘溯红渐、招入仙溪’。‘题门堕履’与‘锦儿偷寄幽素’是一时事，盖相遇之始矣。”（《海绡说词》）这也是对字面的分析，无有实证。吴氏生平由于史料所限，极难详考，夏承焘有《吴梦窗系年》，认为吴在杭曾纳一妾，不久亡故，二人感情甚笃，故“集中怀人诸作”，若“其时春，春地杭者，则悼杭州亡妾”。

清明正是断魂时节。本词一开始便出语沉痛。“羞红”三句写红花仿佛轻蹙黛眉，含羞带恨，晚风中飘落的花片如彩绣点缀绿茵。“旧堤”以下七句三层铺叙，一叙词人乘马游湖，二叙沿湖堤绿柳渐

入幽径，三写与所恋佳人初次邂逅，描写出词人惊艳的喜悦心情。

下片写幽约离恨。“逡巡”四句写词人寻访、追求佳人的徘徊、焦虑情状，像崔护寻访“人面桃花”之佳人而人去室空。“还始觉”二句写自己发觉这段情缘全靠那留情的秋波一瞬，用己之“宽带”传达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诚挚情意。“明朝”四句以景结情，与词人相伴的只有凄冷烟云，满西湖都是风雨，愁煞人。“尘波无痕”写湖波隐没于暮色之中，流露出无尽的怅惘和失落。《海绡说词》中说：“‘明朝’以下，天地变色，于词为变幻，于事为不祥，宜其不终也。”

夜合花

自鹤江[1]入京，泊葑门[2]外有感。

柳暝河桥，莺晴台苑，短策[3]频惹春香。当时夜泊，温柔便入深乡。词韵窄[4]，酒杯长。剪蜡花，壶箭[5]催忙。共追游处，凌波翠陌，连棹[6]横塘。

十年一梦凄凉。似西湖燕去，吴馆[7]巢荒。重来万感，依前唤酒银罂[8]。溪雨急，岸花狂。趁残鸦，飞过苍茫。故人楼上，凭[9]谁指与，芳草斜阳。

【注释】

1 鹤江：即白鹤江，为松江之一段。在今上海青浦北。古称白鹤汇，北宋时自其北开为直江，泻太湖之水东注于海。

2 葑门：苏州（当时称平江府）东南门。

3 策：马鞭。

4 词韵窄：指填词时所选用的韵部字少且僻，难于取押。

5 壶箭：古代计时器为铜壶滴漏，一般以两至四只铜质贮水壶上下叠置。上壶底有小孔以漏水入下壶，最下一只壶内装有一直立浮标，上刻时辰，水逐渐加满，浮标亦随之升高，故观标即可知时辰。浮标多作立箭形状。

6 连棹：犹言连舟。棹，船桨，此代指船。

7 吴馆：据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九，苏州有古馆八处。此处借指伊人所居之秦楼楚馆。

8 银罂：罂，盛酒器，小口大腹，即酒坛子。按此处系用方音押韵。

9 凭：向、对。

【赏析】

吴文英在苏州曾有所恋，中途离异。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乘舟经过苏州葑门，忆念往日情事，不能自已，遂作此词。

上片回忆过去，写团聚的欢乐。起两句用秀丽工巧的对偶句描写苏州美丽的春景，一“暝”字写尽河边桥畔杨柳的浓密娇柔之态；不直接说晴天台苑中的黄莺尽情啼啭，而径称之为“莺晴”，遣词造句极幽细。“短策频惹春香”，不明点出游，而屡携短策，自见作者多次出游；亦不正面写花开，而短策在路上频频沾惹春香，自能表明沿途春花盛开之状。上文写柳，这里又写花，丰富了春景，上文不点春字，这里补点，避免了重复。这一句从春景引出作者，又将由作者引出他所思念的人。紧接两句，时、空、人的关系更有一个跳跃：从苏州较大的范围陡然缩小到葑桥附近，从整个春日浓缩到一个夜晚，从独游扩展到两人同泊。进入“温柔深乡”，这

里不单指双栖同宿，相对欢饮，也是情景之一。作者自是填词老手，精于声韵之学，却忽然嫌词的韵律狭窄束缚人，似乎不合常理，其实他是强调两情欢洽，一时无法尽情抒写：烛花频剪，良宵苦短，时光飞逝，夜已经很深了。记时的壶箭移动本有定时，何能忙着相催？这也无非人因欢饮而忘却时间流逝，从而才有此错觉。"共追游处"三句，时、空关系又有变化，总忆两人互相追随的游踪：或在陆上翠陌，看她绰约轻行，犹如洛妃的"凌波微步"；或两人同舟连棹，游于苏州城西南的横塘一带。内容扩大了，又用对偶句把它集中描写，炼句与起笔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片写当今，亦即爱妾离去后的悲感。"十年一梦凄凉"，指出从欢聚到现在已时过"十年"，旧事早已化成"一梦"，自然地由欢乐转到"凄凉"。"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互文对偶，以西湖、吴馆中的燕去巢荒，比喻自己与苏、杭二妾的生离死别，只有知道这些事情的才能明其所指。"重来"照应上片的"当时"，"唤酒"照应上片的"酒杯长"，着以"万感"、"依前"，便觉今昔事虽略同而情迥异，沉吟呜咽，凄怨欲绝。急雨打击着溪面，岸花随风狂舞，无助的残鸦飞过"苍茫"的天空。眼中所见之景与心中之情同样地凄迷。情绪由凄怨渐入激动，笔调也由吞咽转为倾泻；情之变由怨之极，辞之变与情变相适应。急雨、飞花，出现在春末或夏初。"故人"三句，以景语结束叙事。在船上远望她旧时曾居住过的房屋，已人去楼空，到这里才点出"故人"，点出二人曾同住之地。事与地皆已无人可与共同指点，所以只能孤独自念，付诸痛啮心胸的回忆；"芳草斜阳"，无形中更增添怀旧伤感之情，又更显示季节、时令。情绪由激动重回凄怨，笔调也由倾泻转回吞咽，借景物渲染，余情无限。

吴文英的词一向以“秾密”著称。这首词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较多，词句间虽不明用转接之辞，而脉络极清晰密致。可见其慢词风格也颇有特色。

王沂孙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入元，曾任庆元路（今浙江鄞县）学正。与周密、张炎等人同结词社，相与唱和。其词多咏物之作，间寓身世之感，讲究章法、层次，词致深婉，盛传于世，然有意旨隐涩之病。有《碧山乐府》。

眉 妩

新月

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1]。便有团圆意[2]，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3]。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4]。

千古盈亏休问。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5]。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6]。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7]。看云外山河[8]，还老尽、桂花影。

【注释】

1 破初暝：贺铸《渔家傲》："好月为人重破暝。"

2 便有团圆意：牛希济《生查子》："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圞意。"此处反用其意。

3 画眉未稳：吴文英《声声慢》："新弯画眉未稳。"

4 “最堪爱”二句：秦观《浣溪沙》：“宝帘闲挂小银钩。”

5 “叹漫磨”二句：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记唐太和中，有郑仁本及王秀才游嵩山，见一人，问其所自来，乃八万二千户修月手之一也。因开襆示之，有斤（斧）凿数事。又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载淳熙九年（1182）八月十五，曾觏现《壶中天慢》词于宋高宗，略云：“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高宗曰：“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可谓新奇。”王沂孙改“无缺”为“难补”。

6 “太液池”二句：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宋太祖夜幸后池，对新月置酒，召学士卢多逊赋诗，请韵，曰“些子儿”。其诗曰：“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太祖大喜。

7 窥户端正：姜夔《玲珑四犯》：“端正窥户。”

8 看云外山河：辛弃疾《太常引》：“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酉阳杂俎》卷一：“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

【赏析】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说此词“上片刻画新月，下片就月抒感”。

开头一“渐”字起提领作用，已从新月着想。“新痕”而悬挂柳树之上，“淡彩”而穿入花丛之中，确是写新月的精致之笔。“初暝”是刚刚入夜，新月即已升起。“依约”为隐约、仿佛之义，写新月仿佛是为破暝而出，又似有如无，也极传神。“便有团圆意”仍然扣住新月。古人有拜新月的习俗，唐人李端《拜新月》诗：“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罗带。”可见一斑。但

是下句猛一转折:"相逢谁在香径?"往日一同拜月之人离去了。新月曲如眉,"画眉未稳"是说它的纤细。而"料素娥、犹带离恨"者,"素娥"是月宫仙子,"离恨"就是补足上一韵的"谁在"了。写新月而借天上人物带出人间的伤离情绪,由此又对它生出怜爱之意,回到新月上来。"银钩"比喻新月,又用其帘钩本意连下"挂"字,"宝帘"则是天幕了。高空的秋气是冷的,上有银钩挂起帘幕,更显高寒,又与月宫的素娥相应(李商隐《霜月》:"青女素娥俱耐冷"),词笔曲折深微,令人玩味不尽。

过片的"千古盈亏休问"一句,陈廷焯《云韶集》评云:"'千古'句忽将上片意一笔撇去,有龙跳虎卧之奇。""太液池"两句,直指卢多逊咏新月事,与上"玉斧""金瓯"事并用本朝故事。"金镜"而曰"难补","赋清景"而曰"何人",连连叹息,今昔盛衰之感深矣。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等待月圆时,看一看在月中的山河旧影,聊以慰怀。

词的下片,仍是写新月,不过隐在用典用事的背后:如"难补金镜"示缺月,"重赋清景"、"试待他、窥户端正"隐新月。整首驱遣前人词句至多,也善于化合。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可谓知言。

齐天乐

蝉

一襟余恨宫魂[1]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

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2]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3]。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漫想熏风，柳丝千万缕。

【注释】

1 宫魂：马缟《中华古今注》："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

2 娇鬓：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宫人莫琼树"始制为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

3 "铜仙铅泪"三句：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帝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歌中有"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和"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等句。

【赏析】

此词是《乐府补题》中之一首，元至元十五年（1278），感愤于元僧杨琏真伽发掘南宋帝后陵墓事而作。劈头一句"一襟余恨宫魂断"，借齐后死后化蝉的传说，直申词意。"年年翠阴庭树"，补出蝉唱余恨的环境。"乍咽"三句，写鸣蝉的生活习性，刻画真切；"重把离愁深诉"，呼应首句的"余恨"。"西窗"以下，想象蝉声如玉珮银筝的鸣响，鬓发也还是如此可爱。这是齐后生前的娇音倩影吧？词后加上一个"怪"字，按文理此字应置在"西窗过雨"之前，

直贯至上片之末，意谓秋雨后天气渐寒，蝉的大限将至，而怪其声音还如此动听；镜已昏暗，妆亦残损，而怪其娇鬓尚如此齐整。这里写得符合蝉的生活特点。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说“西陆（秋天）蝉声唱”，又说“不堪玄鬓影”，虽是秋天，蝉的鸣声和翅翼还是没受影响。然而这已经有点回光返照的味道了，这是以乐境写哀情，细辨可知。周密《癸辛杂识》记一村翁于孟后陵拾得一髻，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所以作者以此入词，有“为谁娇鬓尚如许”之句，合之作词时背景，应是可信。

换头以魏人移取长安汉宫承露盘故事，结合蝉以饮露为生的习性，写出“铜仙铅泪似洗”这几句，与上片“宫魂断”相应，即转入哀伤主题。蝉既无露可饮，于是翼病而形枯，料禁不起秋天这几个黄昏了。即便如此，它仍自鸣声不断，听起来就倍觉凄苦。这在蝉是不自知的，只有人知之，尤其是身世似残蝉的人体会更深，这是作者的独白。“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蝉的栖高枝，饮露水，一似人中之高士，却为何独抱清高之节，而尝凄楚之苦呢？“顿”字有骤然而意外之感，“凄楚”何止是秋风秋雨的自然威胁。写到此处，已是日暮穷途，看他如何收煞。忽然跳出两句：“漫想熏风，柳丝千万缕。”南风季节是蝉的美好时光，何况有千万柳条可供栖息。但这只是“漫想”而已。徒然怀往，无补于现实的悲哀处境。词结束得好，有含蓄不尽之势。

全词写蝉亦写人。写蝉处着力，写人则在有意无意之间，自然托出。注重刻画蝉的忧患余生，以暗示人于亡国之后的草间苟活，笔调自然是沉痛的，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史达祖

史达祖，生卒年不详。字邦卿，号梅溪，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早岁屡试不第，流寓维扬荆楚。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败史受黥刑，死于贫困中。词风俊秀，兼有慷慨沉郁之作，尤善咏物。今传有《梅溪词》。

双双燕

咏燕

过春社[1]了，度帘幕中间[2]，去年尘冷[3]。差池[4]欲住，试入旧巢[5]相并。还相雕梁藻井[6]，又软语[7]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8]。

芳径[9]，芹泥[10]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11]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12]。愁损翠黛双蛾[13]，日日画阑[14]独凭。

【注释】

1 春社：古时春分前后祭祀土地，以祈丰收，称春社。相传春社时燕来，秋社时燕去。

2 “度帘幕”句：辛弃疾《贺新郎·和吴明可给事安抚》：“正直春光二三月，两两燕穿帘幕。”此即用其意。

3 尘冷：指旧巢冷落，布满尘灰。

4 差池：《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笺："谓张舒其尾翼。"

5 旧巢：周邦彦《忆旧游》："旧巢更有新燕。"

6 藻井：古建筑饰有各种纹彩的井栏状天花板，张衡《西京赋》薛综注："藻井，当栋中，交木方为之，如井干也。"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屋上覆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罳顶'，唯宫室祠观为之。"

7 软语：语音柔和，此指燕子呢喃之声。

8 红影：指花影。

9 芳径：花草丛中小道。

10 芹泥：长有水芹处的泥土，因其湿润，故常为紫燕衔以筑巢。杜甫《徐步》："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

11 红楼：泛指古代妇女住所。郑谷《燕》："低飞绿岸和梅雨，乱入红楼拣杏梁。"

12 天涯芳信：相传燕能传书。据《太平御览》卷九二二《赤鸄》："田俅子曰：'少昊氏之户，遗其丹书。'"鸄，同'燕'。又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唐长安有女绍兰，夫任宗经商湘中。遂赋诗细书，系之燕足，终达其夫，夫感动，乃归。江淹《杂体诗拟李陵》："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

13 愁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损，犹坏也，煞也。愁损犹云愁煞。"翠黛：画眉所用青绿之色。双蛾：双眉，这里指代女子。

14 画阑：饰有彩绘的栏杆。

【赏析】

此词为梅溪自度曲，词牌、词题与内容一致，是史达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前人或以此调为讥刺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恢复而作，如邓廷桢《双砚斋词话》云："史邦卿为中书省堂吏，事（韩）侂胄久。嘉泰间，侂胄持恢复之议，邦卿习闻其说，往往托之于词。"近人陈匪石《宋词举》更云："如以寄托言，则'红楼归晚'以下六句，讥其不思恢复宴安鸩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应自'，曰'愁损'，曰'独凭'，微而显，志而悔，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笔。"

这首词以生动细腻、形象传神的笔触描写了春社过后燕子双双北飞、寻觅旧居、衔泥筑巢、穿花越柳、高低争飞的景象。下片"应自栖香正稳"以下四句，借古人传说双燕传书的故事，叙写双燕因迷花恋柳、飞翔嬉戏，竟然忘了传递书信的使命，致使闺中人凭栏企盼，愁损双眉，从而深化了词意。因其语涉人事，融入闺情，尤显其结构上的波澜曲折，词旨上的余韵袅袅。嬉弄于春光中的双燕的快乐，益加反衬出闺中女子的寂寞孤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咏燕》与其说是一首咏物词，倒不如说是一首闺情词。

作者不愧是描摹物态的高手，刻画双燕可谓穷形尽相、形神兼备。"又软语商量不定"、"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诸句，形象生动，情态宛然，将人格化了的双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此词，所见似乎不是文字，而是上下翻飞、穿花过柳的燕子，左右移动，俯仰翩然。尤其巧妙的是，如同其咏春雨的《绮罗香》一样，此篇虽题为《咏燕》，同样亦全词不出题字，而每一句又无不在描写燕子或与其紧密相关的事物，诚

如王士祯《花草蒙拾》所谓："咏物至此，人巧极天工错矣。"

在艺术形式上，此词注重白描手法，偶尔用典，亦能浑然无迹；加上语言凝练，色彩鲜明，画面生动，使之成了咏物词中极品。卓人月《古今词统》云："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白描高手。"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亦云："咏物虽小题，然极难作。贵有不粘不脱之妙。此体南宋诸老尤擅长。史梅溪《咏燕》云：'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刻画精巧，运用生动，所谓空前绝后者矣。"

喜迁莺

月波凝滴。望玉壶天[1]近，了无尘隔。翠眼[2]圈花，冰丝织练，黄道[3]宝光相直。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

踪迹，谩记忆，老了杜郎[4]，忍听东风笛。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5]？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窗际帘隙。

【注释】

1 玉壶天：冰清玉洁的天空。

2 翠眼：与"冰丝"都是元宵灯节花灯彩饰。

3 黄道：《汉书·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

4 杜郎：杜牧。

5 春碧：指酒。

【赏析】

此词为咏正月十五元宵访旧之作。在咏元宵节词中，此篇颇具特色。上片写景感怀。词人将月景、灯景做了生动描绘，突出了正月十五月夜的清明，渲染了欢乐气氛。“自怜”五句写元宵夜的独特心情：为耽诗、病酒而瘦损憔悴，自怜自伤，对绚丽春色“难应接”，即没有情绪；而对“随香趁烛，曾伴狂客”，即追赏元宵灯景，陪伴少年轻狂则“最无赖”，在元宵良夜，词人表现出违离众俗的不谐和情绪。

下片写独寻旧时踪迹。“踪迹”紧承上片后两句。“忍听”又回到眼前。词人重寻旧日清幽的柳院梅厅，那垂柳依依的院落，寒梅俏立的厅堂，那稀疏的灯火，积存的残雪，处处都能见到旧日的痕迹，然而，物是人非，玉人已去，庭院已空。“谁与”句则以诘问方式追怀昔日“细倾春碧”的亲密相处，感叹玉人渺茫，再无人为我“细倾春碧”了。“旧情”句翻出一意，“犹自学当年”，作者又焕发出青春朝气。下片词中极细致地表述了词人对青春年少的浪漫行径回忆时发生的心理动荡，将词人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委婉而真实。

文如人生，词如人生，人生而矛盾，词亦吞吐难言，前言后语大异其趣。本词起处，一派参禅悟道之辞，令人有飘然仙去的感觉，但自“自怜诗酒瘦”句始，叹老嗟卑，词情局促难展，如此悲苦之调，实有失蕴藉醇雅之旨，想来词人有其用心，抑或世情本该如此。

三姝媚[1]

烟光摇缥瓦[2]。望晴檐多风，柳花如洒。锦瑟横床，想泪痕尘影，凤弦常下。倦出犀帷[3]，频梦见、王孙骄马。讳道[4]相思，偷理绡裙[5]，自惊腰衩。

惆怅南楼遥夜，记翠箔张灯，枕肩歌罢。又入铜驼[6]，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7]。可惜东风，将恨与、闲花俱谢。记取崔徽[8]模样，归来暗写。

【注释】

1 三姝媚：词牌名，史达祖创调。

2 缥瓦：琉璃瓦。

3 犀帷：饰有犀牛角的帐幔。

4 讳道：忌讳，怕说。

5 绡裙：生丝绢裙。

6 铜驼：洛阳街道名。

7 询声价：周邦彦《瑞龙吟》："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

8 崔徽：借用一则爱情故事。据《丽情集》载，蒲地女子崔徽与裴敬中相爱，敬中离去后，崔徽思念得十分痛苦抑郁，她请画家为她画了一张像，并附一封信给敬中，说："你看到我的画像时，我已为你而死。"

【赏析】

论及史达祖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著，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的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

寻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为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寻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寻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结尾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上片写最后访寻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寻，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寻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

张炎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晚号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六世祖张俊为南渡功臣，封循王。父张枢，精音律，与周密为结社词友。张炎前半生在贵族家庭中度过。宋亡以后，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曾北游燕赵谋官，失意南归，落拓而终。张炎是最早的词论家，精于词学，著有《词源》一书，对后世影响很大。词集名《山中白云词》，词风清雅疏朗，与白石（姜夔）相近，故与白石并称“双白”。存词约三百首。

南浦

春水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1]才晓。鱼没[2]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3]，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4]。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5]。前度刘郎[6]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注释】

1 苏堤：俗称苏公堤，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调集民工所筑。堤上有六桥，沿堤遍植桃、柳，为西湖十景之一。

2 没：此指鱼儿从水面游入深处。

3 荒桥断浦：指荒僻清冷的桥面和断绝不通的水滨。

4 梦中芳草：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有“池塘生春草”句，据《南史·谢惠连传》说是梦见他弟弟惠连时所作。

5 “茂林”句：意思是与朋友在郊野饮酒吟诗的乐事如今不再有了。茂林觞咏，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云：“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6 刘郎：唐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以刘郎自指。

【赏析】

宋邓牧《山中白云词序》中称：“《春水》一词，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这是张炎在盛年时所写的一首成名之作。

杭州西湖之美，历来吟唱甚多，而写湖水之美，也不乏佳作。王沂孙的《南浦·春水》词，托意高远，写得一往情深，与此首堪称双美。这首词起笔点题，先咏湖水。“燕飞来”两句，从燕归苏堤展现西湖之水清澈，可见游鱼潜入深处，流动的水波带走了色彩缤纷的落花，反而嘲笑东风没有把残瓣吹扫干净。“荒桥”两句，进一层写春水。在荒僻冷落的小桥下、断绝难通的水滨中，时有小渔船从柳阴深处缓缓地撑出，极富诗情画意。周密《绝妙好词》称此两句“赋春水入画”。然而上片词情没有收束，“回首”两句，宕开笔墨，借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诗句别出新意。眼下池塘周围长满了青草，犹如谢灵运当年梦中觅得诗句的情景。作者就实化虚，继苏堤湖水之后，复咏池水，写足春字，更觉空灵有致。

换头“和云”一句，承上转下，拓开时间，再写溪水。西湖的

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美不胜收。这里由湖光引出“山色”，水和云一道从空山流出，六字写出了春水的来源，可谓神化句。“甚年年”两句，回应上文“流红去”，由春天的云、水，写到春花，既发出为何年年春水冲洗落花，而花香仍然如故的感叹，又为即景抒情，追念旧游作铺垫。

“新绿乍生时”以下，从眼前景物回忆往昔结伴春游湖上、饮酒吟诗的乐趣，正如《兰亭集序》所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而如今友人分散，难以再聚，伤时感世，不觉又生唏嘘之叹。自那次畅游之后，溪边桃花不知是盛开还是稀少了？结末融情于景，又以“溪上碧桃”点缀春水，首尾呼应，正是“羡杀时人唤春水”。

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兴定五年（1221）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后绝意仕进，潜心著述。元好问是有金一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博学多才，诗词文兼擅。其词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博采众长，雅丽沉郁。有《遗山先生全集》，传词三百七十七首。

摸鱼儿[1]

泰和五年乙丑岁[2]，赴试并州[3]，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4]，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5]，今改定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6]，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7]。招魂楚些何嗟及[8]，山鬼暗啼风雨[9]。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10]，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注释】

1 词牌一作《迈陂塘》。

2 泰和：金章宗完颜璟年号。乙丑岁：时当公元1205年。

3 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

4 识（zhì）：标记。

5 宫商：传统音乐中"五音"（五声音阶）中的两个音阶，此指代曲调。无宫商，指未配上曲调。

6 横汾路：汉武帝曾数次行幸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在汾河之南，故名），祭祀后土。元鼎四年（前113）的一次，汉武帝《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诸句。横，渡过。

7 平楚：平林，远方的树林。楚，丛林。登高远眺，见树梢齐平，故云。

8 招魂：《楚辞》篇名。司马迁断为屈原作，部分学者认为所招乃楚怀王之魂。楚些：指《楚辞》。《招魂》中多以"些"字收尾，故云。

9 山鬼：《楚辞》中篇名。中有句云："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故云"暗啼风雨"。

10 骚人：诗人。屈原曾作《离骚》，故称。亦泛指文人。

【赏析】

根据词序，可知此词为咏叹大雁殉情而作。在古往今来人们的心目中，大雁是最具人情味的、富有灵性的禽类，因而人们也常把自己的诸般感情附丽在大雁身上，这种情感的共鸣也常形诸诗人

的篇咏。词人在这里礼赞的是一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扩而大之，更是对坚贞情操的热烈颂扬。

"乙丑"即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个"问"字破空而来，为殉情者发问，实际也是对殉情者的赞美。"直教生死相许"则是对"情是何物"的震撼人心的回答。古人认为，情至极处，"生者不以死，死者不以生"。"生死相许"是对至情至爱的盛赞，这"直教"二字，则声如巨雷，惊天地，泣鬼神。"天南地北"二句写雁的生活，"双飞客"即为雁。大雁秋南下而春北归，双飞双宿，形影不离，经寒冬，历酷暑，多像人间的那一对痴男怨女。无论是团聚，还是离别，都仿佛眼前，刻骨铭心。从时、空的交织，悲、欢的对比中呈现大雁相依为命的生活，而"痴儿女"三字则概括了它们的一往情深。"君应有语"以下却变换笔法，以设想之词揣度漏网之雁的心理。"君"指殉情的雁。侥幸脱网后，想未来之路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形孤影单，再无爱侣同趣共苦，生有何乐呢？不如共赴黄泉吧，这里对殉情雁的心理作了形象的描写，使读者的热血不由不沸腾起来。作者没有正面写其殉情，而以此虚笔荡出其殉情之由，悠然远韵，哀婉凄绝。

词的下片宕开笔触，由雁之死而想到雁南来北往的汾水路以及当年汉武帝行幸河东的盛况，如今已是寂寞荒凉，含无限今昔之感。"横汾"既是指武帝渡汾河，也兼指雁，唐代李峤《汾阴行》云："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故此处一语双关。接着借《楚辞》中的《招魂》与《山鬼》寄托吊雁的哀思；以"莺儿燕子"的平庸之死反衬大雁殉情的千古流芳。细玩词意，在吊雁的字面意思之外，却包含有眷念故国的深意。他所运用的典故也极可玩味，

追念汉武之盛，欲招楚王之魂，无不与一种兴亡之感相萦牵，并非泛泛之词。词中所透出的凄凉哀感无疑浸润着黍离、麦秀之悲，可以与他的“乱丧诗”同观。雁死一事虽发生在词人的早年，但序中说明此词乃据诗改作，我们有理由推想词乃作于金元易代之际，故而注入了悼惜故国的深情。

此词巧用比兴，以拟人手法赋予雁以人情，物态人情，妙合无间。上片以咏物为主，咏物中赞美了人间至情；下片则通过人事的盛衰寄寓吊雁之意。对雁的悼惜正是词人的自伤怀抱。全词哀怨婉转，沉郁悲壮，真有辛词遗风。

摸鱼儿[1]

泰和中，大名[2]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3]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4]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5]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6]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7]怨》命篇。“咀[8]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9]；咽三危[10]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序语[11]。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12]烟中，湘妃[13]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14]。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15]，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16]。怕载酒重来，红衣[17]半落，狼藉卧风雨。

【注释】

1 词牌一作《迈陂塘》。

2 大名：地名。宋时置大名府及大名府路，金承宋制。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为河北重镇。

3 踪迹：作动词，探寻。

4 陂：池塘。

5 沁水：县名，金时属泽州，今属山西。

6 李用章：李俊民（1176~1271?），字用章，泽州人。金章宗承安年间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故称"内翰"。

7 蕖：芙蕖，荷花的别名。

8 咀：细嚼，品味。

9 九窍：身体上的九个孔眼。此谓通体透香。

10 三危：神话中的仙山，见《山海经·西次三经》。后人将此山坐实，称其位于甘肃敦煌东，俗称升雨山。

11 韩偓：晚唐诗人，字致尧。《香奁集》：韩偓所作诗集，集中多男女爱情之作。旧传为和凝所作而托名韩偓。

12 谢客：南朝诗人谢灵运，小字"客儿"，时人因称"谢客"。他有《伤己赋》，中有语云："播芬烟而不熏，张明镜而不照，歌白华而绝曲，奏蒲生之促调。"语多伤感。"烟中"云云，或指此。

13 湘妃：舜之娥皇、女英两妃。舜南巡，死于苍梧，两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或谓两妃死于江、湘之间。

14 俯仰今古：古今的变迁似乎只在俯仰之间，极言世事流变之速。

15 相思树:《搜神记》载宋康王强夺韩凭之妻, 夫妇殉情, 两坟相对, 一夜之间坟上各生出一棵梓树, 根交于下, 枝错于上, 有雌雄鸳鸯各一, 栖于树上, 交颈悲鸣, 时人哀之, 称其树曰相思树。

16 兰舟: 用木兰(一种香木)制成的船, 对船的美称。少住: 稍为停留一下。

17 红衣: 红色的荷花花瓣。

【赏析】

这首词和前一首同调的咏雁词堪称姐妹篇。它们都运用比兴的手法歌颂了生死不渝的坚贞情操。但前词以咏物暗寓人事,而此词则以莲花明喻爱情。词序中已对殉情的始末作了交代,故词的本文重在抒发感慨, 通过议论、抒情、咏物、用典等多种手法, 错综淋漓地将一腔感慨倾吐而出, 为人间至情唱出一曲激动人心的赞歌。

开头由"问"字领起的几个分句,让蓄积于内心的激情喷薄而出, 连贯而下, 如高屋建瓴, 不可阻遏。这种问句式的发端将词人的赞叹、怜惜宣泄无遗, 产生了极强的感染力, 与咏雁之作的开头有异曲同工之妙。"莲"既是纯洁爱情的象征, 又谐其"怜"爱之"思"(丝), 颇具南朝乐府遗音。"双花"两句咏物, 调缓音婉, 在激情的喷发之后稍作停蓄。而"天已许"以下又复一问: 上天都已经认可了他们的爱情(以化为并蒂莲为证),为什么人间却容不得他们白头偕老? 这愤激的一问使词情又趋高扬, 矛头直指不合理的社会和礼教。"夕阳无语"之后调子转为深沉, 通过古今对比突出今日之事的伤心断肠。情调的起伏跌宕正揭示出词人内心的波

澜激荡。

过片承上，仍作古今映照。古人的“香奁梦”是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好比灵芝仙露，滋润心田。但是，“俯仰之间，已成陈迹”（王羲之《兰亭集序》），这些痴情美梦随着时间的流转也都风流云散了，唯有这对殉情者海枯石烂的情缘却永世流芳。这又是以古衬今的一笔。“幽恨”句尤耐人寻味。这对情人死无葬身之地，可谓遗恨绵绵；然而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幽魂化作了并蒂莲花，成为坚贞爱情的象征。故此句与上面的“海枯石烂”似相反实相成。“相思树”三句依旧借古喻今，又由树木之凋残引出荷花之零落，以想象之景作结，预示着美好事物的悲剧命运，寓无限惋惜之情，深情绵邈，令人作千古长叹。

作为封建文人，元氏讴歌这一痴情已属难能可贵，而联系他身经金、元易代的遭遇，词中寄托很可能不止于爱情。那种生死相许的至情、海枯石烂的誓词以及刻骨铭心的伤感中，应该寄寓着他的忠贞不二的故国之思，这也是情理中事。

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省）人。刘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元至顺四年（1333）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不久弃官归隐。后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初诸典，多由其与宋濂商定。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明洪武四年（1371）辞官，后为胡惟庸所谮。著有《诚意伯文集》。

眼儿媚

秋思

萋萋芳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两行疏柳，一丝残照，万点鸦栖[1]。

春山碧树秋重绿，人在武陵溪[2]。无情明月，有情归梦[3]，同到幽闺。

【注释】

1 两行疏柳，一丝残照：化用《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柳丝长玉骢南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万点鸦栖：用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意。

2 武陵溪：用陶潜《桃花源记》事。借指情人在远方。

3 归梦：指远游情人惦念家里的魂梦。

【赏析】

离愁别恨，曾经被许许多多诗人词客吟咏过。本词刻画闺中少女对远方情人的凝想、思念，情致深沉缠绵，遐想迭出，境界阔远，别具一种韵味。

试看上片对环境的描绘：景生情，情生景，思念的人还没出现，她的处境、心曲已跃然纸上了。芳草原野，烘托出小楼里少妇对游人不归的缠绵思忆；天上雁声，更勾起她“鸿雁捎书”之念；“两行疏柳，一丝残照”化用《西厢记》里“柳丝长玉骢南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语句，借景抒发离愁别恨；“万点鸦栖”借用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语意，设想天涯游子的凄苦无依。自然之物本是没有意识的，只是为了有力地反衬人的感情，生动地刻画人的形象：住在小楼上的少妇因看到“芳草”、“雁阵”、“疏柳”、“栖鸦”而引起了绵绵相思。下片就直接描写思妇念远，词境亦大为开拓，展开一幅阔大的图画，画卷有尽，词境无穷。秋日已至，凄凉萧瑟，游人何以迟迟不归？词的最后三句是少妇因痴情未已引起的遐想：“无情明月，有情归梦，同到幽闺。”唐人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月光啊，你是多情还是无情？为什么整夜斜穿楼窗照着离人呢？无奈之下，只好痴痴地想：远方的爱人啊，你人未归，梦魂也该到了我床前吧？真是情到深处，金石亦该为开！

这首词上片描景，以景结情；下片念人，寄意深切。全篇绵丽清雅，委婉多姿，可以看出作者的词作深受唐宋遗韵的影响。

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省）人。自幼有才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攀龙殁，独主文坛二十年。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忆江南

歌起处，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1]，淡黄衫耐藕丝风[2]。家在五湖[3]东。

【注释】

1 梅子雨：初夏江淮一带连续阴雨，因时值梅子黄熟，故称梅雨或黄梅雨。

2 藕丝风：喻风力纤细如藕丝，太湖多莲藕，故以之作比。

3 五湖：太湖。

【赏析】

此词开篇以悠扬的歌声引出明丽的画面。歌声传来之处，落日已染红了半个江面。一、二句声色即具，三、四句即逗出江上的行舟与人物。“淡黄衫”句点出了词中主人公的身影。只见他站在

小船上，淡黄色的衣衫随风飘动。仅此一句，活画出人物意态之潇洒俊逸。“藕丝风”三字将无形的风写得富有质感，并造成了一种柔和透明的视觉效果。其设色明丽，又颇具水墨画的韵味。这首词的尾句“家在五湖东”点出词中主人公的家在太湖东面，这正是词人的家乡太仓的所在地。这句虽是一般的陈述，对前面的描写却作了巧妙的补充，它既点明了《忆江南》的题旨，又有振起全篇的作用。这“家在五湖东”一语，还表现了词人热爱家乡之情，也暗示其对归隐的向往。

此词写江上风光清丽如画，又富有动感，使人如临其境，可谓长于摹景，妙于传神。

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女，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浙江嘉兴人。明末江南名妓。崇祯十四年（1641）嫁钱谦益为妾，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钱戏称柳如是“柳儒士”。性情倜傥，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多才艺，善诗、书、画。有《戊寅草》、《湖上草》等。

金明池

寒柳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1]。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念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注释】

1 燕台佳句：唐李商隐有《燕台四首》，述对一女子的四时怀念，中有“冶叶倡条遍相识”、“絮乱丝繁天迹迷”等句。

【赏析】

本词以寒柳自况，抒发了繁华事散、风尘迟暮的身世之感。

辛弃疾《祝英台近》有"烟柳暗南浦"语。南浦为古来送别之地，杨柳本身又是伤别的象征，故作品起首三句即取"南浦"为表现寒柳的典型环境。而"寒潮"、"残照"，层层加写出背景的荒寒，喻示了秋柳处境的不堪。以下七句，即转入对寒柳主体的刻意描绘。但词人在渲染秋柳凄凉、憔悴现状的同时又念念不忘其"旧时飞絮"、"尚有燕台佳句"的过去，形成了意境上的对比。这样的处理，一方面于空间外引进了时间的域度，显示了作品伤悼韶华、悲嗟迟暮的主旨；另一方面又努力表现出了寒柳的不甘衰败。这正是作者痛于现实而又珍护理想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上片中用"更"、"还"、"况"、"总"、"尚"等一系列虚词，缠绵悱恻，哀感顽艳，其笔情文气亦如秋柳般摇曳多姿。

下片"春日酿成秋日雨"，说明秋雨的量沛与时长，但也暗含着"春"与"秋"即昔与今的因果关系。以下"风流"属昔，"暗伤"属今，也同样展示了由盛至衰、由欢乐至悲哀的这一时间过程。昔人状柳，有"张絮风流"（源于灵和殿前柳的比喻）之语，词中"风流"两字，正妙在不即不离之间。"纵饶有"两句是南浦上因柳条萧疏而水云冷落的景象的写照，暗示寒柳自此与繁华绝缘，上应"暗伤"，针线细密。结合词人的经历来看，这几句都含有双关的弦外之音。柳如是当年同复社名士情好之时，画舫赏春，名士们为她作"春闺风雨之什"，也可算是上文"燕台佳句"的例证之一。然而如今人事全非，尽成了"畴昔风流"。词人禁不住再度沉浸于"念从前"之中。从"柳叶如眉"的联想出发，她忆起了东风帘幕相对

愁苦的一幕；而既然如今寒柳衰零孤独若此，就让她同“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魂结伴相守吧！结尾的这一笔，写出了寒柳的孤高标格，再一次表露了作者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内心。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谓柳氏此词：“居然作者，味其词，正有无数伤心处也。”钱谦益将其比之为“《疏影》新词丽”（《有美一百韵》），一向不作词的他也因此作而破戒。近人以词中嵌有“柳如是”三字，遂认定本作品中句句有寄托，逐字考证其自诗、词、曲旧句中的出处，并与柳如是的具体爱情经历一一寻求对应，未免失于拘泥。遗貌取神，借物抒情，借以再现生活与理想的悲剧冲突，这正是本篇在艺术上感人至深的成功所在。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与纂修《明史》。曾出典江南省试，后因疾未及毕其事而罢归。其学识渊博，著述甚丰，有《曝书亭集》。其词宗法南宋姜夔、张炎，讲求清空醇雅，为浙西词派创始人。

高阳台

吴江叶元礼[1]，少日过流虹桥。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竟至病死。气方绝，适元礼复过其门，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叶入哭，女目始瞑。友人为作传，余记以词。

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一寸横波[2]，断肠人在楼阴。游丝不系羊车[3]住，倩何人、传语青禽[4]？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

重来已是朝云[5]散，怅明珠佩冷[6]，紫玉烟沉[7]。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难寻。

【注释】

1 叶元礼：叶舒崇字，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十五年

(1676) 进士，官中书舍人。

2 横波：比喻女子目光流动。

3 羊车：《晋书·卫介传》载，卫介“风神秀异”，年少时“乘羊车如市，见者皆以为玉人”。此借喻元礼。

4 青禽：即青鸟，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信使。

5 朝云：宋玉《高唐赋序》谓楚王梦游高唐，遇巫山神女，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6 明珠佩冷：《列仙传》：“郑交甫至皋台下，见二女佩二珠，大如荆鸡卵。”二女解珠赠之。临别回顾，二女不见。“佩珠亦失”。

7 紫玉烟沉：喻少女去世。《搜神记》载，吴王夫差小女名紫玉，看上童子韩重，私许为妻。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后魂归，其母抱之，仿佛如烟。

【赏析】

这首词写清初江苏名士叶舒崇的一段爱情故事。如序所记，舒崇年轻时曾路过当地的流虹桥。一位女子在楼上见之而起倾慕之情，相思成疾而死。气绝之际，碰巧舒崇又从她家门前经过，其母以女临终之言相告，舒崇深为感动，入门大哭，那女子才瞑目。朱彝尊就把这个动人的传说写成了这首词。

古往今来，男女相慕可谓司空见惯，然而偶获一见即相思成病，殉情至死，却极为少见。汤显祖《牡丹亭》传奇之所以动人，主要原因即在于杜丽娘因情而死，又为情复生。朱彝尊取材于人世间真人真事，词中的女主人公因情而死虽与杜丽娘相似，但不可能像文艺虚构中的杜丽娘那样为情“复生”，因此留下的只能是一场

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恨。正因此词描绘了这样一件千古奇事，反映了这样一种旷代奇情，所以词评家陈廷焯称赞其“凄警绝世”(《词则·别调集》卷三)。

词分上下两片，从艺术结构来看，上片主要表现女主人公，作者着重刻画了她对叶舒崇一见钟情、一往情深而又无法表达的单向思慕；下片的对象换成了男主人公叶舒崇，他在女主人公既死之后对这位红颜知己痛彻思念，从侧面衬托出女主人公的一片痴情。全词一女一男，一先一后，绾结的纽带和中心，是一个反复缠绵的“情”字。

在艺术技巧上，这首词用典贴切，词藻华美。前者除了注释中已经说明的以外，还有“前度桃花”，用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句意；“碧落黄泉”，用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句意，都紧扣男女情事。后者如“桥影流虹，湖光映雪”，“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等，或直叙，或用典，字面都十分工丽，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即使是《高阳台》这个词牌，也既切合此词所写的本事，又充满着迷离缥缈的神奇色彩。因此可以说，它富有悲剧性的美感。

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1]。青蛾[2]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3]听秋雨，小簟[4]轻衾[5]各自寒。

【注释】

1 江干：江边，江岸。

2 青蛾：古代女子用青黛画的眉。此处借指女子，也喻指青山。

3 舸（gě）：小船。

4 簟（diàn）：竹席。

5 轻衾（qīn）：薄被子。

【赏析】

朱彝尊为浙西词派开山祖师，于词境讲“清空”，于词风强调“醇雅”，这首词可视为代表作。

词描写作者自己早年的一次婚外恋。据有关记载，朱彝尊在明朝灭亡之初，曾经同他所恋的女子一起乘船沿浙江西北部的富春江逃难。这首词即以回忆的形式，追述了这段往事。然而通观全词，其中只有“青蛾”一词似喻山也似指人，点到了词中的女主人公，其他都写得十分含蓄，使人很难发现它的情爱内涵。特别是最后两句描写男女双方的爱情，既没明说，更不像其他艳词那样俗气，只是说秋雨中两人共睡一船，却不同衾，以致各自彻夜不眠，清寒难忍。其中况味，则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

这种描写，与词人同题材的一首长诗《风怀二百韵》中的有关描写、《静志居琴趣》等其他有关词作，以及前人如南宋史达祖的类似之作《燕归梁》（独卧秋窗桂未香）等相比较，则风格特征便可明显看出。大概正由于这一点，词论家况周颐在推尊朱彝尊为有清一代词人之冠，并列举其“佳构”时，才唯独引了这首词（见《蕙风词话》卷五）。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初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善骑射，好读书。词以小令见长，不事雕琢，风格清新婉丽，多感伤情调，有《饮水词》。

江城子

咏史

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1]欲来时。若问生涯原是梦[2]，除梦里，没人知。

【注释】

1 神女：宋玉《神女赋序》："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梦与神女遇。"

2 "若问"句：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二："神女生涯原是梦。"

【赏析】

这首词的题目"咏史"，袁兰村小仓山房刻本《饮水词钞》及汪元治铁网斋刻本《纳兰词》均无，当代有人也认为此词是写梦而非咏史。但是，从整首词来看，它咏的是楚襄王梦与神女相遇的历

史传说。是写梦，也是咏史，和词题吻合。

词的首句“湿云全压数峰低”，写阴云密布，把高高的山峰也压低了。山当然不会被湿云压低，这只是描绘一种阴沉的氛围。紧接着四句：“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在阴沉的氛围中，是云影？是峰影？是神影？使人疑不能辨。烟雾迷漫，但又似乎非雾、非烟，进一步描绘出一个迷离恍惚的环境，这就是神女来时的征兆。接着，笔峰陡然一转：“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假如要问神女生涯的话，只有迷茫的梦，除了梦，就不得而知了。整首词真实而又缥缈，是真是幻？十分耐人寻味。

咏史词和咏史诗一样，虽然取材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但最终还是要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例如王安石的咏史词《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就是一例。纳兰性德这首词自然也不例外。词人是否有某种际遇，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首词里透露出的词人无边的迷惘和悲伤却是真切可感的。

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1]，昔昔都成玦[2]。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3]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4]。唱罢秋坟[5]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6]。

【注释】

1 一昔如环：一夜月满为环。一昔，一夜。《左传·哀公四年》：“为一昔之期。”环，完整的圆环状佩玉。

2 昔昔都成玦：夜夜都如玉玦不能圆满。玦，带缺口的环形佩玉。

3 无那：无奈，无可奈何。王维《酬郭给事》："强欲从君无那老。"

4 "燕子"二句：李贺《贾公闾贵婿曲》："燕语踏帘钩。"

5 唱罢秋坟：李贺《秋来》诗有"秋坟鬼唱鲍家诗"句。这里是说在坟上哀悼过亡灵。

6 双栖蝶：我国民间传说，梁山伯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是同学。山伯病死，祝适马氏，过山伯墓，大号恸，坟忽自裂，遂投坟死，后来化为双飞蝶。

【赏析】

纳兰性德仅活到三十一岁，这位才华绝代的人物，来到世间不过"惊鸿一瞥"，留下的雪泥鸿爪便是那《饮水词》。读他的词，你会感受到其中有那么个饱含挚意深情且十分凄惋动人的主旋律，久久地在你心上萦回。

月光下的世界，有一种朦胧的美感，易惹人冥思遐想。离别的人们则更易逗起无限相思之情。唐人诗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之类。纳兰性德继承前人却又自创新意，他仰望夜空一轮皓月，浮想联翩而至，情感勃郁而生。他高声叹息："明月呀明月，最可怜你一年到头东西流转，辛苦不息；最可惜你好景无多，一夕才圆，夕夕都缺。"起句以"辛苦最怜"四字领起，顿使天边那一泓寒碧漾起许多情思。随着情感的高涨、想象的飞腾，他进一步梦想起来，那一轮明月仿佛化为他日夜思念的爱人，用她那皎洁的光辉陪伴着他。此时，词

人也发出了自己的誓言：要不畏“辛苦”，不辞“冰雪”去到自己爱人身畔，以自己的身躯热血“为卿热”。无奈天路难通，一个天上，一个人间，遐想烟消云散之后，剩下的只是对往事的追怀和物在人亡的沉痛感慨。

下片拉回到现实：室在人亡，双燕依然，一片凄清。如今一双燕子出现在纳兰性德的帘钩上，只有它们那么娇小、轻盈才能够“软踏”，这“软”字下得多神！燕子呢喃、似絮语，它们在说什么？是说当年这室中曾有那“一生一代一双人”的事儿吧？于是我们从那“说”字里随之想象出此间曾有过的旖旎柔情的梦幻中的画面，随即，又都消逝了。眼前只有这帘间燕子。他是不甘心这样凄凉到底的，他又梦想起来了。“唱罢秋坟”出自李贺诗中“秋坟鬼唱鲍家诗”一语。“鲍家诗”似乎指的就是鲍照的《蒿里吟》这类挽歌。纳兰性德说：“在你的坟前我悲歌当哭，唱罢了挽歌，悲哀还不得解脱，我只有明春到此来认一认，花丛中可有一双栖香正稳的蝴蝶。”为什么要“认取”呢？想必是旧时曾见过的了。于是我们从他自己描绘的年少风光里，看到了这样的镜头：“露下庭柯蝉响歇，沙碧如烟、烟里玲珑月。并着香肩无可说，樱桃暗吐丁香结。笑卷轻衫鱼子缬，试扑流萤，惊起双栖蝶……”这不就是那难得的“一昔如环”的花月良宵吗？在他心上萤飞蝶舞，时时闪过，所以他要时时去寻觅，以重温旧梦。但这样的解释似嫌不足。我们反复吟咏全篇，感到其中热烈深沉的感情是一贯到底的。“最怜”、“不辞”、“认取”这些字眼下得“字字沉响”，力量很大。应该容许他的想象继续飞腾起来，应该换一种理解——对着秋坟，他痴心地发愿：“眼泪已流尽，悲歌已唱完，倒不如率性化去，和死去的爱人一起

变作一双蝴蝶，到来年，春光如海，万花丛中有对双栖蝶，这就是我们俩——永远地摆脱悲哀，永远地相依在一起——请旁人来认取吧。”

纳兰性德词中有一个理想境界，那就是希望青春和爱情得到永生。青年词人是非常执著于这一理想并且热烈地赞颂它的。《蝶恋花》可为范例。故而我们读他这篇词后，会感到于凄惋中还燃着一种像火一般炙热人心的东西，这就颇具力量，而不纯然是消沉。同时代词人陈维崧评他的词曰：“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金缕曲

亡妇忌日[1]有感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早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2]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3]若有双鱼[4]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注释】

1 亡妇忌日：纳兰性德妻子卢氏于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三十日逝世。五月三十日即为其忌日。

2 夜台：墓穴。

3 重泉：犹黄泉、九泉。即我国民间传说的阴间。

4 双鱼：指书信。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

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世遂以“双鱼”或“鲤鱼”作书信的代称。

【赏析】

性德和爱妻卢氏未能共同生活几年，卢氏就过早地死去了。正当韶华恩爱之时，一朝生离死别，多情的性德写下了许多悼亡之作。二十三岁那年，性德赋悼亡词《沁园春》，以后每逢亡妇忌日、生辰，每睹亡妇小像，以及梦醒之后，性德都洒墨致哀，作品中伤感怀念之情缠绵恻怆，至情至真。据这首词中“三载悠悠魂梦杳”语，可知此词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五月三十日。即卢氏逝世三周年的忌日。

词的上片写对亡妇卢氏的深切怀念。首句起得突兀，问得直率。词人恨什么呢？恨仅仅结婚三年的恩爱夫妻便成永诀。恨人天相隔，幽冥难通，相见无由。此恨永远摆脱不了，反映了词人对亡妻卢氏的真挚之情、深切之念。“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两句，点明季节、时令，加上深夜残雨，更增添了全词的凄凉感，补足首句。葬花时节也是葬如花妻子的时节，既是直叙，又是双关语。感情含蓄，词笔细腻，耐人寻味。“三载悠悠”两句，人在面临残酷的现实时常常产生幻想，希望这是梦，不是真实。词人面对爱妻卢氏的逝世，在悲痛中也幻想这是梦吧，但是漫长的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是梦，早应该醒来了。但他为什么还未醒来呢？写到这里词笔一转，“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大约她感到人间无味，不如长留墓穴，与人世隔离，这虽然冷清，却能将愁埋掉吧。接下去词笔再一转：“钗钿约，竟抛弃。”你回不到人间，可怜我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誓言，就只

能这样悲苦地永远抛弃了呀！

下片继续写对亡妇的怀念和自己的孤独与期望。“重泉”三句写词人对亡妻仍然十分怀念，希望能够收到妻子的信，也好知道她这三年的生活是苦是乐，是和谁相伴在一起。词人这样想，这样写，是因为他相信除了人间，还有一个阴间。当然这是不存在的，词人的希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但是，他却使我们看到了词人对亡妻的深切怀念。“我自终宵成转侧”两句写他终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想弹琴消遣，又怕睹物思人，益增神伤。于是只能盼望“待结个、他生知己”，但又怕“两人俱薄命”，因缘分少而仍旧好景不长，真令人肝肠寸断。结拍“清泪尽，纸灰起”，倍增感伤。

整首词，情真意切，质朴自然，回环往复，转折起伏，随情而发，一泻无余，不失为悼亡佳作。

临江仙

寒柳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1]。湔裙梦断[2]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注释】

1 春山：喻指女子的眉黛。李商隐《代赠》：“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

2 湔裙梦断：意谓涉水相会的梦境断了。李商隐《柳枝五

首序》："柳枝，洛中里娘也……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障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湔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

【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的是寒柳。

上片写寒柳受到的摧残和艰难中得到的关怀。"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三句，说柳受"层冰积雪"的摧残，飞絮飞花都荡然无迹了，只剩下稀疏的枝干在严寒的夜晚挣扎。"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两句表示最爱那明月多情，对憔悴不堪的寒柳，也不惜给予关怀。

下片写怀念。"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特别是繁茂的杨柳枝叶零落后，更使人忆念那可爱的柳叶眉之常似"春山低翠"（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可是"柳枝"涉水相会的梦境已断，要续下去是很难的。结拍两句"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写此恨绵绵。

整首词咏寒柳，句句写柳，似又是句句写人，柳、人难分，是清人众多咏物词中的佳构。陈廷焯也极为称赞此词，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说："余最爱《临江仙》'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之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词以此篇为压卷之作。"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授内阁中书，升宗人府主事，改礼部主事，后告归不复出。博识，通经学、小学、史地学，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和具有革新精神的诗人。诗文多议时政，词主言情，以绵丽为宗，偶有抒怀感事之作。有《定庵诗集》、《定庵词》。

如梦令

紫黯红愁无绪，日暮春归甚处？春更不回头，撇下一天浓絮[1]。春住！春住！黦[2]了人家庭宇。

【注释】

1 浓絮：指柳絮。

2 黦(yuè)：色败坏，污迹。五代韦庄《应天长》词："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黦。"

【赏析】

这是一首借惜春而抒发身世之感和忧国之情的小词。

"紫黯红愁无绪"。时值春杪，已是"绿肥红瘦"，故曰"紫黯红愁"。一"黯"一"愁"，二字一气而下，渲染出春光即将逝去的

凋零空寂的气氛，感情沉郁。何以“无绪”？次句以问句作答，“日暮春归甚处？”作者关切的口气宛然可见。词人是因“春归”而“无绪”的。“春归”已令人断肠，何况又值“日暮”！这就更加重了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之情。三、四句紧承一、二句，写“春归”的情景。“春更不回头，撇下一天浓絮。”春天不理睬作者的提问，“头”也“不回”，径直归去了，只抛洒下满天纷纷扬扬的飞絮。这正是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惜春之情，促使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春住！春住！黦了人家庭宇”的呼告。之所以要留春，原是为惜春，惜春之情到了极点，所以要留春住。连用两个“春住”，多么迫切。作者看到“一天浓絮”把人家庭院弄脏了，就想到以此进一步留春，感情恳切、深挚。

龚自珍目睹清王朝的昏庸腐朽，认为这是一个“衰世”，是一个将“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巳之际著议第九》）的人的一切聪明才智都扼杀的时代。作者通篇扣住“春归”来抒述情怀，借惜春、留春而抒发身世之感和忧国之情。那一片大好春光即将随着“紫黯红愁”、“一天浓絮”而消逝，不也可以看做词人身心眷恋的清王朝江河日下的表征？词人眼睁睁望着春光逝去而无力挽回，这不正是词人自己面临国势变衰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吗？这种身世之感和忧国之情通过惜春、留春一层接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始终不离开“春归”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真是作者比兴、象征手法的妙用。

文廷式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江西萍乡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及第，授职编修，擢侍读学士，以盛名抗直，为忌者所中，罢官。戊戌政变，几陷不测。东走日本，后归国潦倒，卒于萍乡。其词于浙西、常州两派外独树一帜。著有《云起轩词钞》。

蝶恋花

袅袅茶烟心绪乱。漠漠[1]轻轻，魂在梨花苑。料得海棠春睡[2]倦。梦回愁听莺声颤。

几日浮生偏聚散。只有情深，不似天河浅。瑶井辘轳声宛转。斑骓[3]那系垂杨岸!

【注释】

1 漠漠：无声。

2 海棠春睡：惠洪《冷斋夜话》引《太真外传》记唐明皇状杨贵妃醉态为"海棠睡未足"。又苏轼《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3 斑骓：杂色马。

【赏析】

此词貌似写离别相思，实则应有所寄托。上片写作者望着袅袅茶烟，心绪烦乱。他的心早已悄悄地飞向了那女子所在的梨花苑。作品用“海棠”比喻那女子，设想她因春睡而满面倦容，醒来之后听着黄莺宛转的歌声而心中愁闷。下片感叹人生短促，偏又聚散无常，但感情却真挚深沉，非浅浅的天河能比。井台上那宛转的辘轳声正如作者愁肠百转，他觉得前途迷茫，不知系马于何处。

以美人象征理想和君王，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手法。文廷式志在改革政治。他支持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他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与康有为等发起强学会，广集维新人士，意在变法图强。但屡遭挫折，宏图难展，以致被革职，被迫出走日本。因而在此词中以美人比喻理想和君王，以离别相思表现自己壮志难酬的哀愁，是十分自然的。作者对前途时事虽悲愁迷惘，但忠君爱国之情却真挚坚定。此词风格当可“直入‘花间’之室”（胡先骕《评云起轩词钞》），但其寄托深刻却非一般婉约词能及。

蝶恋花

九十韶光如梦里。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落日野田黄蝶起，古槐丛荻摇深碧。

惆怅玉箫催别意。蕙些兰骚[1]，未是伤心事。重叠泪痕缄锦字[2]，人生只有情难死。

【注释】

1 蕙些兰骚:《离骚》等楚辞中常用蕙、兰等香草比喻君子美德,《楚辞·招魂》句尾又多用语气词"些"。故以"蕙些兰骚"指《离骚》等作。

2 锦字:东晋时前秦窦滔因罪远戍流沙,其妻苏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相寄,后人因以"锦字"指书信。

【赏析】

此词作于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三年(1877),文廷式曾客广州将军长善(字乐初)幕府,与其嗣子志锐(字伯愚)、侄志均(号仲鲁)友善。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因事出京南还,临行时与长善、志锐话别,凄然有感,乃作此词。作者《南旋日记》对此作了记载。

词的上片写京都景色。春天三个月共九十天,故云"九十韶光"。京城的春天,每一寸山河土地都令人销魂,这是总写。接写傍晚的田野黄蝶飞舞,古槐丛荻一片深碧,摇曳多姿,这是具体描绘。作者对古老而又美丽的京城和祖国山河充满了热爱,同时也暗含着离别时的依恋,为下片写别情蓄势。

下片抒写离别之情。箫声悲咽惆怅,使人益增离别的悲哀。作者认为,个人虽不受重用,具有与屈原相仿的不幸遭遇,但相对此时离别来说,尚未足以成为伤心之事。这样就既反映了作者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宽阔胸襟,又表现了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最后又用苏蕙之典和重叠泪痕,表达了对朋友的思念,用"人生只有情难死"画龙点睛地突出了永难磨灭的情思。

或谓此词所写为忠君爱国之情,但由作者日记来看,还是视

作写别情为宜。作为一个爱国志士，作者固多悲壮豪迈的爱国之作，但也未尝不写或不擅写日常生活之情。故胡先骕曰："《云起轩词》，意气飙发，笔力横恣，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洲（刘过）。其令词秾丽婉约，则又直入"花间"之室。盖其风骨遒丽，并世罕睹，故不从时贤之后，局促于南宋诸家范围之内，诚所谓美矣善矣。"（《评云起轩词钞》）此词即是一例。

朱孝臧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光绪进士，官礼部侍郎。词风近于吴文英。辛亥革命后多怀恋清室之作。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并称清末四大词人。所著有《彊村语业》。校辑词籍，用力甚勤，曾刻唐宋金元词为《彊村丛书》。

长亭怨慢

苇湾[1]重到，红香顿稀，和半塘老人[2]。

尽消尽、涉江情绪。风露年年。国西门路。绀海凉云。昨宵飞浣石亭暑。乱蝉高柳。凄咽断、蘋洲谱。莫唱惜红衣。算一例、飘零如雨。

迟暮。隔微波不恨。恨别旧家鸥侣。青墩梦断。枉赢得、去留无据。试巡遍、往日阑干总无著、鸳鸯眠处。剩翠盖亭亭，消受斜阳如许。

【注释】

1 苇湾：当时北京的观荷胜地，夏日荷花盛开，红情绿意，足资幽赏。

2 半塘老人：即王鹏运。

【赏析】

夏日苇湾赏荷，词人王鹏运、况周颐都有词作，如王的《高阳台》，况的《莺啼序》，朱孝臧此词即为一首和作，感旧伤今，语丽情浓，似较诸家为胜。

词的首句中，“涉江”两字似用《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句意，因诗意是采芙蓉赠远，与此词稍有关联。词义说，往日观荷，兴致勃勃，今则天时人事，意兴顿消。“绀海凉云”两句意谓：昨夜天上的凉云飞来，浣洗了石亭的暑气，觉得天气已经转凉。句中的“绀海”，犹李商隐《嫦娥》诗中的“碧海青天”。“乱蝉高柳，凄咽断、蘋洲谱”两句中的“高柳乱蝉”，是姜夔《惜红花》中的句子，因姜词下片也咏荷花，故把现成句拈来用之。曰“凄咽”，是听了声声蝉唱，已合凄清意味。姜词下片还有“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维舟四望。故国渺天北”的句子。“蘋洲谱”似非专指周密词《蘋洲渔笛谱》，而是泛指一般词集或词作。因词题中云“红香顿稀”，可见那时荷花已经不多，所以前节云“莫唱惜红衣，算一例、飘零如雨”。此节紧承“凄咽断、蘋洲谱”，而又拓开一层，妙处就在“一例”两字。不但荷花香稀叶萎，即世上其他的美好事物，不也是“世间好物不坚牢，碧云易散琉璃脆”（元人杂剧中常用的套语）吗？

下片从荷花生发，层层展开，使意蕴更加深广。“不恨”、“恨”，不是“不恨”前者而只“恨”后者，应理解为不只是恨“隔微波”，而是更恨和“旧家鸥侣”分别。苏轼《水龙吟·咏杨花》下片换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吴文英《高阳台》“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都可如此解。“隔微波”见《洛神赋》

"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因荷生水中故云。这里是说荷花凋零已不能再供清赏，但此恨尚浅，更可悲者，过去作伴的旧家鸥侣也已不见，故国渺然如天之远，这是最可悲痛的啊！"青墩梦断，枉赢得、去留无据。"《南史 · 周文育传》：徐嗣徽引齐人渡江据芜湖。诏征文育还都，嗣徽乃列舰于青墩（安徽当涂西南），至于七矶，以断文育归路。及夕，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这两句联系上三句来看，"迟暮"一指春事，一指芳情。芳讯已误，坠欢难拾，去不能交接，留不能自遣，故曰"去留无据"。荷叶茂盛时，成双作对的鸳鸯可以稳睡于荷叶底下，如今寻遍旧日阑干，已找不到可以供鸳鸯掩蔽、睡觉的地方了。这里词意更推进一层，已不再局限于荷花，而扩大到鸳鸯了。"鸳鸯"，似隐喻在朝的贤人君子。这并不是生硬地作联想并赋予政治内涵，而是在塑造整个审美形象时的自然结合，即把物与人融合为一。结拍"剩翠盖亭亭，消受斜阳如许"两句，致绝望之情。作者寻遍阑干，旧家鸥侣也不见了，鸳鸯也不见了，只有含情脉脉的斜晖，还映照在已枯黄凋落的荷叶上，这是够它忍受的了。

况周颐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光绪五年（1879）举人，官内阁中书。工填词，词作严守音律，情调抑郁。与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并称清末四大词人。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浣溪沙

听歌有感

惜起残红泪满衣，它生莫作有情痴，人天无地著相思。

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驻亦哀丝[1]，不成消遣只成悲。

【注释】

1 “云能”句：指悲哀的音乐使白云停止了飘动。典出《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赏析】

这首词写的是听歌后伤心悲怆的情绪。从词题《听歌有感》可知它所表现的主题。至于作者为什么去听歌，何以会如此悲伤？可以根据词的内容加以推测。从词末“不成消遣只成悲”可知，词人

听歌，原是为了“消遣”，为了排解难耐的寂寞。而听后之所以如此悲伤，是因为歌女的身世和歌唱的内容引起了词人的共鸣，一如白居易于浔阳江头夜听琵琶，晏殊结识家住西秦的天涯歌女。

首句一个“惜”字，定一篇之基调。“惜起残红泪满衣”，可谓至情，词人多愁善感的个性，为惜残花、惜春光消逝而泪流满衣的形象跃然纸上。“它生”句更进一层。“它生莫作”，正说明“今生已作”，以后悔的语气强化了今生的痴情。何以要“它生莫作”？因为“人天无地著相思”。太多的思绪无法排遣，连天地也无处安置，以夸张的语句表达深切的悲慨。

换头仍写惜花痴情。花开花落，本是自然界的规律。但在“情痴”的词人眼中，却带有悲天悯人的浓重色彩，透出哲学家的理性思辨。词人想象，在又一个春天到来时，花是开了，但已非原貌原枝；原来的花朵已经凋谢，再也无法追寻了。词的上片和这换头一句，都是写因听歌引发的感伤，下面“云能暂驻”一句才写到了歌声，既赞赏其音调之响遏行云，又深感其声情之悲凉哀抑。声音最能移情，词人在前句中所产生的那些情思，正是以这一句中的“哀丝”为触媒。这一句是点题之句，就词题而言，前四句是“有感”，这一句是“听歌”；如果就因果关系而言，前四句是果，这一句才是因。而结拍一句则紧承此句，缴足题意。句中“消遣”与“成悲”形成对照，反差强烈。而“成悲”正与“哀丝”呼应。这里，作者只说所听之歌为“哀丝”，而没有说明歌曲的内容。如果从词的前四句所写的“成悲”的内容来妄加推测，也许是“黛玉葬花”之类的戏曲。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亦作静庵）、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早年深受德国叔本华、尼采等人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从事词曲和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著有《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晚年致力经史之学，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北伐军进军时，自沉于北京昆明湖。遗著汇刊为《观堂全书》。有《观堂长短句》，亦称《人间词》。

蝶恋花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1]，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

陌上轻雷[2]听渐隐。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注释】

1 细马：小马。李白《对酒》："吴姬十五细马驮。"香车：女子乘坐的染香车。

2 轻雷：形容渐远渐隐的车声。

【赏析】

这是一首记梦词。王氏现存词一百一十五首，写梦计二十八

首。其记梦词如“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点绛唇》）、“幽梦。一霎钿车尘。道傍依约见天人”（《荷叶杯》）、“好梦初回，枕上惺忪语”（《蝶恋花》）、“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依旧人间。一梦钧天只枉然”（《减字木兰花》）等等，都把梦作为对理想渴求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

这首词的上片写梦境。首句写好梦难留、梦里难从的憾恨，从而引出下文对梦境的追忆。梦中，男女主人公一骑马，一乘车，在路上巧遇，其相见之欢，自不待言。而女方之“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更因爱怜之深而不惜当众表露其关怀，其中倾注了无限情意。

下片写梦境。过片一句女方的香车远去，车声渐隐，留给男方的只是一片空虚、万种惆怅。“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两句，似从晏几道《蝶恋花》词“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中化出，同样是写离恨、懊恼、迷惘集于一身的哀伤。梦中寻求美好寄托遭到破灭，而觉醒之后，眼前则已蜡泪成堆，如此情景，教人怎生承受？静安词作，善用外物烘托、渲染人的心境。最后以“人间只有相思分”收足全篇，点出人间相思之苦，从而加深了词的悲凉气氛，使全词更为低回委婉、凄切欲绝。

词中所记的梦，是确有其梦，抑或出自“造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梦与觉的艺术境界，抒发了词人对人间的真感受、真情意。词人在《来日》诗二首之二中写道：“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相逢梦中人，谁为析余疑？”要想解开作者梦中的心结，远非这则短文所能尽言，看来只有留待读者自己去细心求索了。

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1]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注释】

1 绿窗：指女子居室。

【赏析】

这首词写天涯归来人的愁情。从远方归来，举目竟是满地落花，徒增无限凄凉。离别本身就够痛苦，而重逢又添加了悲伤。人虽相见，又能说什么。这种无言之痛，才是锥心刺骨之痛。词中“离别”、“落花”、“相看”等词语，深切地烘托了一个抑郁愁闷的氛围，也是词人幽寂心境的写照。

上片歇拍一句中的“绿窗”，指女子居室，也即词中人归来时所见之人。是说眼前的女子同自然界一样，随着时序变换，日月推移，红颜也凋谢了。这是继“相看无一语”的感慨，并与上句“零落花如许”勾连，意脉相应。

上片侧重写花，亦写人，亦花亦人；下片转入写人，写离情，亦写人间。

换头一句，承过片“绿窗”句转入，写与相见之人灯下诉离别期间的相思之情，同温重逢的欢乐，然而“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

弥深”（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故下言“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这是对人生欢短而愁长的哀叹。结尾两句写光阴飞逝，人力难违。作者在《玉春楼》词中写道：“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又《鹊桥仙》词“霎时送远，经年怨别，镜里朱颜难驻”，词意同属一杼，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词人在以物喻人、因人思物之时领悟到春光易逝、人生易老的人间不可抗逆的规律，其中颇具哲理意味。

静安词集名“人间”。在他现存的一百多首词作中，用“人间”一词，凡三十四处，使用相当频繁。这是一首他受到庄、列厌世思想的影响和叔本华、尼采悲观哲学的浸染而赋予新意的词。本词中的“人间”，并非言漠然浮世，而是指人之世。它有时也单指个性的人或涵括人生悲剧之意。